
科幻名著選讀
冷凍人生
WHEN TIME STOOD STILL
比恩・奧爾科夫著

科幻名著選讀

冷凍人生

WHEN TIME STOOD STILL

比恩・奧爾科夫著

科幻名著選讀⑥

冷凍人生

福將



冷凍人生

科學家正在以小動物爲實驗，試著以冷凍冬眠來法做爲治療疾病的手段；然而，當冬眠醒來後，面對的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故事中的男女主角，便面臨了這個問題，一覺醒來，昨天與今天的距離，竟有四十七年之遠。昨天的思想跟不上時代了，該如何尋找一個適合他們的步調與方向呢？

美麗的愛情故事，永遠被歌頌流傳著，他們獲得了兩次生命，到底是幸福呢？還是悲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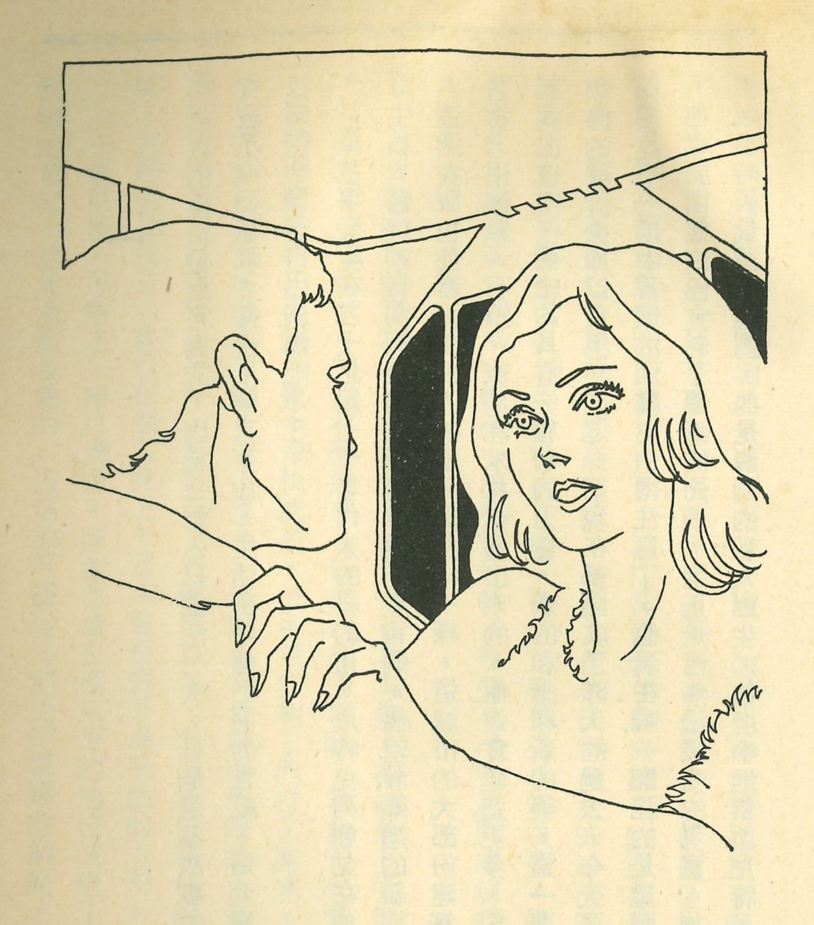
序

《冷凍人生》是一本科學幻想小說，作者通過一對恩愛的年輕夫妻的故事，歌頌堅貞的愛情。女主角羅娜患了絕症，歐美名醫束手，她的生命只有六個月了。男主角尼特為了挽救妻子的生命，與妻子一起進行冷凍冬眠，希望等有治療方法時才醒來。他們纏綿動人的愛情，令人感動。

《冷凍人生》又是一本寫實的小說，它對人物的刻劃，環境的描寫，都是十分眞實的，雖然小說跨越的時間幅度很大，這對夫妻在四十七年後才從冬眠中醒來，但作者運用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使人感到小說中的一切都是現實生活中發生和可能發生的事實。

《冷凍人生》同時也是一本思想小說，科學幻想小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向讀者傳播一定的信息，也就是小說所傳達的哲理。未來的世界會是怎樣一個世界？什麼樣的制度才是眞正民主的制度呢？這小說要說明的正是這些。

《科幻名著選讀》把它收進去，這是因為要說明一個問題，科學幻想小說的天地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

十分廣闊，不只談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也可以談現實生活的種種問題。科學幻想小說並不是科技圖解，而是描寫現實的作品，指示現實社會問題的癥結。科學幻想小說既可以是推理偵探小說、戰爭小說、歷史小說，也可以是愛情小說、社會小說。

一

人的生命是最可貴的，因爲每個人只能活一次。可是這個故事中的一對男女，却突破了這個極限，獲得了兩次生命，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紀，這到底是幸福呢？還是悲劇呢？讀者自己判斷吧……

這故事發生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紐約市。尼特克列頓站在他妻子羅娜在加利醫生私人醫院的特別病房窗口旁，抽着一支香烟。他望着熟悉的紐約市，就像一個男人透過衣服也能辨認出情人的每一條曲線一樣，這城市的大部份建築物，都是他的創造物，用鋼鐵、石頭、玻璃和木材建造出來的。他還會建造更多，把舊的拆去，建起新式的樓宇，使紐約具有一種新的力量，新的和諧和新的美，這一夢想是以他的技術和他的設計去加以實現。但這一切現在都已成了昨天的過去，今天這夢想和設計對於他還比不上手中香烟的烟縷更值得注意了。他現在唯一關注的是羅娜，醫生雖然不講，他也明白他們已宣判了羅娜的死刑，這正是他無法接受的現實。加利醫生從尼特和羅娜小時候就認識他們，他是他們的私人醫生，他坦率地告訴尼特，羅娜的病是無法

醫治的。可是尼特拒絕相信，羅娜才三十歲，怎麼生命就要結束了呢？他要聽取醫學界所有權威的意見，於是專家一個接一個請來了。他們走時荷包是加重了，但却沒法減輕尼特心頭的驚懼和憂愁。今天，專門從倫敦用專機請來的溫吉邦醫生，將會提出意見，他是西方白血球病的最高權威，一般人是無法得到他的診治的，但克列頓把他請來了。加利醫生已經趕到機場去接機。儘管尼特知道希望很微，但他仍然懷着一線希望會出現奇迹。羅娜在睡眠中輕輕地咳嗽了幾聲，尼特趕緊擰熄香烟，向病床走去。

尼特溫柔地將搭拉在羅娜額頭上的頭髮往後撥撥，在她唇上柔情萬千地輕輕一吻，但她除了一聲輕歎，却沒有醒過來。近來她經常都睡，當然安眠藥使她減輕了病苦，但她的生命却在不知不覺中飛快流逝，這多可惜啊！門打了開來，加利醫生帶着個子有六呎六吋高的溫吉邦醫生走了進來。溫醫生有着精明的眼睛，每一個動作都很硬朗乾脆，表示出權威的身份。尼特一見他就喜歡他，但溫醫生對他的招呼，只點了點頭，立卽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病人身上，看來他是個不講廢話的人呢。

一會兒後，尼特才一開口講話，就使他留在病床旁的地位改變了，他想講明一下羅娜的情況，當然這是多餘的，因爲加利醫生一定先把羅娜的病歷，驗血單和X光片

全讓吉邦醫生研究過了。尼特覺得自己是病者的丈夫，有權利講一講自己的看法，想不到溫吉邦醫生的反應，却是毫不客氣。

溫醫生連看也不看他一眼，挺直身子對加利醫生說：「這眞是無法忍受！我絕不在別人監視下診治病人。」

尼特不好意思地說：「醫生，我是她的丈夫啊！」

「住口！」溫醫生這次直接回答他了，「這是診治，不是業務會議，請你出去。」

尼特難以置信地望着他，加利醫生連忙介入，拉住他微笑着說：「尼特，我跟你出去談談。」

到了走廊，尼特生氣地說：「連講話都不准！」

加利醫生說：「小伙子，別忘了，他是個醫學界的權威，別難受，你是建築界的權威，難道你喜歡別人站在你旁邊監視你畫設計嗎？」

「那不同！」尼特叫起來，「這是有關生死的事啊！」

「對！但羅娜的生死正在等他來決定呢！」加利道。

尼特望着醫生說：「對不起，我就在這兒等吧。」

加利醫生說：「不，診斷可能要好幾個小時，甚至一個上午，你爲什麼不回家，去看看孩子呢？」

「他們在戴安妮那兒，我們已把他們送到鄉間去了。」

「好吧，那麼，你何不到我的辦公室坐坐？」尼特沒有出聲，加利醫生接着說：「我知道最近你看了很多醫學雜誌，你對醫學的知識已經不是業餘的水平，我明白你爲什麼會這樣，我太了解你了。在我的辦公室裏，書架擺滿了醫學書籍，有得你看的了，等溫醫生一作出結論，我立即通知你吧，好嗎？」

尼特無可奈何地同意了。在醫生的辦公室裏，雖然滿屋是醫書，他已無心去看。火爐裏木頭在燃燒，他走到壁爐旁，並不是想暖和自己的身體，而是想融解心靈的冰封，從羅娜得病開始，他每天每時都在進行着緊張的搏鬥。

望着火焰，他想起了自己的過去，他和羅娜在一起生活得多麼幸福啊！他們一生下來就很富有，簡直是上帝的寵兒，他們有頭腦，有資質，樣貌好看，世界上每一道門都是自動地爲他們打開；他們有歡樂的童年，從來沒有生過什麼疾病，如果說尼特有敵人的話，他是從來也不知道的，人們都說，大海中沒有一條魚能抵擋得住他的召喚，都會自動爲他浮上水面，他一直在走好運！

對於這點，沒有人知道得比他自己更淸楚，這反而使他覺得委屈，也許正是這點意識，使他在任何領域都進行競爭，他不願駕駛一艘不是親手建造的船，否則會使他無聊，他不喜歡順風，而喜歡逆風而行，這就是他的性格。

只有一樣他是感激自己的好運氣的，那就是羅娜的愛情。

他知道，一個年輕的男子和一個妙齡的少女，他們相鄰而居，像哥哥和妹妹一樣，青梅竹馬地長大，由於是世交，關係更形密切，最後發展成愛情，這是很難得的。羅娜，是他的愛情；是他的生命！

他從椅子站起來，盲目地在房間裏來回踱步。他們現在有結論了沒有？爲什麼還不通知他？慢慢地痛苦地他控制住自己，甚至還能自嘲地苦笑起來，也許是因爲他對自己的好運覺得太無聊了，命運爲他打開了未知的道路吧？生命之書中全是黑墨水寫的字，現在寫進了一個赤字，血紅的字，一個赤字就夠了，全盤數都被拉平過來啦！

他的目光停在排列滿牆的書架上，那兒有着人類的歷史！這一年來，自從羅娜病後，他拚命翻閱醫學書籍，對別的東西不看一眼，他並不是在找尋自我安慰，只是希望能發現醫學界忽視了的東西。牛頓和他的蘋果……那是一百萬分之一的機會？但他仍要尋找，難道他不是萬事如意的尼特·克列頓嗎？

他將醫書一本本抽出來，又插回原處，心中越來越憤慨，爲什麼醫學這麼昌明，却沒有辦法救羅娜一命？他生氣把一本厚書插回去，却失手掉了下來，打翻了醫生寫字檯旁的一個小架，架上的東西散落一地，有一個烟斗架子和一個烟絲罐，一張鑲在鏡架裏的醫生的兒子穿空軍軍裝的照片，幾本薄册子和一個厚筆記本，筆記本內的紙散滿地上。他趕快去收拾，還好，什麼也沒有打破，只是有一些烟絲倒在地上，他把它抹掉，將烟絲罐和烟斗放回扶正的小架上，檢起了薄册子，使他驚訝的原來是幾本W·H·奧研和羅拔·弗洛斯特的詩集。他心想，我們對自己最熟悉的朋友也認識得多麼不完全啊！他把詩集放回架上去。

尼特把散開來的筆記一張張撿起來，他對這些筆記並沒有特別的興趣，只想趕快把它們收拾好放回原處。使他驚訝的是，這些並不是行政記錄或病歷，而是從報刋上剪報，而且題目十分古怪。諸如《今天去了，明日回來》、《用人工冷凍使人多眠已成可能，》、《不朽的愛，七年半女兒昏迷不醒，雙親每日不變仍去探病》、《試驗接近理想，時間變慢能如速度加快一樣。》……尼特微笑了，這又是他自信很了解的家庭醫生另一面他從不知道的嗜好。事實上，他對加利了解是多麼表面啊。他正想把筆記本合上，突然一段文字吸引住他的注意！

「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願意放棄現在，進行冬眠，而等將來再醒過來嗎？對，相信極少有人願意。但如果一個患癌症的人，只能再活一年半載，若能等上十年二十年，醫學就可能把他救活，他失去的將是極少的東西，而能賺回一切，在未來一定有救治癌症的方法的。」尼特興奮地反覆讀着這段剪報，這不是救活羅娜的關鍵所在嗎？這不是羅娜所急需、他絕望地找尋的辦法？他的雙手不禁抖起來，捧着那本筆記，細心地閱讀下去：

「幾百萬年以前大自然母親就發明以冬眠來保護她的兒女，度過寒冷而無食物的嚴冬，她在某些動物，如熊、猥，腴鼠的腦子裏建立起一種機械的定律，使牠們進入一種冬眠狀態，體溫降到某一低溫，牠們只需很暖慢的血液循環，維持體內的食物消耗，經過幾個月的睡眠，直到春天來臨。人類也能進行冬眠嗎？當然醫學上有腦部受傷昏迷不醒很多年的事例，那是控制睡眠的腦中樞受了傷。但終有一天，人能懸凝生命的進展，那將對我們的文化產生重大影響。」

尼特又看到一份《落杉機時報》的報導：

「雷約翰博士指出：『我認為在不久將來進行冬眠會變成現實是毫無疑問的。外科進行肺部和心臟手術時，降低人的體溫已是常見的方法。將整個人的生命無限期地

懸凝的技術，只是個時間問題罷了。將狗、猴子冷凍，然後再使牠們回復正常，不產生任何損害已經成功，方法是使整個身體內外同時降至低溫，小動物相對來說容易辦到，因為牠們體積細小，但將一個人所有內外各部份同時冷凍，就困難得多。幾個月前通用機器公司冷凝部宣佈對一個新儀器進行試驗，它將人體的血液抽出，使之降溫，然後循環回體內，理論上說這儀器可用於減低血溫，使循環減慢，當達到適當低溫後，用雪將人體包裝起來。當然，下一個問題是如何使各部份解凍，人體事實並未完全凍結，只是以溫度控制使之半休眠，這樣可以持續達一個星期，但危險的是如果冷凍和解凍時，內外各部不能同步進行，會無可避免由於冰結晶的膨脹造成人的血液及組織的破壞。目前，還需要有識之士進一步研究。』」尼特又看到有關一個少婦七年半昏迷不醒的報導，那是密西根州的一次手術麻醉產生的意外，這少婦並沒有死亡，但却完全失去知覺。昏迷！這樣眞是生不如死啊，但生命呢？怎樣才能活下去？有一兩種癌症已經有辦法救治，也許一年兩年後，也會發明救治羅娜血癌的辦法吧？也許下一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就是發明醫治血癌的科學家吧？……

他抬起頭來，看見加利醫生慢慢地走進來，顯然醫生並沒有注意到尼特在看他的剪報，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尼特身上，想着如何把那無情的結論向這年輕人講出來。

尼特問：「哦？你那位大人物沒跟你一塊來嗎？」

加利醫生倒抽了一口氣，搖搖頭。

「那麼說，是壞消息了。」

「是的，我早就告訴過你，希望很渺茫……眞對不起。」

「那麼，她還能活多久？」

「六個月，如果使用特別的輸血，也許，還可以拖一年，不過……」醫生再也講不下去了。

沉默了一陣，尼特說：「醫生，告訴我，按你的意見，還有多久才能找到治療癌症的方法？」

「什麼？」

「你對這方面的研究是會清楚的，需要多久時間？」

加利醫生皺起眉頭，很冷靜地說：「我怕這問題我回答不上了。」

「你說吧，要一年？五年？還是十年？」

「你說的數字可能有一個是正確的，但最後那個更實際些。」

「十年！」

「你問這些幹什麼？」加利醫生這時才注意到尼特手中的筆記本，他大叫起來，「你看這些幹什麼？」

「請原諒我，」尼特說，但他的語氣絲毫沒有道歉的意味，「我偶然碰翻了你那個小架，打翻了上面的東西，收拾時發現了這個，」他用手指點了點剪報，「你是爲了羅娜才開始這……這種研究的嗎？」

加利醫生搖搖頭，「我多年來就關注這問題，……你打的什麼主意？」

「你應該明白的，」尼特說，「我希望能使她活下去，保持她的生命，如果需要，就讓她睡去，一直睡到有辦法治好她的病。」

尼特大聲叫道：「你說，你爲什麼不回答我呢？」

「簡直是瘋狂！」醫生避開話題。尼特窮追不捨：「到底有沒有進一步試驗？」

這次醫生也有點生氣地回答道：「當然有進一步試驗，所有科學研究部都不會因失敗就停止探索的。」

「告訴我，出了什麼事？」

「嗯，我聽到過一些消息，不過沒有證實。」

「什麼消息？告訴我」

「好吧，小伙子，」醫生道，「我希望絕望不會使你亂來，這是不會有結果的。」

「你能以一個簡單的答案回答我簡單的問題嗎？醫生！我希望你把試驗的結果告訴我！」

「這消息並非來自科學家，也得不到科學家承認。」醫生搖搖頭說，「常常都會有些自以爲是的人，宣佈自己發明了永動機，結果是騙局。」

「是誰？」

「我連提都不想這類蠢材的名字。」

對於這回答，尼特的反應是抓住醫生的雙肩，搖晃着他，大聲喊叫：「我要他們的名字！」

加利醫生望着尼特，但不講話。過了一陣，尼特放開了他。

「醫生，眞對不起，我並不想這樣的。」尼特的聲音發抖了。

醫生冷靜地說：「不要緊，我了解。」

尼特問：「現在羅娜醒來了吧？我可以見她嗎？」

醫生點點頭。

「她……她知道了嗎？」

醫生溫情地說：「她當然知道了，對於像她這樣的姑娘是不能撒謊的。」

「謝謝你！」尼特快步走了出去。當他走進病房時，尼特看見羅娜又在昏睡，他站在那兒，望了她很久。

羅娜睡得很熟，蓋在她身上的被單動也不動，她的臉色白得像紙一樣。尼特走近去，輕輕地說：「我最親愛的人，你不必害怕，你不會死的，我發誓，你不會死的。」

他俯下身去，輕輕吻了吻她的臉頰，但她却一動也不動。

幾天後，尼特把一份計劃交給加利醫生，作爲一個醫生，他無法同意它，作爲這對夫妻的朋友，他更不能接納它。尼特的要求很簡單，他要羅娜把生命剩下來的全部時間，歸他一個人所有，由他單獨陪伴她，離開城市，不再進一步接受醫藥治療，而且，他們從此斷絕同外界的聯繫，包括朋友以至家庭成員。

雖然尼特沒有說出爲什麼要這樣做，但加利醫生認爲他了解原因，他知道羅娜只有六個月的生命，生命已變得很短暫了，尼特和她不願意把他們的時間浪費一個鐘頭甚至一分鐘在任何別的人身上。他們還年輕，他們還有好多東西想去見識，去分享。

醫生想，也可以說死亡是一種大解脫，現在這世界充滿了那麼多的重負，軍備競賽、氫彈、核彈……但很多事情也只是人類歷史上的一道鉛筆痕迹，還未寫出來呢。羅娜，至少她不會再看到這段歷史，也不必為它哭泣了。他還想到，他們還能夠保有的時間已經很少，他們應該在這六個月內盡量痛飲生命的美酒。尼特所以向他提出這計劃，並不是要他贊同，只是要他作技術性的協助。尼特已將他那架私人飛機加以重建，改裝成一間飛行醫院，尼特在妻子生病期間，已掌握了治療和護理的技術與知識，他要加利醫生對他進行一次考試，看他能否處理任何緊急情況。很明顯，他要一切由自己動手。在醫生認為合格後，他們就飛走了。

克列頓夫婦離去後的幾個月裏，加利醫生曾多次向羅娜的姐姐打聽，戴安妮在照顧着他們的孩子，但她却一點消息也不知道。這使加利醫生心情更加沉重，雖然他已盡了最大努力，却無法救治羅娜，他感到內疚，覺得自己活像看着一個最摯愛的友人同無法戰勝的強敵在搏鬥時，却站在一旁無能為力，幫不上手。當最後消息傳來時，所有人都為之震驚，不只是加利醫生，成千上萬人，都被這可怕的消息嚇呆了。

世界，有好幾分鐘像來自永恆一樣，為這消息發抖，這不是發生大地震的消息，更不是個震驚大地的新聞，每一天裏都會有相愛的人死亡，但要知道，尼特和羅娜是

世人矚目的人物，他們被公認為是最幸運的夫婦，廣泛受到人們羨慕和妒嫉，無論是他們的美貌，財富，天資，才幹，他們所幹的一切，他們所有的一切，都是人人艷羨和眼紅的。他們輕而易舉就能得到成功，却毫不吝惜地將成功的事業拋棄，去追求愛。為了愛情，羅娜這個瘋靡了全世界觀衆的電影明星，不再在銀幕上再出現。他們的愛情是使人最艷羨的，可是，現在却一切都歸於烏有；他們死了，甚至他們的死法，也是極浪漫蒂克的，是「在海上失踪」，但也可以說是「在天上失踪」，他們從法國的馬賽飛往北非的卡薩布蘭加，但永遠也沒有飛到。可能是在地中海上空失事，飛機落入大海去了。

他們素來是來去無踪，人們也不在意，他們宣佈飛往摩洛哥，並未引起當局注意，還以為他們是故弄虛玄，要飛到某個事先不讓人知的目的地，避免好事的記者追問，但兩天過去了，開展搜索，所有機場都沒有他們着陸的消息，他們像星星一樣在地中海上空殞落了。

二

「克列頓夫婦失踪，估計已經死亡！」這消息使人們無法相信。千萬人心裏在想，克列頓他們有百億家財，但現在却比我們更一無所有，我們還有一個明天呢！

羅娜生前的好友凱雅姬在她那座位於好萊塢比華利山的別墅她曾和羅娜分享過五年時光。她並不需要朋友作伴，但在她知道放棄搜索羅娜和尼特之後，心情一天比一天苦悶，一切希望都沒有了，她再也無法忍受，所以才找朋友來作伴。

這一天，天氣晴朗，溫暖但不炎熱，微風吹拂着高高的棕櫚樹，白雲在藍天上時散時聚的，像冥冥中有一隻手在撥弄着它們。碧雲天倒影在游泳池中，他們一躍進泳池，活像躍上天空一般。

八個客人，五男三女，都穿着少得不可能再少的泳衣，一邊在泳池旁喝着水酒，一邊在水中耍戲，雅姬却坐在池邊的椅上，雖然想參加朋友們的嬉戲，但却擺脫不了自已苦悶的情緒。她看了一眼在擰乾濕髮的莎莉，心裏禁不住又想起羅娜，羅娜當日不是曾坐在那張木椅上寫過信嗎？

雅姬和羅娜是大學時的同學，雖然他們一直來有着極親密的友誼，雅姬內心裏一一直暗暗與嫉忌作鬥爭。她嫉忌羅娜的富有，羅娜却一點也不珍貴，不願過一種特權的生活，生活得很樸素；她嫉忌羅娜的學問，羅娜不用花很大努力就掌握學問，而她却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強跟得上成績。但最令她嫉忌的是羅娜有個未婚夫尼特。當時尼特還在哈佛讀書，由於雅姬和羅娜同宿舍，經常碰見尼特，她認定尼特是她一生所愛的人，除了他，不會再愛別人，故此，當羅娜和尼特結婚後，雅姬立定決心終生不嫁。

現在尼特和羅娜都死掉了，雅姬不只失去了愛情，而且失去了嫉忌，現在她覺得惘然若失。

雅姬失神地坐在那兒，對身邊的朋友視若無睹，笑聲浪語，如若無聞，她突然大叫了一聲：「羅娜！」這使朋友都爲之愕然，他們望着她，只見她雙手緊握住椅子的扶手，閉着雙眼，臉色蒼白，他們立即明白，那死去的姑娘在她心目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外邊一部旅遊車經過，導遊通過麥克風聲向遊客介紹：「請看，這是電影明星的住宅，這間是凱雅姬的家！」人們都知道雅姬同羅娜是一塊拍電影的，而克列頓的悲

劇剛發生不幾天，羅娜這顆殞落的巨星顯得更加耀目了。

如果說，導遊的話是機關槍，後面出現的是重炮，一架直升飛機突然在別墅上空出現，飛得那麼低，就在樹頂上停住不動，把樹上的鳥兒嚇得向四處飛散。這是不知那家報紙的攝影記者要登門採訪了。

雅姬再也受不了，她突然跳起來，揮動拳頭，向直升機叫罵起來，直升機上的記者一看勢頭不對，連忙一拐彎，飛走了。

「見鬼！」雅姬喊叫着，她眼中閃爍着淚花，一轉身跑進屋裏去。

客人們呆站在那兒，無從適從，跟着都聚在一起，議論起來。

「雅姬和羅娜很要好嗎？」有人問。

莎莉說：「是的，曾經非常要好。」

鮑華問：「你認識羅娜嗎？」

杰克說：「誰也不是很熟悉她的，我曾在她三部片裏工作過，她總共跟我講過的話，不到十個字，她跟誰也不多講一句的。」

「很傲氣嗎？」

「那倒不是，坦白說，她的笑容可以溶化冰山呢！」

有人問：「羅娜是個神秘人物嗎？」

「不，只是難於接近，我說呢，她像個女皇。」

鮑華感嘆地說：「她肯定像我看過的電影裏一模一樣的。」

參姆道：「我十四歲就愛上她，她演的電影我至少看過三次，眞想知道多點她的事。」

杰克道：「她可把記者氣瘋了，不接受訪問，不交談，他們想造些搖言引她出來辯護，說她跟某人要好啦，諸如此類，可她對於這一切根本不去證實或否認，壓根兒不理，結果記者宣佈失敗，從此放棄採訪她。我想，她根本不在乎好萊塢，她拍電影，只是一段生命的小插曲，爲的是消磨時間罷了，」

鮑華奇怪地問：「爲什麼電影明星不在乎好萊塢？我們夢寐以求也只不過希望能上銀幕啊。」

「那還不簡單嗎？因爲她本來是上億家產的承繼人，她在乎爲幾萬元拍一部片嗎？」

「雅姬是她同學？」

「可不是？她們是大學的同學，還同宿舍住呢。」

「雅姬也讀過大學？」

「她本來想讀醫的，她投身電影是因為需要錢讀書，但拍了片後，竟成了名，就成了明星！但羅娜不一樣，她拍片純是尋開心，當初雅姬約她一塊去試鏡，羅娜笑着不答應，但雅姬以為拍一年片足夠她讀完醫科，於是，一個明星誕生了，一個有才能的醫生無疾而終。」

鮑華問：「那麼羅娜呢？她後來為什麼又拍片？」

「她根本無意拍片，只是陪雅姬來試鏡，製片家和導演看見了她，死追白賴央求她，最後她答應拍片，據說，是為了消磨掉五年的光陰。」

「為什麼要消磨五年光陰？」

「算了，講給你聽也不會明白的，就當我沒講過，忘掉算了。」

鮑華可急了：「不行，你講了一半又不講，這像話嗎？」

「眞是吊口胃！這是希區考克的懸疑手法？快講下去！」

於是莎莉說：「好，那是為了一個男人，羅娜得五年不能見他面，所以才消磨這段時光。那男人就是尼特．克列頓。要知道他們是天生的一對，兩人家裏都很有錢，據說還是在同一間醫院出世，由同一個醫生接生的，兩人年紀相差一歲，一起長大，

他們本來就是鄰居，像兄妹一樣，青梅竹馬，但正因此，雙方家長都怕他們會婚姻不幸福。」

「這有什麼可担心的？」

「說起來倒很合理的，孩子們太過親密，甚至一起讀中學，他們可能並沒有眞正認識到別的任何人，所以他們雙方家長怕他們結婚之後會發現還有別人更合意，這就會造成家庭不幸。他們要求這對戀人考驗他們的愛情，把戀愛掛起來，五年內不許見面，看他們能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們可以在這五年內跟任何人交往，如果在五年內，她或者他愛上了別人，可以有權自由抉擇，不受任何約束。」

「這眞是古怪的辦法啊！」

「他們的家長要求他們出去見世面，五年後他們再相見時，如果仍然要結婚，他們就肯定這項婚事。羅娜對這種考驗很不贊成，尼特也不贊成，但也把它當作一種挑戰，孤獨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挑戰，同時還增加了一個附加的條件，除了不見面外，五年內不通電話，不通信，不作任何直接的聯絡，這樣做是要很堅強的毅力的，普通的情侶能經得起這種考驗嗎？」

「那麼她就來這兒拍片了？」

「對，好萊塢也是一種新的生活體驗嘛，至於尼特，頭兩年到南極去探險，而且探險歸來，在紐約開了盛大的慶祝會呢！」

「五年的時間可不是好過的，要我等五年我眞怕吃不消了。」一個女演員說。

杰克說：「現在我明白，爲什麼羅娜突然拋好萊塢活了，那是五年考驗結束，對嗎？」

「直到那天，他們五年都沒有通信聯絡過，」莎莉說：「她離開好萊塢到紐約去，那時她從歐洲回來，兩天後，他們就結婚了。」

「我記起來了，」杰克道，「好萊塢沒有一個人被邀請參加婚禮，甚至連雅姬也沒有份兒。」

「雅姬當時不是在好萊塢，她是沒辦法趕去參加婚禮罷了，」莎莉爲雅姬辯護道，「再說，他們不需要爲任何人等待的，他們已經花了五年時光來考驗，儘夠下定決心，作出決定了。」

「五年，」參姆沉思道，「這五年可不易捱啊！」大家不再說話，長時間的沉默，就像一道看不見的簾幕，將他們隔離了開來，無言地等待着那永不見來的召喚，因爲這對經歷了五年考驗的愛侶已經不再在人世了。他們低聲地說了再見，分頭離去。

在別墅裏，雅姬情緒頹喪地躺在長沙發上，她無法從心中將克列頓夫婦排除開來，在過去的歲月中，克列頓的愛情故事，就像時刻向她證明她的失敗，使她對待愛情生活的態度完全放變，毒化了她的心，有時她眞的痛苦地希望，最好從來就沒有認識過他們。在大學和在好萊塢的那些年月，雅姬生活過得多麼困難，她得在羅娜面前掩飾自己內心對尼特的那種愛的飢渴。而尼特五年中始終不渝的對羅娜忠心不貳，使雅姬氣極了。雅姬曾一心想殺死羅娜，但每次見到羅娜，她就破涕爲笑，結果，她總是寵着羅娜，誰見到羅娜不心軟下來呢？在五年考驗的第三年，雅姬和羅娜的友誼發展到接近一個決裂點了。

尼特當時剛從南極探險歸來，在紐約只有了很短一段日子，就離開紐約到法國花都去了，他甚至沒有打聽一下羅娜的下落，只通過她的姐姐戴安妮轉告羅娜，說她仍一如既往地愛她。戴安妮和雅姬都勸羅娜快刀斬亂麻，把這漫長的等待結束掉。聽了羅娜鎭靜安詳的一句：「不！」之後，戴安妮只好嘆息一聲，不再勸說。但雅姬却罵羅娜是個蠢材，說她是全世界傻瓜白痴的冠軍。雅姬急切地說：「羅娜，你聽着，他這次不是回南極去，在巴黎那些企鵝可漂亮得多了。」

羅娜大笑起來：「他只不過是到巴黎去讀書，是進巴黎大學。」

「哼！我看是到紅磨坊去鬼混就眞些。」

羅娜搖搖頭說：「雅姬，你仍然一點也不懂，這是一次自願的分離，這是對力量的審核，對性格的考驗啊！這是男女互相至死不渝地相愛，在一種強制下，至少尼特是這樣的，去衡量理想與物質、道德與肉體的張力到底有多大。也許嘗試這樣做是一件蠢事，但既已作了決定，難道你以爲我們應該半途而廢嗎？這樣豈不墮落到庸俗平凡的生活裏了？」

雅姬冷笑道：「你能做得到，我一點也不懷疑，這兒好多男人拚命追求你，你不爲所動，你這種冷漠，我知道是一種力量，一種鑲金的鋼鐵。但沒有一個男人能這樣堅強的，即使是尼特也不能，總有些時候，野獸需要吃的，食色性也，尼特又怎能例外？」「難道你認爲我不值得尼特花上五年時光？」

「好吧，」雅姬舉起雙手叫喊道：「你不要以爲你和尼特是在伊甸園裏的亞當夏娃，沒那麼簡單呢，我怕亞當夏娃還沒結婚，亞當就在巴黎遇見一條所謂穿裙子的蛇了！」但羅娜對雅姬的警告，只是一笑置之，不以爲意。

這次爭執後過了不久，電影公司分配雅姬担任一部片的主角，這片子是到愛爾蘭拍攝的。她在將近拍完這片子時，開始有了扮演「穿裙子的蛇」的誘惑，最初只是很

輕微的，但不久在心裏燃燒起強烈的慾望。一切都看來對她實施這一計劃極其有利。有一天經理人到倫敦去公幹，帶回來了一份倫敦的報紙，雅姬好奇地看了一眼，就看到了一段名人新聞。麥利斯爵士和夫人在巴黎渡度後返回蘇格蘭，美國百萬富翁，最近南極探險的大英雄尼特・克列頓將到爵士家作爲期一月的訪問。雅姬認識麥利斯爵士夫婦，因爲他們是羅娜的好友，去年他們到好萊塢渡假，是羅娜熱情招待他們的，因而他們認識了雅姬。他們在臨走時曾對雅姬說：「你有機會一定得來探探我們。」雅姬心裏想，說是那麼說，根本不能期望有這機會的。但現在不正是大好機會了嗎？千萬不能錯過了它。

她寫了一封信給爵士夫人，說在第一次出國時希望能到蘇格蘭觀光，用不着說，伯爵夫人立卽寄來了請柬。她也知道要這手段是卑劣的，但她心裏狂熱地暗戀着尼特，雖然她不無顧慮，到底自己是羅娜的好朋友，這樣橫刀奪愛是對不起羅娜的，但爲了自己，她也顧不得那麼多了。她認爲男人終歸是個男人，內心裏有着野獸的天性，根本不可能五年長不變心的。他爲什麼要跑到巴黎這花花世界去？難道不是南極探險兩年的孤寂生活需要尋求解決情慾的方法嗎？他只不過是還沒有勇氣承認罷了。她不相信他到巴黎讀書，是進一步考驗自己的自制能力，在這個充滿了引誘的花都裏，一

個單身男子能夠無所觸動，不爲所惑嗎？雅姬心裏暗笑：「好，我很快就會試出你是不是能抵抗得了我的！」

當火車駛近車站時，雅姬一聽到列車員宣佈到站，她的心不由得噗通噗通地跳起來。她突然感到胆怯，活像是走上祭壇的處女似的。

他並沒有到車站來接車，當她到達麥斯利爵士的古堡，也沒看見他，直到吃晚餐時，他才出現。

他正是她心目中那個模樣，這使她心跳加速。她對自己能控制住自己的能力感到出奇，她講話的聲音是那麼鎮定，那麼漫不經心。他的問候是那麼隨便，這使她感到心痛，說不定他根本就記不起她是誰呢。但不久，他向她打聽羅娜問羅娜的生活情況，樣子怎樣了，在不拍片時幹些什麼……

這些問話使她氣惱極了，也說不出是什麼道理，她向他編出一套完全歪曲事實的謊話。她告訴他，羅娜目前很快活，一天到晚都有男明星作伴，她還把自己交往過的男明星栽在羅娜身上，說羅娜跟誰拍過拖，後來又換了什麼人。她還描繪出羅娜像個電影皇后一樣，出席好萊塢各式各樣的宴會，到過什麼上流的和下流的地方……

她說：「說老實話吧，尼特，你應該知道，羅娜是不能離開好萊塢的，離開了好

萊塢她就不會快活，我看你還是移樽就教，順從她吧。」尼特沒有回答，只是神秘地笑了笑。

時間過得很快，雅姬的努力却毫無進展，她只有在晚餐時才見得到尼特，其他的時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去幹些什麼事呢？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得盡快行動才行。最後，她發現了一個秘密，尼特每天下午多划小船到離岸五哩外的一個小島去。於是她向尼特問那小島有什麼這樣吸引他。尼特哈哈大笑，對她說：「在那小島上是美人魚出沒的地方，我已習慣了每天去探望她，那可憐的人魚不習慣蘇格蘭的水，所以每天得帶瓶蘇格蘭威士忌去給她喝。」

她提出要他帶她到那島去玩玩，但尼特拒絕了。他說，那島上其實只有岩石和一些草，沒什麼可看的。他划船其實是鍛鍊身體罷了。

雅姬在第二天自己划船去，尼特只好答應載她去一次。

那天天氣有點微寒，但雅姬偏穿上一件貼身的外套，坐在他對面，故意搔首弄姿可是尼特連看也不多看她一眼。她盡其所能地逗他，但尼特始終像個大哥哥一樣，毫無一點浪漫蒂克。雅姬氣極了，她決心冒生命的危險，也要讓他知道面對着的是個女人，一個投懷送抱的女人。在船離小島還有很短的距離時，她「意外」地把船弄翻，

令他們兩人落入寒冷的海水裏。

那當然並沒有什麼危險，只一陣他們就上了岸，但他們混身濕透，寒風吹來很不舒服。

尼特氣得把她拉上岸後，狠狠地打她了幾下屁脫，他出手相當重，她掙扎着却感到一種痛楚的快樂，他停了手，粗魯地叫她把濕衣服脫掉，否則會得肺炎的。

「哪……哪裏？」雅姬問。

這話問得好，這小島沒有樹，也沒有山，連燕子也沒地方藏身。她裝作猶豫不決，尼特說：「收起你少女的矜持吧，你轉過身去，沒人要看你的。」於是他們背對背把濕衣服脫下來，冷風吹來，使她發抖，她突然轉過身，跑到尼特跟前，這時她脫得一絲不掛，撲上前去一把摟住他，不停地說：「好冷啊！求你摟緊我吧。」

尼特有三年沒見到自己的愛人，而現在跟前是一個女人，一個脫得精光的女人，她每一寸肉體都在要求着……她低聲訴說因爲愛她所以再也不能忍受，她不忍心再讓他孤寂……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任何一個男人都是不能拒絕的吧？

任何一個禁慾兩年的男子，在一個投懷送抱的裸女面前，都會有所動搖，但尼特却在最緊要的關頭把肉體的要求壓抑住，用戰抖的手將雅姬推開一邊，他並不溫柔，

甚至可以說相當粗魯地命令她立即把衣服穿好，他自己也穿上了濕鹿鹿的衣物。現在雅姬躺在自己的床上，沉迷於回憶，她死死地望着天花板，默默無語。她懷疑，當尼特和羅娜重新見面後，尼特會不會將她的朋友出賣她的事，告訴自己的新娘。也許，夫妻之間的枕邊私語，會談及此事吧？但雅姬對此很懷疑，她認爲不會的，因爲羅娜和尼特不是一般的庸俗男女，他們是特殊的，他們是克列頓夫婦啊！

現在，這一切都已成過去了，尼特和羅娜已經躺在大海的海底，這印象像螺絲鑽一樣，越來越深地鑽進來，刺痛她自己的心……

三

克列頓夫婦的死，對某些人帶來了悲傷，對某些人帶來了哀愁，但對某些人也帶來了歡樂，至少是內心暗暗的高興……

戴安妮在聽到傳來的噩耗時，她的確大爲震驚，現在她站在窗旁，望着花園裏在玩耍的兩個孩子——尼特和羅娜的兒子荷爾和女兒馬西亞——她心中却在暗暗高興。不錯，戴安妮和她丈夫彼得斯也相當有錢，他們有巨大的莊園，有華麗的房子，有豪華型的汽車，一切物質的享受都不缺乏，只是這個家庭缺少了生氣，因爲他們沒有養下個一男半女。她覺得荷爾和馬西亞是上天賜給她的禮物。她記得當日尼特和羅娜爲了治病，把孩子交托給她照顧，她立即一口應承，一邊極力控制自己激烈起伏的胸膛。她比羅娜大四歲，而且嫁過兩次，但她却是沒有辦法懷孕的，但彼爾斯却很希望家裏能有兒女。

戴安妮早就想把自己心裏的心事告訴丈夫，要他同意收養一個孤兒作孩子，但彼爾斯却堅決反對。彼爾斯有一種懷疑未知數的恐懼，怕收養的孩子「血不乾淨」，戴

安妮以爲他這是一種舊思想作怪，但是不能生養錯在自己，所以她無法反對他的意見。雖然，她是帶了五千萬嫁妝給他，而他只有一百萬的身家，但在收養孩子這問題上，她也作不了主。

戴安妮很愛這兩個外甥，現在他們的父母突然死亡，不正是一個大好機會嗎？現在這兩個可愛的孩子可以永遠成爲她所有了。但是，在內心裏她感到對不起自己的妹妹，不過，從窗門一看到在院子裏玩耍的孩子，她的心就不再猶豫了。

最後，她忍不住對丈夫說：「彼爾斯，那兩個孩子多可愛啊！」她並不爲羅娜的不幸難過，而感到這是一生歡樂的開始似的。

在黑暗的睡房裏，彼爾斯躺在床上，過了很久，才說：「你是不是想按合法的手續，把那兩個孩子正式收養過來？」

戴安妮深深吸了口氣，眞不知怎樣回答：「你眞的認爲可以嗎？」

「難道你最近沒有發現，他們已沒有再找自己的父母了？」彼爾斯說，「他們已把我們當作父母一樣了，我相信，如果讓他們有個父母，會比只有姨媽姨丈好些，我們會成長得更健康，感到更安全。」

戴安妮輕輕地嘆了聲：「可憐的尼特和羅娜！」彼爾斯同情地說：「我知道，總

有一天，等他們長大了，我們會把眞相告訴他們的，但現在，最好是讓他們忘掉的好。由他們用我的姓，跟我們一起過下去吧，你同意嗎？」

「啊！好的！好的！」戴安妮狂熱地說，不禁哭了起來，她把頭埋在丈夫的懷裏，泣不成聲了。

辦理領養手續，自然不會那麼簡單，彼爾斯通過正式手續申請，政府的領養部門就全面地對這兩個孩子已故的父母作認眞的調察核實，當然包括財產、保險金、收入、納稅……的狀況。結果，有很多事情是彼爾斯和戴安妮過去所完全不知道的。有一天在早餐後，彼爾斯喝着咖啡說道：「雖然，尼特的遺囑是指定我當承辦人，但我同他在各方面是沒有共同的語言，他是個民主主義者，我是個守舊派，羅娜結婚後有對你談過什麼嗎？」

戴安妮說：「有些事我是不過問的，羅娜愛我，尼特也尊重你，他們才把荷爾和馬西亞交託給我們。」

「我現在懷疑，他們當初早就有打算的了。」

戴安妮睜大眼睛問道：「你說什麼？」

他說：「這事目前還可以保密，但遲早是要公開的。」

「公開什麼？」

「就是他們的生命保險金，每人五億元，保險範圍是世界性的。」

「保險金？」

「他們在結婚時，就已買下，而且在生下每一個孩子時，就將保險金指定遺留給孩子，五個月前，當他們到歐洲去時，尼特和羅娜已立下了遺囑，把遺產指定分配，其中還包括一個基金會，專門幫助考第二的人的基金會。」

「他們有權在遺囑分配財產的。」

「不過，保險公司懷疑他們的飛機失事不是意外，要知道他們要賠出十億保險金，他們必定懷疑這懷疑那，如果證明他們是自殺，那他們可以一分錢也不用付。」

「胡說，尼特和羅娜沒有理由自殺，他們有的是錢，還會在乎十億元的保險金嗎？他們有錢，相愛，有兩個孩子，什麼都有了，爲什麼要自殺？」

「不錯，他們什麼都有，只除一樣東西，他們沒有了未來。」彼爾斯皺着眉頭道。

「你到底想說什麼？」戴安妮追問道。

「難道你沒想到，當時羅娜只掛一個電話來。說把孩子寄放在我們這兒，她不親

自送來，只派了傭人把孩子帶來嗎？」戴安妮望着他，他是把她的心思講出來呢：「難道不可能是羅娜不願你看到她的病態嗎？尼特一直不准你們姐妹見面，已經有大半年了。」

戴安妮聽丈夫這麼一講，倒抽了一口冷氣，彼爾斯溫柔地安慰道：「親愛的，保險公司的人已經加利醫生調查過，證實羅娜已病危。」淚水湧上了戴安妮的眼眶，彼爾斯伸手拉住她的手，輕輕地拍拍，但這並不能安慰戴安妮。

她搖搖頭說：「絕不可能！尼特並沒有病，他絕不會自殺，也不會殺死羅娜的，他是那麼愛她！」

「他愛她！不錯，愛到沒有她就不再活下去了。」

「難道他們竟這麼無情地拋棄可愛的兒女？」

「確實是這樣，不過是交給了你來照顧，他們也就放心了。」

「但羅娜只是說讓我照顧孩子們幾個月罷了，不，他們絕不會是自殺的，你以爲呢？」

「不，不是自殺，保險公司的人在考慮別的可能性，只認爲不是一件意外，」

戴安妮凝視着他：「我沒聽明白你的意思。」

「尼特在飛機失事前一個星期曾單身回來過。」

「回紐約？竟不打一個電話來問問孩子的情況？我不信！一定有人認錯了人吧？」

彼爾斯搖搖頭：「沒認錯，他確實回來過。」

「誰告訴你的。」

「他的管家，聽說尼特查過賬目，提走了巨額的現款。」

「現款？現款？」戴安妮反覆地說，感到迷惘。

「我直接到銀行去查對了一次，尼特要銀行經理保密，不過，現在尼特已經死了，也就不再需要保密，他曾來過紐約，至少有一天的時間，從海外飛來，到銀行去，提出了一千萬元鈔票，立即飛回歐洲去了。」

「一千萬美元！幹什麼用的？」

「爲了能生存下去嘛！」

「我又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意思了。」

「唯一可以說明理由的可能性，就是拿這筆錢付給別人，可能他們在海外找到了一個人，他能夠或許諾他能夠做到其他醫生做不到的事，能救羅娜的生命。」

「可是飛機墜毀，你是說有人要了他們這筆錢，而設法做成這次飛機失事嗎？」

「這種事是可能發生的。」

戴安妮說：「眞想不到尼特這樣聰明的人，也會被人欺騙，那可眞是太慘了。」

「尼特不是神，他也是個人，任何人，甚至是我，爲了救所愛的人的生命，會盲目誤信的。」

「你認爲他們還可能還活着嗎？」

「這也有可能，但依我看，希望極微。」

「如果他們活着，爲什麼不稍個信來？爲什麼全無消息？」彼爾斯只聳聳肩頭，沒有回答。戴安妮渾身發抖地問：「這是不是說我們不能領養這兩個孩子？」

彼爾斯點點頭：「如果還有一點兒尼特和羅娜還活着的可能時，是不能領養的。」

「我們可以設法找出他們到底是否死掉！」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可以請私家偵探……」

「這樣事情就會變大，」彼爾斯說，「這樣對孩子也沒好處。」

「但我們不能坐待啊！」戴安妮着急地說。

彼爾斯搖搖頭，望着自己的妻子，說道：「今天下午我們要參加一個會議，律師、基金會、莊院管理人，以及企業的負責人，一起研究怎樣解決尼特留下的問題。」

戴安妮惘然地望着他，却不知該怎麼辦。

四

下面是尼特・克列頓支持的「學術深造基金會」的負責人喬芬力寫的筆記，這份筆記在這故事中是一個重要的挿曲，如果省略了它，故事就會顯得頭緒紛亂了，所以我們摘下必要的片斷，它可以說是一條把珠粒串起來的線。

七月十六日

今天我感到深爲震驚，我一直認爲是由於我良好優異的教育紀錄，挑選出來担任的這個職務「學術深造基金會」的領導，原來這基金會却是由一個我最敬佩，也最憎恨的人——尼特・克列頓出錢建立的。如果不是克列頓據說意外的死亡，我還不知道這基金會的底細呢。我說尼特據說是死亡，因爲這必須有事實證實才能肯定，否則我這基金會就會崩潰。法律界指定我去查明眞相，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同克列頓之間的宿怨，尼特在大學給予我精神的痛苦，有誰會知道呢？我根本不願接受這任務，可是爲了基金會，爲了它能讓更多人受益，我接納了，並準備去完成它。基金會專門協助那些在各類考試中僅一於第一名的落選者，我們的文明的確是有點荒謬可笑，要嗎就是

第一名，要嗎就名落孫山，亞軍只是跟冠軍相差一根頭髮之距，就得不到重視。基金會就是爲這些本來也成績極好，但不走運的競爭者，謀求學術深造，安排合適的工作，所以是一個有意義的機構。在這個樣樣講競爭的社會，克列頓資助的是遭遇不公平的落第者。

我出生於波士頓，我父親是個修理汽車的技工，我母親是個女傭，我不怕坦白承認，我的童年並沒有什麼光彩，我生性內向，害羞，瘦骨如柴。我母親節省一份錢，供我上學讀書，還供我學提琴和油畫，我父親極力反對，認爲我拉提琴像劏雞，畫油畫也沒有天份，父親是對的，我根本不是搞藝術的人才。

父親拋棄了我們，跟一個移民來的護士私奔，從此我們再也不知他的下落，我十四歲就得挑起一家的担子了。母親得了病，經常頭痛，任何藥品也沒有我的手指能消除她的痛苦，我每天都花很多時間爲她按摩，我認爲將來我應該當個醫生，因此一有空就學習，根本沒有時間玩耍，我失去了童年的歡樂。從十四歲起，我從沒有打過球，沒有露過一次野營，也沒有同別的男孩子或女孩子一起玩耍過。這我倒並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追求一個光明的前途，我的成績倒很好，學業一直都很令人滿意。十七歲那年，我母親去世，我一個人留在世上，千方百計求生存，但命運的不幸並沒有動

搖我求上進的決心。

美國有一種怪現象，進大學有各種方法，其中一種是運動員學位，如果在某一門運動中是名健將，大學的門就爲他打開了。爲了進大學，我學過打籃球、壘球、田徑……可是，盡管我花費力氣，也總是個亞軍，每一門運動總有一個出類拔粹的人物比我強，我只好認命。於是，我只好走一條道路，以最好的成績來贏得學位，可是，進大學要繳很多學費，我只好拚命去幹活，省吃省用，把錢存下來，終於夠了進大學讀一年的學費，考進了美國的最高學府哈佛大學，我當時的心情，眞像摩西出埃及一樣，好歹總算成了個大學生了。

尼特．克列頓比我年輕幾歲，他不必像我那樣像農奴似的幹好幾年工作才能進大學，他是輕而易舉就進哈佛的，不只是因爲他家有錢，而且成績又好，他像一個年輕的國君一樣，在哈佛受人擁戴。他是個天才，我們拚命才能掌握的知識，他像天生就懂，一聽就會，他不只學問出衆，而且又是個出色的運動員，我至今還想不通，他怎麼有那麼多空時間幹那麼多事，他什麼都參加，足球、籃球、游泳、划艇，而且樣樣出色。還協助學校編校刊，當校際比賽的隊長。我曾聽見有一個教授對另一個教授提起他時說：「克列頓使我想起年輕時代的羅斯福。」我不是個聖人，我只是個凡人，

對他除了羨慕外，也嫉忌萬分，甚至憎恨他。

雖然我們一起上過課，但他注意到我的存在，是在參加曼達希爾獎學金比賽的時候。這獎學金給予第一名一千五百元，亞軍只有五百，第三名只有一百，我拚老命也要爭這第一名，這爲這關係到我以後讀大學的費用。有了一千五百元我可以讀完大學了。但別人爭這獎學金並不在乎這筆錢，而是因爲這學位是一種特殊的標誌，這學位是歷年來爭奪得最激烈，誰能奪得冠軍，那是一種殊榮。我爲了這學位，緊張到了極點，每一根神經都動員起來。考完試，我自信成績會好，充滿信心等放榜。放榜那天，在禮堂上宣佈的結果：一千五百元獎給第一名——尼特．克列頓。我當場被這打擊弄得耳朵轟的一下聾了，直到旁邊的人用手臂推我，我才知道自己獲得第二名。

第二名！我又得了個第二名，讓尼特這個可以把所有獎金扔進查理士河也不回顧一眼的富家子獲得了冠軍，眞把我氣暈了。

我心裏的苦楚是難以形容的，那富家子有什麼必要錦上添花，而奪走了我口中的麵包？難道他永遠也不會滿足嗎？他是個領袖生，是個運動健將，是全校最受尊敬，最受愛戴也最受人羨慕的同學，是教授們的寵兒，他還想要什麼？難道連麵包皮留給餓肚子的人也不肯？我相信，在領獎時，他才第一次把我當作一個人看待，我們站在

一起領獎，一定是很奇怪的一對了。我緊皺着眉頭，苦着臉，在互相祝賀時極之生硬，他一定看出了我內心的感受，我看到他同情的目光，那只增加我的仇恨和憤慨。幾個鐘頭後，我聽人說尼特把獎金退還給委員會，提出將這獎金讓第二名第三名平分，但委員會拒絕了這要求，指出他可以由他作主處理這筆獎金，但不能因他開了先例，破壞了傳統的制度。

正如我預料，他到我房間來找我，我的房間亂成一團，因爲我沒有時間收拾，這時我心中却高興讓他看見我生活的貧困，好讓他自疚。

他出乎意料地向我道歉，說他實在不該參加這次比賽，他說，一個人有錢，有時反而成爲累贅。（哈！誰信他的鬼話！有錢才不知我窮人的苦，還說風涼話呢！）他又說，一般人以爲有錢可以使得鬼推磨，一個人有錢，就是有成績，別人也認爲是用錢買來的，正因此他比別人用功，以求證明他也跟窮學生一樣能以自己的成績取得榮譽。這次比賽，是錢買不到的榮譽，證明了不是他父親的荷包，而是他自己的腦力，贏取這種殊榮的。

我木無表情地聽他稱讚我的成績，他希望我接受他那一千五百元獎金，這些錢他並不需要。我沉默了好一陣，很冷淡地謝絕了他。我說，我要自己去賺應得的錢，不需要他假慈悲的施捨。

我相信我的拒絕對他是一次教訓，因爲自那次比賽後，他突然不再參加任何比賽，不再出風頭了，當然，他還參加網球和划船，但別的比賽他都自動退出。

我本以爲他的退出，會使他在同學中的威信低落，誰知恰恰相反，聲譽更高了起來，這眞是我始料不及的。他非但沒有失去一個朋友，相反，人人以做他的朋友爲榮。

除了一個人不願意做他的朋友，那就是我！我們也經常一起上課，故而不能完全避免接觸，我千方百計不理睬他，但每次碰見他時，他都露出友好的微笑，眞誠地向我打招呼。這使我氣極了。難道這傢伙沒看出我壓根兒不想同他來往嗎？他學業的進步是驚人的，我深信我的成績比他好，但他不費力氣就成了全班成績之冠，四年課程三年讀完了。而我，每天二十四小時得花六小時半去工讀，但我也能趕上他的進度。

知識對於我，比飲食還重要，我在暑假得拚命工作，而這時尼特在幹什麼？我估計，不是打馬球，就是駕風帆，消磨假日的時光。我決定要在得學士學位前，先有點醫務知識，以便考入醫學院去讀碩士，因此暑假我到總醫院當勤雜工，出乎我意外地

發現醫院的這份工作並不輕鬆，而且又髒又累，但我仍堅持下去。七月有一天，當我把一瓶輸完了的血瓶和一些髒繃帶、被單用手推車推出病房時，突然看見了尼特。他身上穿着一身灰色的沒有工資的義務工的制服，正在服侍一個病人。我像碰見了一條毒蛇似的，不出聲地觀察着他。那病人準是個什麼有錢人，尼特才會這麼周到地服侍他的。這時病人轉過頭來，我發現這病人進院正是我把他用担架床推進來的一個窮苦的老人。這使我倒吸了一口氣。

我知道這個病人生的是毒瘡，渾身膿血，體臭難擋，我曾向值班醫生打過聽，據說是致命的病，沒有得救了。但是尼特却偏偏很耐心地爲他用海棉洗抹膿血，顯然要減輕病者的痛苦。他一邊工作，一邊還細聲地跟病者談天，像講些有趣的事給他聽，好分散他的注意，解慰他的苦惱。

我完全楞住了，簡直是不可理喻，我一直以爲他在享受着夏日的陽光，駕駛遊艇，喝飲香檳，他那種特權的享樂正是無法與我艱苦的勞動相比的，我需要的是增恨，它給我以力量去戰勝困苦，爲什麼他偏偏跳出來否定我那種自豪感呢？這是不公平的！說不定他這種做作是爲了贖罪吧？但贖什麼罪呢？太富有的罪？給予別人太多也算是種罪嗎？

我那副惡狠狠的表情，被護士長看見了，於是我趕快擰頭走開。

在那天要下班時，我停下來向總管理員老基貝打聽，我知道他是總醫院工齡最長的職工，這兒發生的一切他都瞭若指掌。

我說：「我沒有認錯了人？好像看見尼特．克列頓今天在給那臭氣熏天的病人洗瘡呢。」

基貝說：「那個當眞是尼特．克列頓，那有什麼？」

「我只是覺得奇怪，除非他是醫學的，否則不會這樣做。」

「他本來就是醫生，不需要學了，他是一個好極了的小伙子，我以認識他感到驕傲。」

「好吧，好吧，」我冷笑道，「我並不是要侮辱那傢伙，我只覺得出奇，他何必要用洗抹窮人的脚，像個贖罪的聖人一樣，去嘩衆取寵呢。」

「你小心別亂講話，年輕人，」基貝生氣說地，「如果你以爲他是嘩衆取寵，你再說一遍，以後就別想再在這兒服務了！」我轉身走開，但他在後面把我喊住。

我站住脚步，老基貝搖搖頭說：「難道你不知道到總醫院來義務工作，是這家族有五十年歷史的好傳統嗎？他們不只在金錢上支持醫院，而且還到醫院來義務工作，

他是個好人，你要記住我的話！」

我走掉，雖然澄清了事實，但仍感到不滿意，我心眼裏可以想見尼特拿錢出來給醫院，裝出悲天憫人，慷慨爲懷的樣子，爲什麼不這樣？他是不會放過出風頭的機會的。可是自己却把光陰花在醫院裏做些骯髒的工作，又爲什麼，我實在無法理解。

兩分鐘後，我又碰見了尼特，可幸的是我穿着醫院的鞋，走起路來沒有聲響，可以靜悄悄地走近去，看個淸楚。啊，「偉大」的人物這次正在擁抱一個可愛的女護士，可以看出她是個醫學院的女生，她也十分合作，倆人正相擁熱吻呢！

原來如此，他到醫院來工作的目的，就是追逐漂亮的女護士，現在我可明白他的爲人了。我這結論使我心中的迷霧化爲烏有，不再感到抑鬱。事實上，我那麼大還沒有過一個女朋友，更沒有見過像那女護士那樣漂亮的姑娘，我沒有接觸過異性，也沒有空閒去追求女孩子，我深感幸運，我還未曾把人格降得那麼低下，我現在感到比尼特高出很多呢……

那個暑假，事實又證明我大錯特錯了。首先是選擇職業問題，我本一心想讀醫科將來做醫生，但在醫院裏的所見所聞，看到醫生要做的工作，使我反胃極了，我不再想學醫，我感到幸好在未選擇上之前發現了這一點，否則花那麼多年去學醫，太不值

得。我自知父輩沒有遺產給我，但我的兒子一定會得到我的遺產的，我改行去學經濟，令我意外的是，尼特也修這一科，爲什麼他總是搶我的路？

我一整年拚了老命學習，每一條神經都繃得緊緊，全部體力和精力都投進學習中去，可是到了學年考試，結果又得了個第二名，落在尼特後邊，我得花很大氣力在掌握的學科，尼特却輕而易擧就征服了，他一點也不緊張，他簡直不是人來的！雖然我不理睬他，但他對我的敵意却全不在乎，毫不介意，他顯然也感覺出我沒有說出口的眞實感情。使我吃驚的是，當我到圖書館去，他竟向我打招呼呢，我裝作聽不見，他却跑近來，這使我愕然。他笑着說：「對不起，我打攪你了。」

「不，我只是在想問題罷了。」我冷冷地回答。

「我知道，」他微微一笑，「你思想太緊張了，應該輕鬆一下。」

我冷笑回答道：「大少爺，我們得幹活才能唸書。」

「你以爲我就不要嗎？」他輕輕地說，「但要往前看，不要老往後瞧，我也一樣得做工，不過我認爲要勞逸結合，有時也要輕鬆一下。」

「哼！講得眞好聽！」我滿懷苦楚地應道。

「朋友，你也該休息一下，我約了兩個女孩子晚餐，然後駕車去兜風，你跟我們

一起去好嗎？」

我愕然無言以對。想了一會，我才說：「不，謝謝了，明天的考試……」

「如果你這麼緊張是考不好的，輕鬆一下明天準會考出好成績。」我站在那兒不出聲了，他又說：「我知道你羨慕我，但是，你的目標很高，那你就必須熟悉高標準的情況，對嗎？好，還有什麼話說？就跟我們一起去玩個痛快吧。」

我猶豫了好一會，才說：「對不起，我不能跟你們去吃晚餐，不過你眞的要我輕鬆一下，那我可以跟你們去兜兜風。」

「那好吧，我九點鐘到你住所接你。」

我反對道：「不要到我住所去，我……」

「爲什麼不？」他笑着走掉了。

剛到九點，車就停在門口，我趕快跑出去，免得讓那些女孩進我那寒酸的住所，他的車並不是我想像中那麼名貴，只是一部很普通的車子，在街燈下並不耀目，但車門一打開，我就被車中兩個漂亮的姑娘弄得目眩了。那坐在前邊尼特身旁的，我似曾見過，尼特介紹說：「這位是我的未婚妻羅娜。」我楞住了，不只是因爲那姑娘出奇的美貌，因爲我記起暑假時曾見過她，就在總醫院跟尼特擁吻的那個女護士。我坐在

後座，身旁的姑娘自我介紹說：「我叫雅姬，是羅娜宿舍同房的同學。」

在我心目中，我覺得她比羅娜更吸引人，更熱情，而且更艷麗。

羅娜回過頭來說：「我希望你還沒有吃晚餐。」

「我吃了一點。」我是撒謊，事實上我因這約會興奮得吃不下飯。

她說：「那麼我們到達目的地時，你準肚子餓了。」

「目的地？哪兒？」我問。

「寶石角海灘，」尼特說，「月亮很快就會升起，姑娘們出的主意，不想在餐室吃晚餐，而要到海灘去野餐，認爲更有情調。」

我立卽意識到，尼特從我拒絕吃晚餐就看透我的心思，爲了照顧我，改爲野餐。我該感激他，但我不喜歡他的照顧，要我改變對他的看法是不那麼容易的。

回憶起來，那晚的情景是使人心醉神迷的，我一生從來沒有野餐過，有着兩個漂亮的姑娘作伴，看着明月從海中升起，此情此景，如在目前。尼特生火，竟用兩根棍子鑽木取火，引得大家笑了一場。

野餐本身出乎我意外，我本以爲百萬豪富子弟一定拿出香檳酒，春鷄肉，牛柳，各種各樣我從未嚐過的東西，但是野餐的食物却只是超級市場買的現成野餐料，鷄腿

和猪扒、啤酒、罐頭黃豆而已。雖然都是很粗的食物，並非精品，但我還是跟他們一樣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晚餐，他們三個唱了起來，他們簡直可以組成一支職業的三重唱合唱隊，尼特有着深沉豐厚的男中音，羅娜是帶磁性的女中音，而雅姬有一個銀鈴般女高音的嗓子。他們堅持要我參加唱，可我只有一副公鴨嗓，再加上我什麼新曲舊歌都不會唱，只有乾瞪眼，我沒有機會學過他們所會唱的無休無了的歌曲，我唱倒是唱了，引得大家發笑，眞有趣極了。

不過，唱完歌後，他們那種旁若無人地在沙灘上擁抱和接吻，我就不覺得有趣了。尼特和羅娜好像忘記我的存在，手拉着手，又是接吻，又是擁抱，他們在月光中，像生活在幾百萬里外似的。我並不懷疑雅姬希望我也吻她，如果我主動點，她是不會拒絕我的。她微笑着溜到我身邊，在她眼中流露出邀請的神情，但我從未經歷過這種情態，在內心深處懷着恐懼，生怕被她拒絕，所以我毫無表示。我不記得過了多久，雅姬有點神經質地跳起來了說：「我要到大海去游泳。」

尼特望着我，又望望雅姬說：「好主意，我們去吧。」伸手拉了羅娜一把，一邊向我喊道：「喂，走！」

我簡直嚇壞了，海水會不會太冷呢，再說，我們沒有泳衣啊。

他們三個交換了一下眼色，都笑了起來，尼特說：「這兒是個沒有外人到的私人泳灘，沒有人會看到我們的，誰要穿泳裝？」

我倒抽了一口冷氣：「我們一起裸泳？」

尼特道：「當然是四個人一起，我們結伴而來的嘛。」

我只好說，我不能游泳，現在不是仲夏，雖然天氣還暖和，但海水一定寒冷，會冷得入骨，而篝火快滅了，我還是留下來，把火升旺，等他們游完了，可以烤烤火，同時我要收拾野餐的東西。

他們沉默了一陣，接着就開始向海邊跑去，羅娜停下來同尼特和雅姬悄悄說了幾句什麼，當我莫名其妙地生起氣來，喊叫：「不要因我糟蹋了你們的趣事！」他們都回過頭來看看我。他們又互相望了一眼，聳聳肩頭，向沙灘跑去。在篝火後的小丘，有着樹叢，尼特把車泊在那兒。我心想他們——一男二女，已經脫光了衣服，躍進海水裏，我聽得見他們的歡笑聲和叫聲，聽得見他們撥水的聲音，這使我渾身哆嗦，也許他們以爲我是個古板得像石頭一樣的人吧？其實我也很想跟他們一樣去裸泳，脫得一絲不掛，而且可以擁抱同樣一絲不掛的女體，但是我沒有這胆量。我閉上眼睛，塞住耳朵，盡力把這誘人的音響排除，但却沒有一點用處。我無法抵抗這種誘惑，就爬

過小丘，從小樹叢偷望他們，我的心撲通撲通地亂跳，一股熱血冲向腦袋。

他們在月色中，像魚一樣在戲水，我感到驚愕，原來他們並不是裸體的，他們都穿了泳衣，顯然他們在汽車還會爲我準備了泳褲，但我拒絕了邀請，失去了這次愉快的月下游泳的好機會。顯然他們並沒有要我去裸泳，裸泳是我自己想出來的罷了。他們是開玩笑，這是尼特的鬼主意。

我氣得不得了，回到篝火旁，當他們回來，一句話也沒提，他們並沒笑我，但我內心在生氣。

你可以把我們在大學這段生活稱爲「冷戰」，我的對手却一點也不在乎，也不理會，當我們見面時，他仍一樣向我微笑打招呼。而我這方面，我極再在學術上要戰勝他，這種慾望越來越強烈了。這當然是我單方面的想法，它使我動員全部的力量，以求一戰。我的努力引起了教授的注意，他們也花了不少時間來指點我。在畢業考試時，我認爲我的好運氣來了。結果仍是一樣，得了個第二名。我不需要提誰考了第一，其實考第二已經很不錯了，但我却並不高興，心裏想這人生總是比我好運氣的，奈何奈何。

那年暑假，我一點也沒有放鬆，我得找一份合適的職業。

想起那天，我心頭仍然激動，那是九月十日，有人打電話來找我，自稱是紐約聯邦銀行的栢架先生，他並且邀請我去見他。他給予我的不是一份職業，而是一個位置，一個新設立的基金會，要我動手組織和主持，自然基金會由這銀行家監督，他代表一個不公開姓名的委託者執行這計劃。

無疑，這基金會的幕後人物是個非常有錢的人，栢架先生不肯向我公開他的眞名實姓，令我驚奇的是，栢架先生對我在大學的成績瞭如指掌，他知道我這第二名的畢業生同第一的成績之間，所差只是一線之微，只不過是運氣不好，才名列第二的。據說，那位不公開名字的人士認爲，這一線之差距並不重要。

栢架先生還指出，那位隱姓埋名的人士認爲，有些人得不到最高分，並不是學習得不好，他們需要人鼓勵，需要人幫助，給予他們深造和提携，爲了人類的福利，應盡力以基金會幫助他們，否則會給整個國家以至個人帶來損失。

這個慈善家決定設立這基金會，要糾正這種不平衡現象，因爲考第一的終究只有一個，而及不上最高名次的總是多數。於是「學術深造基金會」設立了。

我作爲這基金會的執行者和領導人，我的工作就是留意各個領域，各間大學，各學科，將考不上第一，但成績卓越的人才找出來，設立一個顧問部，給予幫助，讓這

些人有機會證明他們並不亞於第一名，能在他們選擇的領域創出優異的成就。我的薪資，從一開始，就是每年兩萬元。

我立即接受了這位置，不只是因爲薪酬豐厚，這是一個不只能證明我自己能力，而且能幫助那些跟我一樣不走運得不到第一名的人才。我把這計劃執行很得好，全世界我所發現的人才，經過基金會的幫助，都取得重大的成就，我給那些人信心，使他們充份發揮才智，我認爲我這方面的成就是我值得自豪的天賦，但是，現在突然之間，我發現這一切，全都是我的宿敵所賜，眞是意想不到啊！

我眞希望能進一步了解尼特，爲什麽他這樣對待我呢？是一種諷刺的嘲弄，還是一種眞誠的提携？難道他是想借此機會扮演無所不能的天神嗎？儘管他爲我做了這麽多好事，我爲什麽提起他的名字就生氣？

他們要我追尋他最近的活動，到什麽目的地去，是否躲藏起來，爲什麽這樣做。除非確證尼特·克列頓眞的已經死亡，否則基金會就會經濟發生危機，我就得另謀高就，就再次被迫成爲一個謀求職業的競爭者了。這對於我來說是個痛苦的抉擇，怎麽辦，現在，我不知所措，眞的是不知從何入手。我坐上了噴氣式飛機，橫越大西洋，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出國，去執行調查克列頓夫婦下落的任務。

我明白我此行關係到基金會的命運，必須千方百計找出尼特的下落，死也罷、活也罷，得加以證實，基金會就是靠他的財產才能維持下去的。

由於問題的核心是羅娜的健康情況，所以我第一步必須設法查出她所得的疾病的性質，但是醫生却不肯講明白，我被禁止揭露病的秘密。我回想起美貌的羅娜、雖然我只是在大學畢業前見過她一兩次，她的音容美貌，我仍然忘不了，一個能買得到任何東西的人，竟無法保有任何東西，這不是絕大的諷刺嗎？我小時候曾作過一個惡夢，夢見坐在宴會餐桌旁，侍者捧來了各種好吃的東西，但我却擧不起手來，根本沒有辦法拿到食物，肚子却餓得發荒，大概羅娜也作着同樣的惡夢吧？當我在歐洲向各種專家打聽羅娜的病時，他們只透露她是得了致命的疾病，一個人求生存的意志力，就算是再頑強，也戰勝不了死亡的。我記起了尼特對她的感情，那麽廣泛被懷疑的一種想法，確實不會是空穴來風了。

我突然記起曾看過羅娜主演的一部歷史故事片，那是一個很悲慘的故事，一個奧國王子愛上了一個平民少女，但却不能結婚，最後他們自殺殉情。記得戲院裏我附近有一些女觀衆輕輕地在抽泣。我担心的是尼特和羅娜會不會走上這自殺殉情的道路。歷史裏，那王子和情侶抛棄了生命，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一個世紀前啦！一個世界

後的今天，為什麼歷史竟重演？電影中那對情侶坐在馬車上一直馳向死亡，而我這對情侶——現在我可以稱他們是「我的」了，他們都已不再存在——却是坐着飛機飛向他們的末日。方法變了，但是結局一樣。事實上不少東西形式在變，但實質還是一樣的。我可以舉出不少例子來。

噴氣式飛機、人造衞星、瞬間殺死數百萬人的武器，不正是從矛、弓、箭、毒藥杯演變出來的？雖然它們之間完全不同，但實質還是一樣的。科技何價？走向都是同樣血腥的終點。

空中小姐走過來，她動人地問了聲：「要喝雞尾酒嗎？」

「不，謝謝了，」我告訴她，「我不喝酒情緒已經夠興奮了，不過，最好能給我一杯咖啡。」

大約兩年前，我曾發現了一個希臘的人才，介紹他在英國一家大石油公司工作，我知道他是樂意為我做我要求的任何事情的。瓦利古斯担任的是公關工作，他為我安排了我要求的各種接觸。

毫無疑問克列頓夫婦是為了找尋醫治疾病的奇蹟才出國的，如果能打聽出他們曾同什麼醫生在那個時候討論過，那我就不難尋出他們的目的地了。但這兒的醫生也跟美國的一樣，守口如瓶，把這種守密當作醫學的道德，拒絕透露討論的內容。當然，如果有金錢和時間，瓦利古斯是可以打聽出來的，金錢我們有，但時間却沒有多少了。

我後悔過去拒絕與尼特交友，如果我能成為他的朋友，那我現在就可以了解他最後一步了。尼特熟悉歐洲，他在哈佛畢業後還到巴黎讀過書，也許他在巴黎交過些朋友，是否可以從認識他的人中間打聽到他的下落？瓦利古斯在倫敦佈下了天羅地網，我為什麼不可以另放一線到塞納河邊去？一個像尼特·克列頓這樣的人，肯定會在巴黎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過了多年，人們還是不會忘記他的。

由於我在倫敦打聽不出什麼東西，也幫不了瓦利古斯什麼忙，於是，我決心到巴黎去試一下。為什麼不可一試？當然可以的。

要想打探出尼特的行踪，看來必須以他的生活方式來着手，我於是扮演了幾天美國百萬富翁，當然我花的是公家的錢，只不過是執行任務罷了。但是，要我揮金如土，未免有點心痛，雖然花的是別人的錢，但一看到那昂貴的菜價，又要給大筆的小費，內心總是難受的。很使我吃驚的是，在巴黎我遇到的人，一談起來，也只知道有羅娜，因為看過她演的電影，至於尼特，則只知道他是羅娜飛機失事時同機死亡的伴侶

罷了。

在巴黎大學的教授中，也有些記得起尼特的，對他極爲推崇，只知道他是哈佛大學畢業的優異生，除了幾個看報紙知道飛機失事的新聞，鮮有人知道過去這個學生竟是個美國富豪。對於尼特的社交，這些教授更是一無所知。

一個有錢的年輕人在巴黎這花都會到什麼地方玩樂？一定會到顛馬夜總會。或者泡在紅磨坊，那兒是脫衣舞娘活動的場所，但我跑遍了這些地方，向各種女郎打聽，她們誰也沒見過尼特·克列頓。

誠然，尼特在巴黎是六七年前的事，也許人事已非，認識他的人早已離去了，但人們所知道的尼特·克列頓，只不過是新聞上出現過一個名字而已。

我認爲，男人總不會是個絕不會感到性的飢渴的動物，食色性也，難道尼特是聖人不成？也許有時他也會玩女人吧？我就不信他會穿着一件愛情保險衣，不會被性慾所侵襲的，他到底是一個人，是一個男人。一想到大學時期他對我的恩惠，我就滿心仇恨，發誓一定要把他的下落找出來。可是我連他的脚印也認不出來，又怎樣找得到他的行踪呢？就在這時，珍納特來找我了，她說她是一個應召女郎，曾認識尼特·克列頓先生。

珍納特的英語帶來很重的法國口音，但講得相當好。她說她聽在紅磨坊後台工作的一個朋友講我找尼特，所以找我談談。

我問：「你眞的認識尼特·克列頓嗎？」

她說：「認識，克列頓先生是一個慷慨的，英俊的男人，也是個悲劇性的人物。」

我於是把她邀進我旅館的房間。

依我看，她絕不會是尼特喜歡的那類型女人，黑頭髮，藍眼睛，橄欖色皮膚，中等身材，容姿平常，雖然身材還不錯，但處處都顯出俗氣。

她說：「我曾在紅坊磨做過脫衣舞娘，大約六年前，尼特是在巴黎生活過，我是那時結識他的。」

我問：「目前你從事什麼職業？」

她誠實坦然地回答：「我是個應召女郎。」

我不知道爲什麼自己心中覺得很高興，因爲揭露出尼特嫖妓，使我感到滿意，這證明了尼特並不比我高，而且比我還要低得多，雖然我從沒有吸引過任何女性，但我沒有嫖過妓。找出貌美似聖人的尼特，竟從天神般的聖潔，一下子墮落到地下，我心

中暗暗得意。

珍納特繼續說：「克列頓先生是在我遇到車禍後結識的，我當時失去知覺，在醫院醒過來時，才知道是他把我送進醫院，他每個星期天都來看護我，直到我出院。由於受傷之後，我不能再當脫衣舞娘，就改行當應召女郎，我得吃飯，那是我謀生的唯一辦法。我出院時，克列頓先生回美國，我送他上飛機。以後就沒再見到他了。」

「那麼，你和他……？」

「你想到哪兒去？你以爲他是我的客人嗎？不！他是救過我命的恩人。」

我頓時感到失望。她問：「你還想知道些什麼嗎？」

我對珍納特說：「謝謝你抽時間來見我，這兒……」我從荷包掏出幾千法郎，她一點也不客氣地接了過去。

「好，小姐，我想知道的都知道了，不送你了。」我說。

「怎麼？你不留我過夜嗎？」

「不！今晚不了，再見吧！」

她出奇地望了望我，然後聳聳肩頭，扭着豐臀走出去。

我突然覺得十分疲累，走了幾千里，所聽到的竟是這樣無關痛癢的消息，眞使人

氣餒。我覺得自己是在枉作小人，羅娜和尼特都死了，就算我查出尼特什麼私隱，又有什麼用？結果却反而證明了他並不是我想像的那樣，跌倒的不是他而是我自己，我感到強烈的羞恥。傍晚，我在塞納河邊一間露天咖啡室休息，突然看到鄰坐的椅上放着一份法國版的《紐約論壇報》，我懶洋洋地望了一眼第一版，就像觸電地跳了起來。

頭條新聞是《克列頓飛機失事證實》，我把報紙撿起來看下去，新聞說：在那不勒斯海岸，發現一些衣物、橡膠、鋁質的漂浮物，人們認出這是克列頓飛機的殘骸，而那些衣物是屬於克列頓夫婦的。

我放下報紙時，手在發抖，現在不容再懷疑了，說不定哪一天，他們的屍體也會被沖上岸邊，這報導可以說證明了他們的死亡。

我嘆了口氣，把面前擺着的酒推開，我也記不起自己什麼時候叫了酒。這時我決定親自跑到那不勒斯去，對這消息加以核實。

我走到航空公司去，買了一張次日飛往羅馬的機票，並訂了票由那兒轉飛往那不勒斯。在航空公司的牆上貼有一張地圖，那是一張大型的地中海地圖，我呆呆地凝視着它，突然我發現了一個很古怪的反常現象。

地圖上有着直線標誌的飛機航線，海的深度又有着不同的深淺顏色，研究它簡直像走進了迷宮。根據報紙上說，免列頓夫婦是由馬賽起飛飛往北非的卡薩布蘭加，那是一條筆直的航線，由馬賽起，半路經過巴里亞利克羣島，大概飛機就是在那附近失事的。

但是，當時並沒有風暴，可以說那季節地中海是風和日麗的，那麼爲什麼飛機的殘骸物在那不勒斯附近出現？難道是風暴將飛機吹刮到那兒去？從地圖上看，那不勒斯離估計的失事地點大約有五百里，而且在相反的方向。就算遇到風暴，飛機怎麼能被刮到五百里外失事呢？這顯然是不合常理的。會不會飛機是在巴里克利克羣島附近墮入海中，在海上漂流五百里，一直漂到東邊的那不勒斯去？這一帶海面經常有船隻來往，大船小船，拖網船，走私船，巡邏船，總會有船隻發現飛機在海面漂浮吧，肯定會有人看到飛機失事的。

另一點使人懷疑的是，地中海的海水向西流入大西洋，如果飛機浮在海面，那一定是漂往西去，甚至經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大西洋，斷不會反方向漂浮幾百里的。

又假如，飛機果眞是在航線西南失事，飛機沉入海底後才裂斷，機中物體被深海的潛流在水底帶往東邊去，那麼就要看看海水的深度了。根據地圖上看，事實又恰恰

相反，因爲從馬賽到卡薩布蘭的航線一帶，水深有兩里，而在意大利海岸附近，水深只有約一千尺，難道克列頓夫婦的衣物能違反自然規律，打破地心吸力，而向相反的方向流動？它們不可能從海床爬上岸來的。

我覺得脖子後的汗毛都倒豎起來，只有一個可能，尼特是將飛機自沉，他並沒有死。

我認爲如果尼特眞的自沉飛機，那麼卽使羅娜已經死掉，他還會活在世上的。我現在不再認爲克列頓夫婦已經死亡，但這沉機事件的背後隱藏着什麼，攪的是甚麼鬼？

我渾身發抖，像發燒似的，一邊走回售票處，把機票遞給那售票員。

我對那愕然的售票員說：「十分抱歉，由於某種原因，我改變了原來的計劃，現在我不打算搭飛機了。」

我匆匆忙忙回到旅店的房間，立卽掛長途電話找瓦利古斯，這時我知道該怎樣去尋找啦。

五

喬芬力的筆記我們暫且放下，以後還會引述，現在我們先把克列頓的秘密揭開，掌握這一秘密的是一個叫華倫的醫生。

華倫醫生是一個怪醫生，他皺着眉頭把報紙上的新聞看了兩遍，然後將報紙扔到一旁。他看出這新聞對他那接近完成的計劃，並無半點危險或妨碍，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那就是發現飛機殘骸並不會導致什麼結果，至少他知道一切秘密，而別人却一無所知。海灘上的飛機碎片，只向世人說明了克列頓夫婦不再生存，如果飛機這樣殘碎，那對夫婦是不可能生存，必死無疑。華倫醫生長長地舒了口氣。

華倫醫生是個矮個怪物，不到五尺，而且是個駝背的醜八怪，他好像是按雨果的《鐘樓怪人》中的怪物塑造出來的。一頭像亂草似的頭髮，往後梳，露出一個凸出的大額頭，頭髮已經斑白，臉上佈滿了刻得深深的皺紋，他已經五十多歲。這位醫生是出身於醫學世家，而且是這家族中最後的一個，換句話說，到他這一代，這著名的家族就斷後了。在他一生中，從沒有得到家庭的溫暖，他的母親在他出生時就因難產去

世，而他父親對他一點也沒有感情，大概認爲妻子的死是這個孩子帶來的。

在家庭裏，華倫是個外星球來的人，長相也同家族英俊的傳統不同，孤寂像影子一樣終生追隨着他。

童年時代他已意識到自己像生活在一個監獄一樣，到受教育後，他把全部精力投到書本上去。在牛津他得到了醫學學士學位，在蘇黎世他得了醫學博士學位，在學校中他是最傑出的學生，也是個最不爲人所知的人。有些同學曾主動來同他交朋友，但他斷然回絕，在內心他會比那些被拒絕的同學更痛苦，那些同學最多也只是聳聳肩頭，不再理他，但他自己就得孤獨地過日子。

早在實習時期，華倫醫生就知道自己不會成爲一個執業醫生，即使是一個最有同情心的病人一看見他那副尊容，也會被嚇走的。憤慨與自尊使他堅持把實習期幹完，跟着他就放棄了做執業醫生，轉而從事研究工作，老鼠和兔子是不會計較他的容貌。他二十五歲那年父親去世，留下大批遺產給他，他覺得住在家中不再那麼孤寂，呼吸也自由得多，但這只是一種錯覺，實質情況並無改變。他開始覺得需要家中有另外的人同他交談，他希望接觸人的肉體，異性的肉體，這種需要已使他超越自制的邊緣。他會精讀報紙上報導的強姦案的細節，自我沉醉，想像自己就是那強姦犯，在冥想中

狂熱一番。

但實際生活中他認識的唯一女性，只是酒吧裏最放蕩的吧女，當然同學中也有女的，醫院裏也有女護士。但是他只要稍稍有所表示，那些姑娘都表示出敬而遠之，甚至畏而遠之的表情，使他十分難堪。他也曾在商店大量購買並不需要的東西，藉此結識女店員，但一當他提出要求約會，就立即遭到拒絕。故此，他沒有女朋友，拒絕倒還容易接受，但那些姑娘眼中流露出的震驚與輕蔑，是使他受不了的。

也曾有過一個姑娘比較厚道，極力隱藏那種表情，只是戴上交際的面幕，對他加以拒絕，但這只使他更加憤恨。他這時就明白了，心裏很生動地理解出，一個謀殺犯是怎樣感受的了……

最後，他迫得在街上去找尋販賣的愛，他甚至出了雙倍的錢，所買到的却不是愛，還未引起性的衝動，已化爲死灰。娼妓那種表情和眼神，接過他的錢時的手勢，使這個年輕但又難看的醫生立即想起了性病，不能治愈的性病，這使他望而却步。故此，在他的生命中，注定沒有女性，他從自己的血液中把這種性的慾望排除掉，將自己全部的熱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華倫家族幾代的成功，使這家人擁有在阿爾卑斯山東部的山峽中的一座古堡，每

逢遇到戰亂，這家人就逃進那世外桃源去，這原是一座逃避政治的中世紀的堡壘，由於位處荒蕪的人跡罕見的「山袋」裏，罕爲世人所知。例如曾發生過的一次疫症，華家所有男性都留在城裏同疾病搏鬥，而婦孺全部送進山堡去避難。現在，世界已發展到向宇宙進軍的世紀，但山堡依然設在荒無人烟的阿爾卑斯山上，未爲人知，仍是華家最後的一個後代，也可以說是最苦惱的後代的避世之所。

在山堡裏，過去有一批武士或弓箭手守衞和服侍華家的族人，現在華倫醫生則只有三個佣人，那是一對已屆中年的夫婦，德國人漢斯和安娜，以及他們強壯高大的兒子約瑟夫。山堡中華家最昌盛時，曾居住三十人，但現在華家只剩下華倫醫生一個人了，他也不常在「家」，經常外出，只是漢斯一家三口對他是忠心耿耿的。

山堡，並不是一座古堡，華倫醫生用最新的科技裝修了它，有電力、有電梯、還有水源，總之關在那兒可以與世隔絕，不求外間。

山堡四周的山林，本來是修整得很優美的，但愛孤寂的華倫和那一家三口都樂得由山林自由生長，這多少使山林回復自然，只有那一小塊山堡的殖民地是他們經營打理，而山林的野生動物却供應他們長年的肉食。一個牧場和一個菓園，還有一個菜園子，使他們完全能自供自給，無需依求外界，至於二十世紀的新產品，那可以下山去

採購，不過這是很少的一點東西罷了。

但是華倫醫生並沒有眞正退休，他仍然致力於科學研究，而且取得了前人未得到過的成果，這大概要歸功於他不近女色吧？

他是愛因斯坦相對論的信徒，把這種科學理論運用到人類醫學上面，也就是致力於凝懸人類的衰老，令人的脉搏的活動減慢，新陳代謝也緩慢到最低程度，而不損害人的血液循環。這種設想像風暴一樣在他腦海中狂野地翻騰，他要刷新這方面科學的歷史。

他設計了一個儀器，提示了這一理論，在科學月刋上發表出來，誰知醫學界都認爲他這種理論是完全荒謬的空想，很多人都攻擊他，雖然也有一些人爲他辯護，不過他對這些褒貶並不在乎。可是，醫學界誰也不相信他，只當他是個瘋子，沒有人重視他。

尼特．克列頓最初知道華倫醫生還是在紐約的時候，看過一篇這位怪醫生的論文，羅娜病情惡化後，他開始重視華倫的理論，雖然華倫的論文並沒提出具體的辦法，但尼特覺得這是唯一的救命草，即使華倫不能救羅娜燃眉之急，也是一個希望啊。

要找尋華倫醫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對歐洲的醫生一提到華倫的名字，他們就嗤

之以鼻，他們根本不肯介紹華倫醫生給尼特，而且還忠告他千萬不要找這樣一個江湖騙子看病，尼特沒有辦法，只有通過醫學月刋轉了一封信給他。

尼特的信經過周轉，寄到蘇黎世他的地址，信中尼特把情況講明，並把希望寄託在華倫醫生身上，他估計華倫醫生是不會理睬他的。

接着，他又拍了一份急電，滙了十萬元的支票給華倫醫生，要求華倫醫生答應接見他和羅娜，只面談一個小時。不管面談後得出什麼結果，那十萬元歸醫生所有。兩天後，尼特接到華倫醫生的覆電，邀請他們到蘇黎世去見他。

華倫醫生在蘇黎世的房子，是極其古舊，被風吹雨打，剝落不堪，沒有修葺，就像它的主人一樣，對於世界的看法毫不在乎，因爲最重要的還是在屋內的生活。

尼特和羅娜從醫學界打聽出華倫醫生是個矮怪物，當華倫醫生一開門，最初的印象使尼特和羅娜嚇了一跳，但這種窘感在交談之下，立即消失掉。

華倫醫生的醜陋是他們早就預料到的，但他那雙使人心魂驚震的眼睛，絕對的自信和孤傲，使他們吃驚。華倫醫生對於這兩個客人能首先把他當作一個人對待，有了初步的好感。尼特他們比華倫醫生高得多，但他們並沒有低下頭來俯視他，而是目光平視，這使華倫覺得他們並沒有歧視他。

同時，華倫醫生發現，在所見過的人當中，這對來訪者可以說是世間最美的一對男女，這是他未曾估計到的。

「你們當然就是克列頓先生和夫人了，」他用一種平淡的聲調說，「請進來吧。」這種冷淡的聲調，是他一生來長期養成的待人處世的習慣，一下子是無法改變的，但他也並沒想過要改變它。尼特知道華倫醫生只答應接見一小時，時間極爲珍貴，於是他不敢再浪費時間講客套話，急忙把情況和要求講明，希望華倫醫生能幫忙他們。

尼特說，他和妻子也知道目前的醫學還沒有辦法治療白血症，但十年後，可能有新的發明，可以治療，因此，希望能夠懸凝生命，把羅娜生命的火種保存下來，即使是一點兒火花，在十年後重新點燃過來，到那時治療的辦法已經有了。他希望華倫醫生能給予他們一個這樣的機會。

在華倫醫生的瞪視下，羅娜插口說：「也許，你以爲我們瘋了，不過這是個符合邏輯的結論，也是符合常識的。魂飛魄散的人是什麼都敢試，我們並不是怕死的人，我們只想活下去能了。」她與丈夫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這種信任與愛情的表情，使華倫看了感到痛苦，掀起了長期壓抑着的夢想。她繼續說：

「我們並不否認我們十分絕望，但並不是驚惶，而是信心把我們引導到這兒來的

。」

「信心？」華倫醫生窘惑地問。

「對你的信心。」羅娜簡潔地回答，「也是對你懸凝生命的方法的信心，我們讀過你的論文。」

這使華倫醫生大吃一驚，叫道：「不！不！那是不可能的！」

他們望着他，尼特冷靜地說：「那麼，難道那些說你是江湖騙子的人是對的囉。」

「不！」華倫叫道，「我的理論直到最後的一個細節都是正確的，但却不可能應用在你妻子身上。」

「爲什麼？」

「爲什麼嗎？因爲我所知道的和我能拿出來給人看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在我的頭腦裏，一切都完成了，但在實踐上我却沒有做出什麼來！」他舉起雙手，絕望地叫喊。

「我不明白，」羅娜說。華倫醫生冷靜下來，他覺得有必要向這對夫妻進行解釋。

華倫醫生告訴他們：「世界上最強而有力，最肯定無疑的理論，都需要實踐加以證明，伽利略曾爲他的理論赴死，因爲在他那時代，沒有人能證明他是正確的。甚至時到今日，例如愛因斯坦，用了四十年來證實他的相對論實質是正確的。所以要證明我的理論正確，我必須實踐，通過實驗，但我目前却沒有辦法辦得到這一點！」

「爲什麼不能？」尼特問。

華倫苦楚地說：「因爲我是一個人單獨思想和工作，得不到醫學界的支持，也得不到承認，他們無視我，憎恨我，我曾向各大基金會進行游說，也到過美國去尋找支持，但却得不到一塊錢。」

尼特問：「是否你的理論太過復雜無法實行呢？」

華倫醫生搖搖頭道：「不，它是相當簡單的，只不過非常昂貴，花太多錢而已，對於醫學界，它是太革命了，對於未受過醫學訓練的人來說，它又太過技術性，他們無法理解。我需要特殊的金屬，新的設計，那就要花很大一筆金錢。」

「多少？」

「一百萬，也許兩百萬。」

「要多久時間？多少時間才能完成這試驗？」

華倫醫生想了一想，然後聳聳肩頭。

「也許，要一年。」

他看出他們兩個交換了一下失望的眼色，又再補充道：

「九個月，如果走運，要八個月。」

尼特冷笑道：「走運？幸運早已離我們而去了。」

羅娜以極溫柔的微笑對醫生說：「我的丈夫命令我活下去，作爲一個好妻子，我曾設法服從，是爲了他多於爲我自己我才活下來的。但是，生命的琴弦已經離開了我的手，我已不再能操縱它了，不管我八個月後會怎樣，可以肯定我已不可能再在這兒了。」

尼特說：「如果花兩百萬你可以在八個月完成，以加倍的數目，可以加快一倍速度嗎？」

華倫醫生說：「我親愛的克列頓先生，金錢不是萬能的，它不能買到每一樣東西。」

「可是金錢可以使車輪轉得更快，如果你認爲要達到的目的是重要的，你將會不休息不睡眠，千方百計去完成它，除非你對自已並沒有眞正的信心。」

華倫醫生激怒地說：「沒有人能預見成功或失敗，懷特兄弟知道他們設計的飛機是好的，但他們最初的嘗試就能把飛機飛離地面嗎？當他們飛行試驗時，他們根本飛不起來。我又怎麼能夠肯定我的方程式對人體立卽獲得成功？」

尼特說：「華倫醫生，你知道我是怎樣想？我認爲你缺少人給你做實驗，所以你的夢想無法付諸實現。」

華倫醫生靜靜地聽着，嘴角現出一絲苦笑，他深信自己的理論是經得起實踐的。

尼特說：「我認爲你一直不願把設計付諸實踐，主要是怕失敗，使自己成爲科學界的笑柄，難道你就沒有勇氣拿人來作實驗嗎？」

尼特願意拿出一千萬來作這次實驗，而實驗的人現成擺在眼前，一千萬美元，華倫醫生就可以建成一個全歐洲最好的實驗室，他就可以保存克列頓夫人的生命，卽使是一段不長的時間，幾年後，就可以有治療這絕症的辦法了。

華倫醫生沉思了一陣，問道：「你知道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曾發明一種人體冷凍機器嗎？」

「是他們的夏里遜幅射能部門發明的。」尼特說。

「你知道這回事？」華倫醫生驚訝地問。

尼特說：「幾個月前我就查淸楚了，我對它的每一個進展都一淸二楚，到目前爲止，他們還只停留在以動物作實驗。」

「還有什麼嗎？」

「他們不向我透露，根本不能保證人能冷凍，目前他們只認爲是在理論的探索，是一種希望而已。他們需要進一步去實驗，但絕不肯拿羅娜作實驗的人。」

華倫醫生道：「人類的身體只不過是一部機器，一部比任何金屬製造的機器更爲複雜的機器，也許我可以誇口說，我了解這部機器，比通用汽車公司更爲了解，也許我也有比它們更好的工具。」

「這話怎麼說？」尼特問。

「我已經使復甦法完善了，不只能將患者冷凍，而且能解凍，以同步方法使他復甦過來。我用高頻電波透進人體，根據我的設計，可以使人體內外上下同時冷凍或解凍。這一種高頻電波熱我集中在人的心臟、肺臟和內臟器官，使它們與表皮同步加熱，十分勻稱。那就是我發明的方法，假如大自然也像我一樣是個那麼好的工程師，她也會使用這種方法的。」

羅娜顫抖了一下，就像寒冰刺骨一樣。

尼特問道：「有什麼特別的危險性嗎？」

華倫醫生道：「愚昧，一知半解和粗心大意會造成不可挽救的危險，在操作時，操作人必需極其專注，不能抽一根烟，甚至點一根烟的時間，也可能使冷凍過程中的人體在一秒內凝結成冰，若果冰的結晶一產生，就會使身體的細胞爆裂！隆！一切都完了。」

「你有作過這種實驗嗎？」尼特問。

「只用猴子、老鼠和狗，還未用人作過實驗。」

「懸凝了多長時間？」

「最長的一次是六個禮拜。」

「那就很難達到我們的要求了。我們不可能期望這麼快就出現醫學的奇迹，我們曾向不少專家談過，他們一再向我們說明，醫學界已在盡力研究這一難題，但癌症目前還是個未能攻克的敵人，誰也看不出五年內有希望能找到治療的辦法，有些甚至還說至少要十年或十五年才能發明治癌的藥物呢。」尼特絕望地說。

「我知道，」華倫醫生輕輕地說：「如果最後不能煽起熊熊的烈火，那麼我們又何必要保存那剩下的一點兒燭光呢。我們打個比方說，那機器不是個墓穴，而只是個不老洞，她在那兒日夜等待，這樣也許可以等上十五年，終於把病治好的。」

丈夫和妻子在沉默中互望了一眼，尼特問：「你那儀器要多久才能爲我們準備好？」

「我們？」

「我指的是我的妻子和我，我們一起作這次漫長的睡眠。」他伸出手，握住羅娜的手，互相望着，兩人沉迷在愛與希望之中。

華倫醫生驚奇地凝視他們，感到頭疼。他過去一直相信，女性的愛是一種疾病，他已具有免疫力。也曾有過這樣的時刻，他極力壓抑自己的慾念，自他出生就有的缺憾使他自慚形穢，他感到憤恨難平，自信已戰勝了情慾的磨難，不會再遇到這種人生的障碍。可是，看着眼前這一對璧人，他無法否認，愛大過於死，他們在向他說明，寧可冒死的危險也不願分離。他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難以置信和可怕的。

「不可能！」他對他們說，「我不能這樣做！」

尼特問道：「爲什麼你突然又改變主意？」

華倫醫生說：「即使是克列頓夫人，我爲她辦這事，已經是冒着受同業攻訐的危險，這我早有準備，但如果在『治療』期間病人不幸去世，那責任追不到我頭上，可

是加上你就完全不同了。」

「那有什麼不同？」尼特追問道。

「當然大不相同了，她現在是在死亡的邊緣，這點我們不必諱言，但你却身體非常健康，還可以活上三四十年。如果你死掉的話，我不只被毀掉職業，而且要受絞刑，被判謀殺罪的。」

羅娜道：「那麼說，你對自己的儀器是否能有效工作缺乏信心了？」

「不，我非常有信心，但它並沒有以人體試驗過，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總會有可能……」他沒有把話講完，只聳聳肩頭。

「成數？一百分之一？」尼特問。

「我相信比那樂觀些。」醫生說。

「我妻子能活下去的機會是少過十萬分之一，我們一定要賭這最後一注。」尼特粗聲說。

「我不賭博！」醫生說。

「你不需要賭，」尼特道，「我可以先開一張一千萬美元的支票給你，不論我們成功與否，它都是你的。我們不能再浪費時間了。」

但是醫生却搖搖頭，說道：「事情沒那麼簡單，我可不收支票。」他打開抽屜，取出尼特匯給他的那張十萬元的支票，「看，我根本就沒有去兌現這支票，你提出的數目的確給予我實現夢想的希望，但正如我剛才說的，任何人都會犯錯誤。假如我在實驗完成之前死掉呢，或者發生電力停頓，甚至有自然災難呢？那怎麼辦？你看看整個世界吧，就算是神也會犯錯誤的。好吧，假若明天出了事，或者五年後出了事，你們兩個都死在那儀器裏，人們知道我收了你這麼大一筆錢，一定說我謀殺你們。那麼不等於用一千萬編成絞索，套在我的脖子上嗎？用一千萬的繩索絞死我，並不會比一般絞索更體貼些的。」

過了一陣，尼特說道：「照你那麼說，這件事必須守秘密了。」

「但這太困難啦！」華倫醫生說。

尼特不以爲然：「不，不會這樣的。我可以在幾天內飛到紐約，帶一千萬鈔票回來，誰又知道這些鈔票由誰去花用呢？」

「哈，」華倫醫生狡黠地微笑起來，搖着頭，「鈔票？不行，鈔票也跟人一樣，張張都有個號碼，數目少，人們不會記住，它在人們的口袋裏旅行，走到這兒，去到那兒，誰也查不出它們，但是一千萬美元，就像一千萬個人，簡直是

一個軍團了，甚至一個國家了，在今日你能把一個民族，即使是個小民族藏得起來嗎，呃？」

「醫生，你眞太多疑了，世界上還有很多地方是沒有人去過的，我駕飛機到處飛，看見過很多地方，森林，山峪，甚至跳降落傘下去也沒有辦法去，怎麼說藏不了人？就拿瑞士來說，就有這種地方。」

華倫醫生笑笑道：「完全正確，我就在這麼一個山峪裏擁有一座山堡，它是我們家族的產業，已存在八百多年了，我一生中就從未見過一個陌生人闖進去。」

「那不正好嗎？」尼特叫起來。

羅娜也說：「這主意好極了。」

「也許是吧，」華倫道：「如果你們是普通人，那的確是個避世之所，但你們太有錢，而且又太出名了，對嗎？」

尼特和羅娜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這眞情實況可能粉碎了他們的美夢，於是，尼特就把自己和妻子的眞實身份向華倫醫生講明。

「啊？你是卡羅娜？那個電影皇后嗎？」

「是的，我沒嫁給尼特前，是姓卡的，結婚後改姓克列頓。」尼特和羅娜都因把眞實姓名講出來竟使華倫醫生表情發生這麼大變化感到奇怪，他們根本不知道這位怪醫生是一個電影迷，而且是卡羅娜的崇拜者呢！

華倫醫生因爲在生活中無法接近女人，他生得又矮又醜，女人見了他就走開，他只有在電影院裏，從銀幕上去正視美麗的女人的眼睛，而電影中的女人是不會因爲他醜陋而逃開的。他崇拜羅娜，把羅娜當作心中的女皇。

可是他望着眼前的女人，不禁悲從中來，他簡直認不出羅娜來啦，那個曾如此使他心醉神迷的女人現在已瘦了很多，只有那雙眼睛還是一樣燃着過去的火焰。

他驚叫起來：「爲什麼？你病得那麼嚴重？」羅娜無可奈何地點點頭。

華倫醫生問道：「爲什麼你要離開電影界？是那時就已得了病？」

「不，」羅娜微笑道：「我有更珍貴的生活，我不能永遠拍電影，得結婚和生兒育女。」

醫生同情地說：「如果這樣，那些孩子……」

「不，孩子沒事，我是一年半前才發現這病的，孩子們都生在前頭。」

「你有幾個孩子？」

「兩個，」她一說起孩子，目光就閃耀起來，「一男一女，男的叫荷爾，女兒叫

瑪西亞。」

「他們像你嗎？」

「像我們。」

「那他們將是最好看的人了。」

「謝謝，」尼特插嘴道。

「我不是跟你談，你不要插嘴！」

醫生尖銳地喝道。

「什麼回事？」尼特愕然。

「我只考慮克列頓夫人的情況，她是沒有抉擇餘地的，但你，我不能接納，難道孩子們沒有了母親你還離開他們嗎？你來找我，是希望我為孩子們救活一個母親呢？還是為一個丈夫救活他的妻子？」他的聲音帶着一種他自己也來不及分析，察覺不出來的激動情緒。

在尼特還來不及回答，羅娜已搶先說道：「醫生，你還不太明白，那兩個孩子還太年幼，眞的，他們還分不清母親是哪一個呢，現在照顧着他們的是我沒有生育兒女的姐姐，她愛他們，他們也愛他，我知道，他們能從我姐姐和姐夫那兒得到父母的愛

，甚至超過我能給予他們的呢，」她伸手緊緊握住尼特的手，「肯定地說，父母哪有不愛自己的骨肉，但是我不想以死亡的氣息汚染他們呼吸的空氣，我們不想讓他們像孤兒或半孤兒那樣被帶大。」

尼特粗聲粗氣地說：「醫生，我想大概你的經歷無法理解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會何等相愛，完全進入對方的生命，沒有了其中一個，那另一個就無法生存的。」

這句殘酷的話使華倫醫生像胃穿孔一樣，他冷嘲地說：「我根本沒有時間去看浪漫主義的小說！」

但他一接觸到羅娜的目光，他的憤怒就被一種無法抵抗的同情心溶解掉，他說：「請原諒我，世上又有誰會懷疑由你觸發的愛情呢？」他轉過頭對尼特說：「但我仍建議你留下來，看着她……」

「要守候多久？」尼特強忍住激動說，「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你以為我們會那樣盲目樂觀希望現在就定出一個找到醫治癌症的日期？我和妻子都正視事實，而不是浪漫主義小說，她是我生命的呼吸，我們一起作這個實驗，一起生一起死！」

羅娜道：「醫生，請告訴我，在你那儀器裏，隨著日子過去，我會變老，就像現

實生活那樣變成鷄皮鶴髮嗎？」

「不！」華倫醫生溫柔地回答，「在冬眠中，年歲的進度也同樣緩慢下來，差不多是靜止不變，你是不會變老，當你復甦時，仍會像現在一樣年輕。」

尼特聽了醫生這話，叫道：「你還不明白？如果我等在外邊，一直等到找到治療方法，羅娜復甦時像現在一樣年輕，她見到的將是一個變成老得快死的丈夫，」他失聲大笑起來，「哈哈，不行，我們不能接受這種情況的。」

華倫醫生一聲不響，羅娜追問：「醫生，怎麼辦？」

華倫醫生遺憾地搖搖頭：「你們在世界上太有名了，你們不能單純失踪就了事的，兩個大陸的警方都會設法追踪偵察，你們那麼有錢，可能會出很高的花紅收買情報，你們那時怎麼辦？我們不可能藏得很深的，到最後我不只不能救你們，而且會成為一個通緝犯，說不定會被入罪的。」

羅娜不贊同，「但是根本沒有人知道我們找你，用不着担心。」

「那麼說，沒有人知道這事嗎？」

「沒有。」

「家裏的人呢？」

「除了兩個幼小的孩子。世上再沒有克列頓家的人了。」尼特說。

羅娜說：「我只有一個姐姐和姐夫，他們自然知道我們是多麼絕望地四出求醫，但除此之外，他們並不知道什麼啦。」

「也許會有人知道你們來這兒見我吧？」

「但你可以當作無法幫助我們，我們除了你還找過很多醫生，我們明天就返回倫敦去。我已經想好了，」尼特一邊踱着方步，一邊說，「我們回倫敦後，把飛機留在那兒，我單獨乘搭民航飛機飛回紐約去，取出一筆鈔票，然後飛回倫敦，同妻子再駕飛機，宣佈飛到某個目的地，也許就說是飛到北非去找一個新的醫生，我們可以先同某個醫生約好治療時間，但起飛後永遠不到達那兒，把飛機沉入地中海，你駕船在約定的地方來接我們。」

華倫醫生愕然地望着尼特說不出話來。

尼特繼續講下去：「當然，你必須有一個可信賴的人協助你，但這個人又必須不認識克列頓，甚至連克列頓是誰也毫無所知，當然，他是不會認出蒙着黑色面紗的女人是誰……」

「住口！夠啦！現在你真的是在編浪漫主義小說！」華倫醫生叫道，但在他的語氣中，不只充滿了興奮，也充滿了笑意。

六

事情就照尼特的計劃安排實施了。當飛機在夜晚飛過地中海時，尼特把引擎關閉，讓飛機向目的地滑翔，直到它碰到海面。……

他們坐在準備好的橡皮艇內，向海岸划去，他們沒有說話，內心的和諧不需要語言來表達。但當危險已過，尼特覺得羅娜在發抖。

他問：「你冷吧？」

「不，只是害怕，好黑啊，霧又那麼濃，好像永遠也不會消散似的。」她想笑却笑不出來。

過了不久，他們已接近岸邊，在霧中他們看到有電筒閃光，知道華倫醫生來接他們。其他的一切也都由華倫醫生準備妥當，尼特和羅娜拿到了新的護照和瑞士入境簽証都用了假借來的名字。爲了使人無法追踪，華倫醫生要求他們分開進入瑞士國境。尼特以舒曼先生的名字，駕汽車先行，在齊亞索入瑞士。而羅娜則以奧斯華女士的名字，搭飛機到克羅丹，她將全身穿黑衣，戴面紗，像一個突然接到噩耗去奔父喪的貴

婦。

華倫醫生將搭同一架客機，以便必要時幫助羅娜。他早一日在蘇黎世日報登一段消息，說某一位奧斯華先生病逝，這樣，就可以使邊境人員認爲羅娜是奔父喪，給予放行。尼特和羅娜在約定的地點會合，由約瑟帶他們上路。華倫醫生慢一兩天才起程，他要購齊所需的一些物品。於是，他們向瑞士進發了。

羅娜近年來，什麼都依賴尼特，一天也離不開他，華倫醫生要她暫時離開尼特，單獨上路，這使她不知所措。尼特拍拍她的肩頭說：

「不要緊，你就當再演一次戲，扮演這位德國夫人的角色好了。」羅娜苦笑着點了點頭。於是他們就動身走向未來的旅途。彎曲的泥濘公路，在一塊巨石前結束，岩石上只長着松樹。

一個高大健壯的小伙子來接他們，他是約瑟夫，駕了一輛吉普車，將他們載上，行駛了一夜。到了天亮，他們來到了公路的盡頭。約瑟夫告訴克列頓夫婦，前邊的路不能坐車，得騎馬前進了。尼特扶羅娜下了車，他們手挽着手，站在路邊，這時約瑟夫將車駛進松樹林子，將車用帆布蓋好，這不只可以防風雨，就是十二碼外，也看不出來，這是一種隱蔽的方法。

藏好吉普車後，那小伙子笑了笑，就走上山去，一忽兒就不見了。

尼特和羅娜都嚇楞了，怎麼這小伙子把他們拋棄在這荒山野嶺就走掉，羅娜緊緊拉住尼特的胳膊，尼特却說不出話來安慰她。

在山上，陽光明亮，把溫暖的晨曦沐浴着他們，空氣清新極了，帶着松葉的芳香，但這並沒能減輕他們心中的驚疑。

過了十分鐘左右，他們聽見馬叫聲，轉過頭來，看見約瑟夫從山上拉着馬匹下來，可是並非他們期待的馬匹，只是騾子罷了。一共三頭毛騾，早已備好鞍。幾分鐘後，他們轉騎上了毛騾，穿過松柏樹林，穿過很多世紀無人烟的古道，往山上攀登而上。

彎彎曲曲的古道，過去可能是一條小溪，現在早已乾枯，從這古道，他們抬頭可以看到澄清的天空，兩邊古樹參天，有些更糾結在一起。

在穿出了密林之後，他們突然走出了一片開闊地，陽光耀目得使人差點睜不開雙眼，尼特回過頭來，向羅娜望了一眼，羅娜露出無可奈何的微笑，像在說：「不管未來如何，孤注一擲，也只好隨遇而安了。」

這山上的景色，可以說是地球上少有的美境，遠處的山頭，變幻着各種不同的色

澤，雪峯像永恆一般高傲直插雲霄，四周空氣是那樣清潔，沒有一點霧靄，使雪峯在一百里外也看得十分清楚。天上碧藍如水，沒有一片浮雲，使你眞想伸手去摸摸它，天上的蔚藍可能就沾在你的指尖上。他們才離開了一天的煩囂的文明社會，好像是在無可丈量的遙遠，在另一個世界，在另一個時空。

「我們繼續走吧？」約瑟夫用帶着很重德國口音的英語問了聲，他臉上現出很孩子氣的笑容，現在尼特明白爲什麼他微笑了，因爲空山中每一句話，都響起了一陣陣的回聲，每一座山頭都將聲音反彈回來，拖得很長，最後變成耳語般的微音，消失在群峯之間。回聲使羅娜很高興，她大聲地笑了起來。尼特心想：這是個好兆頭！因爲好多個月來，他都沒有聽見過羅娜如此快樂地歡笑了。

約瑟夫咧嘴笑笑，又驅騾前行。不久，他們聽見了瀑布的水聲，再拐過一個彎，他們就看到了從山上直瀉而下百尺的白鍊，在陽光中水沫化成烟霧，閃出七色的彩虹，這景色就使他們忘却了一路的辛苦，如走入了仙境一般。過了瀑布，他們走進了一個山中的平地，從這兒可以看得見華醫生的古堡，聳立在群峯的包圍中，在草地上是一群良種奶牛在吃着草，再過去，是一個長滿了鮮花的園林，然後就進入古堡的地域了。

這是他們旅途的終點，也是走向未知的前途的起點，尼特和羅娜莊嚴地望着那座曾經歷過好多世紀依然聳立的古堡，一時說不出話來。

四天過去了，華醫生沒有捎來一句話，終日無所事事的等待，就像低低壓下來的雲層一樣，壓迫着他們，使他們感到心情焦急。

羅娜抱怨着，認爲尼特對她要求得太多了，生命並不重要了，因爲疾病太過痛苦，她已失去了人生的樂趣。

尼特並沒有和她爭論，羅娜面對的痛苦他何嘗不知道，但若是這時去說服她，要她忍受痛苦，那未免太過不近人情了。所以他只以沉默來回答她的抱怨。他有如一座面臨暴風雨的山岩，堅定無比，不理風吹雨打，就是風平了，浪靜了，它仍然始終不變，一樣鎮定，一樣溫暖，一樣可靠，當她渴望他擁抱時，他的雙臂早準備好迎接她。

當華倫醫生最後到達山堡時，他帶了很多行李，包括他在蘇黎世等待的機器原料，還帶了一大疊報紙回來。報紙的頭條新聞刊登了「克列頓夫婦飛機失事」的消息。

尼特和羅娜讀着這些新聞，覺得好笑，但心裏有點不安，這些新聞會不會起反作用呢？也許隨着時間的消逝，人們會將這事淡忘吧？羅娜不可忍受的痛苦，需要迅速

行動，但是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過去了，華倫醫生仍未採取任何步驟。

每天早餐後，華倫醫生就把自己關進書房裏，或者在實驗室裏。實驗室是一間獨立的石室，建築在古堡後邊，華倫醫生在這兒裝置着他那多眠設備，年輕的約瑟夫時刻陪伴着他，當他的助手，有時約瑟夫的父親漢斯也去幫忙，甚至有時那當廚娘的母親安娜也得去幫忙。但是實驗室却是不允許克列頓夫婦去的禁區，這使尼特十分氣憤。

尼特曾抗議說：「難道我們沒有權利看一看我們付錢裝置的是什麼嗎？」

「現在還不可以！」這就是華倫醫生的回答。

「也許，我可以幫你忙，我是學建築設計的，我對冷却計劃也很了解……」

「我說，現在還不可以！」華倫醫生決絕地打斷了他的話，「你一定會諸多意見，相信一定很多很多，建議這樣那樣，不會滿意我的計劃，而且，其中有些問題是純醫學性的，你根本不可能明白，不，先生，我不希望受你的建議所左右，我要一切照我的話辦。」

「但我看見你的僕人跟你一塊工作。我自信受過訓練，我會比他們更有用些。」

「你完全弄錯了，」華倫醫生說，「當你睡的時候，他們是照顧你們的人，他們

是照顧你們的人，他們是要時刻維持機器運轉正常的人，我自己不可能時刻都去做這工作，所以需要他們做助手，他們必須十分熟悉這機器的結構，操作和維修，你是在那兒睡覺，你不能維修，你一點也幫不了忙，我要把每一步都教會他們，你們的生命就在他們手上，而且保證了你們將來一定的時候可以復甦過來。」

「如果現在還不抓緊，我看就沒有將來了，羅娜的病情似乎越來越痛苦，她還能支持到你把機器安裝好嗎？」

華倫醫生厲聲說道：「我一開始就已把其他工作拋開，全力以赴在進行這一件事，我對這疾病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而且發明了一種能抑制它發展的藥物，那是沒有醫生敢用的，但治好她，目前還沒有辦法，就是你們多眠之後，我還要繼續研究，世界上任何人任何地方發明了醫治血癌的辦法一出現，我就會使你們復甦，不過這會在明年，還是五年後出現，那就說不準了，難道你沒留意她的痛苦已日漸減輕，胃口也比以前好轉了嗎？」

尼特說：「我知道你是在給她止痛毒藥吃，這使她越來越依賴這種藥物，是不好的。」

「眞是如此嗎？」華倫醫生微笑起來，「你認爲她是在吃毒品來止痛嗎？我承認

，它是止痛藥，我深信，一旦上帝吹響勝利的號角，那這種毒癮就會消失，我可以向你確保。」尼特無可奈何地望着他，華倫醫生激動地補充道：「我不會傷害她，我不會拿她來冒險的，她會生存，我可以保證，必要時，我可以拿自己的命來換她的，我們在做的工作，其重要性並不只表面上那麼簡單，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命！」

這樣又過了好幾個禮拜，羅娜的痛苦的確減輕了，但是他們在古堡中的生活極其無聊。華倫醫生的圖書室，收藏的主要是技術書，雖然也有一些古典文學名著，不過全是德文的，尼特和羅娜對德文並不精通，所以沒辦法看懂這些書。當然，古堡裏也有一部留聲機，那不是現代化的電唱機，而是手搖的古老留聲機，唱出的聲音難聽得很，唱片主要是歌劇，而且非常舊，像炒豆似的沙沙響。尼特提出，至少可以讓他們有一部半導體收音機，但華倫醫生表示不同意。

華倫醫生警告道：「這兒不是來度周末的地方，不是來運動或跳舞的，它是一個避開瘋狂世界的避難所，我的父輩，我，現在是你們，都得把它當作避世之地，這兒必須保持安靜和平，不准有股票市場、政治或流行音樂。」

「難道連新聞也不准聽嗎？」

「我進城時可以得到各種新聞，這就夠了，完全足夠了。」

「如果突然冷戰變成熱戰，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呢？氫彈爆炸，你不想知道嗎？」

「這有必要？難道你知道了就死得容易舒服些嗎？不，我不准醜惡的外界侵入這兒。」

尼特說：「目前我們什麼娛樂都沒有，難道一個收音機也會妨碍你的工作嗎？你下次下山可否給我們帶一部小小的半導體收音機，好讓我們消磨時間？」

「不！絕對不行！」華倫醫生堅持道。

「當我們不再需要時你可以拆毀它嘛。」

華倫醫生搖搖頭，說道：「一部收音機，就是個萬花筒，花花世界什麼都通過它傳進來，我這兒需要絕對的寧靜，一有了它，麻煩就沒個完了。」

這是顯而易見的，不過，尼特却不作如是想，他決定自己去製造一部收音機。實驗室是禁區，但雜物室是到處可以跑的。

事實上，要製造一個礦石收音機並不困難，尼特小時候也自製過，他在雜物室裏找到了要找的材料，例如一副舊的聽診耳筒，就用來做個耳機。礦石體也不難找，接觸器就用床墊的彈簧拉直做成，雖然收聽的範圍不能遙遠，但瑞士電台的廣播是可以收聽得到的。他們最初收聽到的聲音，是法國共產黨的一篇囉囉嗦嗦的演說，羅娜和尼特都不想聽下去，但終於能從耳筒聽到外界的聲音，倒是一番樂趣。當然，往後，他們就聽到音樂，這樣消磨時間就容易多了……

有一晚，在一段莫札特的音樂節目後，突然聽到了英語廣播，那是蘇黎世電台播出的，那聲音聽來很熟耳，羅娜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那英語廣播說：「羅娜，如果你還活着，聽到這番話，請聽我說！我是你的姐姐戴安妮，我剛剛看過你們的飛機殘骸，它被冲上了那不勒斯附近的海邊。」

尼特和羅娜都楞住了，他們注意地聽下去。

「根據我們考慮，你和尼特不是在飛機，至少當飛機沉沒時你們不會在機上的，那可能是你們計劃這樣做的吧？」

礦石收音機中繼續傳出戴安妮的呼籲：「羅娜，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做，難道你們忍心拋棄你們那對可愛的兒女嗎？這段日子，你一定很想念他們吧，我已帶着他們來了，你要想見他們，你可以見到他們，沒有人會知道的，我們會做好預防，你們應該見一見荷爾，他又長高了幾吋了，馬西亞就像你小時候那個模樣，她連哭的樣子也像你呢，記得嗎？我……」

聲音突然被噓噓聲打斷，羅娜叫起來：「尼特，快點校正它，快點，把戴安妮的話收聽下去！」

這一番從礦石收音機傳出的聲音，有如閃電，射向尼特和羅娜。尼特在等待閃電過後的雷聲，他知道那將是一場暴風雨來臨的前兆。

他設法找尋那電台，但礦石收音機太過簡單，並不容易尋找，這得花時間小心去追尋，這時羅娜激動得發抖，不住要求：「快點，快點，把它校好！」她的聲音像歇斯底里了，看來崩潰並不要多長時間了。

他們有好長時間一直都不提孩子，雖然大家心裏是記掛着他們，他們在實行計劃的第一天，就決心同過去的生活一刀兩斷，甚至不再去理自己的骨肉，是絕望使他們下這狠心的，誠然並不容易。

他們進入這山谷中的古屋，是踏進了未知數的門檻，華倫醫生終會將最後一道秘密之門爲他們打開。如果不是一再拖延還好受些，時日的拖延，使羅娜心中的陰影加深，回憶和現實糾纏在一起，情緒越來越差，尼特正是爲了想使羅娜擺脫這種情緒才製造這簡陋的礦石收音機的，想不到它却帶來了必須避免的威脅。戴安妮的聲音再也不像前一段那麼清楚，夾雜了很多雜音，突然羅娜聽見孩子的笑聲和叫聲，羅娜說聽

到孩子在喊媽媽，但尼特却沒有聽出來。

羅娜說：「荷爾在喊我！他們兩個都在那兒！戴安妮帶他們到播音室去呢！」

但誰也說不上是眞是假，以後再聽不見戴安妮的講話聲，再收到的只是播音員報告新聞罷了。

羅娜已在痛苦得快要崩潰，她多麼想望再見一見自己的孩子，想擁抱一下他們，她要求尼特跟她立卽離開古堡，到最近的一個小鎭，掛電話到電台，弄清戴安妮和孩子們在什麼地方，然後立卽飛到他們那兒去。他們只不過是離這兒幾個小時的旅程，她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尼特耐心地勸說她，她只覺得他是個沒心肝的人，簡直不人道和殘暴。尼特抗議道：「你這樣只會加速你的死亡，你還沒到他們身邊就會死掉的。」

羅娜喊叫道：「你看看我，我現在比過去還精神呢。」

「看上去確是如此，但這只是一時的興奮罷了，不會延伸很久的。你得冷靜一些，這樣下去會把醫生千方百計維持你精力的藥力消耗光的。」

羅娜哭着說：「要多久才能到達那兒？我們在這兒已經等了很久很久了，醫生却一直不加治療，難道讓我再見自己孩子都不行？只幾分鐘也好，那我可以長眠五年十

年，孩子會給我力量，如果你不幫我忙，我自己去好了。」

「羅娜！」

「不要攔阻我！」

她開始換衣服，尼特一直在勸說她。他指出如果她執意孤行，華倫醫生會認爲她破壞整個計劃，這樣做是不應該的。

但她聽也不要聽，繼續換上路的衣服，當尼特動手阻止她，她就怒不可遏地掙扎着，把最後的一點力量也使出來了。當然，他們不知道華倫醫生早已走進了他們的房間。

華倫醫生大喝一聲：「不要吵！」

羅娜叫道：「誰也攔阻不了我，我的孩子在那不勒斯，我要去見他們！」華倫醫生發現了那礦石收音機，立卽明白了是什麼囘事，他向尼特怒瞪了一眼，一手抓住礦石收音機，扔出窗外去。玻璃乒乓一聲，被砸得粉碎。羅娜愕住，只輕輕地抽泣。但這並沒有使華倫醫生把怒氣消掉。

「簡直是瘋了，當一切已準備好了，竟要突然離去，辦不到！」

尼特和羅娜都不出聲，望着醫生。尼特問道：「準備妥當？什麼時候？」

華倫醫生說：「也許，永遠也不實現了。」

「你不是開玩笑吧？」尼特愕然。

羅娜問道：「是因爲他們找出飛機在什麼地方？」

華倫醫生搖搖頭：「這點我幾星期前就已經知道了，並沒有什麼危險，一架墮毀的飛機只證實飛行員的死亡，卽使找不到死屍，也說明了乘機者已不在世上了。」

「爲什麼你不告訴我們？」尼特問。

華倫醫生聳聳肩頭，「爲了得到最佳的效果，你們應該把身體放鬆，精神平穩安寧，這類消息只會刺激你們的。」

「那就是你不准我們擁有一部收音機的原因嗎？」尼特問。

「部份是這原因，在這個我們生活的山谷裏，我們不是在二十世紀，而是在十四世紀，在十四世紀會有收音機嗎？那時還未發明呢！你怎麼竟私自弄到一部收音機？」

「是我自己製造的，」尼特不無自負地說，「我在雜物室找到些舊東西，把它們拼湊起來，我早就告訴過你，我的手藝很好。」

醫生點點頭。「那麼說，你們現在對這個冬眠計劃懷疑了，認爲太冒險了吧？」

尼特說：「我不懷疑，只是希望罷了，羅娜收聽到姐姐的廣播，才會這樣的。」

羅娜嘆了口氣：「我確實好想見一見孩子。」

尼特說：「一個母親對孩子的思念，是可以理解的，你答應她嗎？」

醫生不作聲。

羅娜輕輕地哭泣着，尼特懇求道：「請你答應吧好嗎？」

醫生反覆地望了他們幾眼，說道：「我不知道，讓我考慮一下吧。」

他轉身走出房間去了。

當在晚上，晚餐是擺在大飯廳裏，而不是往日的小飯廳，華倫家族的大飯廳相當有排場，而醫生特地從酒庫取出一八〇三年的名酒，克列頓夫婦認爲醫生這樣做，准定是答應了他們的請求。

醫生一再爲他們斟酒，說道：「請你們及時享受吧，要知道你怎會至少有兩三年，甚至五年，喝不到這美酒的了。」

羅娜的唇邊漏出一聲長嘆，尼特鎮定地說：「明天嗎？」

醫生淡淡一笑道：「後天，但在你們進入旅程時，必須乾乾淨淨，所以這餐晚餐，是你們最後的一頓飯了，明天不再吃什麼東西。」

克列頓夫婦沉默地呷着酒，醫生又說：「我是不信教的，不過古堡後有一個小教堂，如果你們要禱告以求安寧，可以去那兒向上帝禱告，我不反對。」

羅娜緊張地笑了笑：「這好像是一次沒有終點的旅行。」

醫生說：「終點？那個終站，現在正在建築，我希望某個醫學實驗室正在研究治癌的方法，一等他們發明，這終站就建成了，我會像鐵路上的信號員，等着通行的綠燈，到時我就把你們的列車調上那軌道去。好，祝旅途愉快！」

這是最後一晚，是克列頓夫婦神智保持清醒的最後一夜了，他們的目光向四周張望，把周圍的美景貪婪地吸進眼中。他們呼吸的空氣，仍和昨天一樣的清新香甜，使人陶醉得像喝香檳酒一樣。昨天的日落，也同今天一樣，但今天却是他們最後的一晚。他們手拉着手，望着瑰紅的晚霞。金紅色的落日，慢慢地沉落在地平線，在沉進罪惡的大地之前，它像血一樣的紅。克列頓夫婦望着它，沉醉在那魔術般的光輝中，他們有如像童話故事中的孩子，準備走進一座神秘莫測的黑暗森林，他們將看不見一丁點的光，突然他們心裏浮泛起一種急切的思家情緒。

晚風有點兒微寒，他們回到房間去，這房間是華倫醫生爲他們特別準備度過最後一夜的，這房間就緊貼在他們走進「明日旅程」的石室。這房間將來會是由值班管理

人員居住，佈置得像醫院的病房一樣簡單潔淨，但與病房不同的，是由於瑞士高山上的氣溫，房中有特設的暖爐，保持氣溫如春。尼特把房門打開，把羅娜抱進這房間去，羅娜好輕啊！她在笑，笑聲如夏天的閃電，射穿了未知的黑暗。尼特用手指按住羅娜的嘴唇，羅娜吻了吻它，將它挪開，誠懇地說：「尼特，我不想你跟我一起去走這未卜的道路，過去你根本不肯聽我說一句，不過現在，我要求求你，不要跟我一起去多眠了，我有病，生不如死，沒有什麼損失的，但你却……」

「不要講啦！」尼特說，「沒有了你，我只剩下半個人，半死不生的，我們兩個一加一等於一，只有兩個都活，才會有完整的生命，現在難道還要我再勸說你嗎？」

「對！」羅娜感動地把尼特的頭摟在自己的胸前。

他們還只有幾個鐘頭能「活」在這世上，他們不想睡覺，覺得睡覺浪費掉這可貴的幾個鐘頭太可惜了。他們互相依偎着坐在暖爐旁，回憶着過去幸福的時光，就好像他們是一對老夫老妻似的，他們歡笑着，不去想未來。

突然，有人敲門，原來是約瑟夫推着一張酒檯進來，檯上有兩隻水晶酒杯，還有一個水晶酒瓶，酒瓶裏只裝着有很少的一點琥珀色的液體，這是他們禁食一天之後，第一次送來給他們的飲料。他們看了那一點兒酒，笑得眼淚差點流出來，約瑟夫莫名其妙地望望他們，以爲他們瘋了，匆匆走出去，不敢再留在房間裏。

尼特拿起酒瓶，把瓶塞擰開。羅娜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美酒，要喝一點？」

「喝一點，」羅娜笑着說：「聞起來倒很香醇，但他準是拿滴眼藥水量器逐滴計算過的。」尼特把酒倒在兩個小酒杯裏，說道：「少一點也不要緊，讓我們來慶祝一下我們的未來吧。」這酒很烈，他們碰了碰杯，一點一點地呷着，慢慢地品嘗着那如甘露瓊漿般的液體。

當他們喝下了這美酒，酒杯還沒放下，就感到全身像着了火一樣，幾個月來，他們都抑制着肉慾，羅娜的身體是不能經得住性生活的，尼特一直壓抑着自己。但這時羅娜把杯子一扔，向尼特撲過來，熱烈地擁抱住他。

在羅娜蒼白的面頰上，突然重現出健康的色澤，尼特也感到有生以來從未有過這樣的強烈慾望，但他渾身戰抖着提醒她，千萬不要把身體弄壞了，他們已經過了漫長的痛苦的鬥爭，不應在片刻的瘋狂中把這堅守拋棄。她向他保證道：「不要担心，我沒有事的，如果你不的話，我會死的，難道你的血已經凝結成冰了嗎？」

尼特長嘆了一聲。羅娜繼續說：「誰又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我們一直害怕不

提，但我知道你是想到過的，也許今晚是我們最後一夜可以共聚了，就算是生離死別吧，我並不怕死，但我捨不得你，親愛的，愛我吧！」

尼特不再回答，他把燈熄掉。他們很快就把衣服脫光，房間裏只有爐火暗紅的光，投影在牆上和天花板上，他們的影子，就像芭蕾員在翩翩起舞。他們在床上擁抱，呻吟，嘆息，像飢渴的人得到了解饞的美餐，盡情地享受，忘却了一切，衝上了高潮。但在發洩之後，並不覺得疲倦，一次又一次他們又再次品嘗那長久禁絕了的美酒，他們並不是在喝飲烈酒，而是從聲與色，舌與觸，轉動和衝刺中得到最大的滿足。直到他們的肉體的精力完全消耗乾淨。

羅娜曾覺得寒冷，但她不想睡，她的手指不停地愛撫着尼特的肉體，尼特反而怕她會太疲勞呢。但是，心裏儘管這樣想過，但肉體却仍然不會靜息下來。羅娜笑道：「看，我還沒有忘記呢，親愛的，今晚我不會讓你睡覺了！」

到最後，當然，他們都睡着了。華倫醫生和約瑟夫在黎明時走進房來，發現他們赤裸着，擁抱着，睡得很香甜，就像兩個累了的孩子一樣，露出無邪的笑容，像兩個玉石的塑像。這景象顯然使年輕的約瑟夫感到震驚，當醫生俯身去小心地檢查尼特和羅娜輕微的呼吸時，他僵立在一旁，不知所措。他沙啞着嗓子問道：「她……還活着？」

醫生笑了笑，「我們到那邊再檢查一下。」

「我們要叫醒他們嗎？」約瑟夫問。

「他們要很長時間也不會醒來了。」

約瑟夫望望那水晶瓶，問道：「是那液體？」

醫生點點頭，「這樣對他們來說更好些，對我們則更方便些，好，到實驗室去吧。」

醫生離開了房間，約瑟夫走到門口，猶豫了一下，又回到床邊，他臉紅耳赤地看着那對沉睡的夫婦，戀戀不捨地拉起一張床單，把他們赤裸的身體蓋上。

七

好，暫時我們擱下這對進入長眠的夫婦，離開脫離塵世的阿爾卑斯山的古堡，重返世俗的社會去。下面繼續抄錄喬芬力的筆記：

我同彼得·瓦利古斯一起到達那不勒斯，他是個好翻譯，我們在海邊仔細檢查過克列頓的飛機殘片，這飛機是克列頓私人所有，建造得特別堅牢，是沒有理由墜毀的，根據我對尼特的了解，他絕不會駕駛一架普通的飛機，因此我的疑竇更大。我向當地的天文氣象局打聽過，失事的那段時間，氣候很好，沒有特殊的氣旋會造成這種失事。

我們又僱了潛水員，深入到認爲墜機的地點，在深海中找尋，可是却一無所獲。因此，克列頓飛機失事，始終是一個充滿浪漫蒂克的神秘之謎。

我沒有什麼收穫，也證實不到什麼，只好回美國，向彼爾斯夫婦交差，對於克列頓的姻親，我的報告，也只是證實了他們已經死亡。但我心中仍然懷疑克列頓夫婦仍然活在人世，如果他們是在機上，爲什麼沒有他們的屍體，甚至沒有他們衣服的殘片？

戴安妮支持我的論點，不顧丈夫的反對，任命我繼續追查，當然她用自己的錢來支持我去查個水落石出。我又回到倫敦去，我再次追尋克列頓夫婦曾經活動過的地方，走遍歐陸，凡是他們住過的旅館，見過的醫生，他們的旅行證件簽證的官員，我都沒有放過，我只得出了一個結果，證實了羅娜患了不治之症—血癌，這收穫說起來是可悲的。

我最後終於到達蘇黎世，克列頓夫婦在最後一段時間，曾到這兒度過好幾天，我發現他們的飛機曾來回過好幾次，比其它任何地方的次數都頻繁。奇怪的是，我找遍了蘇黎世的旅館，却沒有發現他們曾住過的記錄。那麼，他們居住在什麼地方？他們來會見誰？我查遍了蘇黎世的醫生，却沒有發現他們有給克列頓夫婦看病的記錄，我感覺出問題的癥結就在這兒，我必須找出它來。

我在蘇黎世的那一個禮拜，僅僅睡了不到十小時，我開足馬力進行調查，一次又一次給戴安妮打報告，雖然結果是個零，但我總覺得有什麼東西被我忽略掉，眞實的情況用假象騙了我，但眞相一定是在這兒的。

終於，我找到了目標。在蘇黎世所有的醫生我都訪查過，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

所有醫生都不屑一提的華倫醫生，醫學界根本不承認他，我所以說沒有訪查過他，因爲他失踪了。他是誰？什麼時候失踪的？爲什麼失踪？他是什麼專科？在什麼地方工作？聲譽如何？都是一個謎。我派出人員查訪，結果得到了情報：他並沒有執業，也沒有參加任何醫學院的研究工作，他沒有朋友，是個駝背的矮子，醫學會對他的評價甚差，我看過一些他的「論文」，却不知所云，是醫學和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復合物。克列頓夫婦會不會是找他？但是華倫醫生在蘇黎世的住宅已很久沒有人居住，門口都結了蛛網，我到郵局去查有沒有轉信的地址，却查不出來，至於他在銀行的存款，我是沒辦法查到的，瑞士銀行只認號碼不認人，也不公開，這使我的線索中斷。

如果這醫生不能幫到忙，那只有請戴安妮出馬了，讓她在電台去呼籲，如果羅娜和尼特還活着，聽到兒女的聲音，總不會無動於衷吧？我不相信他們鐵石心腸，不理兒女的。

可悲的是，戴安妮帶了克列頓那對小兒女在電台廣播，一點收穫也沒有。這次之後，戴安妮深信克列頓夫婦是隨同飛機葬身大海了。

彼爾斯夫婦由此合法領養了克列頓的兒子和女兒，對此我是深不以爲然的。

爲什麼我不以爲然呢？我仍不死心。我認爲關鍵還是在華倫醫生身上，我一定要

把他查訪出來，他是我最後的希望，我深信通過他可以打聽出克列頓夫婦的秘密。

終於，我知道日內瓦擧行一次醫學會議，是聯合國主辦的，討論的題目是：「核時代的醫學：新水平的研究」。我知道華倫醫生會有興趣出席這個會議。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在會場中出現了。儘管我過去沒有見過他的照片，但一下子就把他認了出來。他聽完了一個報告後，從最近的一道旁門離開會場，我趕快衝出去，追上了他。我發現他站在行人道旁，正在等「的士」，我走過去向他打招呼，他皺起眉頭停了下來。我大聲說：「先生，我要問你幾個問題，是關於我的好朋友克列頓夫婦的。」

我從沒有見過一個人的表情變化得那麼快，他不耐煩的表情一下子變成驚慌，在我還沒弄清是什麼回事之前，他已向馬路跑去。

兩秒鐘後，我聽見汽車急煞掣的聲音，急馳的汽車撞在他的身上，把他拋起，摔落在一道石牆前。我走上前去，他已經停止了呼吸。

四周圍起來的人，全都是參加會議的名醫，但沒等到救傷車來到，醫生們都搖搖頭證實他已死亡。救傷車走下來的年輕醫生，只是把白被單蒙在屍體上罷了。誠然，我不必對他的死負責，沒有人看到我把他追上馬路去，但在道德上我是內疚的，是我把他追死的，這使我十分害怕，我終於決定放棄再追查下去了。



（一）

距離前邊的故事，又過了四十七年，這是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末。

阿爾卑斯山還像一貫那樣，白雪的頂峯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一隻鳥兒飛翔在碧雲天上，那不是一隻鳥，它是鋼鐵造成的，那是一架細小的飛機。飛機上是一對新婚夫婦，他們正飛翔在阿爾卑斯山上渡蜜月呢。看着美麗的景色，使人心曠神怡，艾力和雅蓮認爲在飛機上，才是他們的「二人世界」，離開了煩囂的塵世，實在使人心情舒暢。要知道，在大都市中，人們很難有自己私人的秘密，關起門來也難得有不受人干擾的私人時間。只有飛在天上，自由自在，還有比這更理想地度蜜月的方式嗎？突然，他們飛越了一座雪嶺之後，只覺雪山向下傾斜，在兩座高峯之間，竟出現了一片葱綠的峽谷，眞像在一堆白糖中洒落幾片青茶的茶葉。一股氣旋，使他們的飛機直墮入峽谷中去，這使艾力大吃一驚，在飛機差不多碰到地面時，才把機翼擺正，緩緩向上起飛。

就在這時，他們看見草地上有兩個人向他們跑過來，向着他們的飛機揮手，那是

一男一女，那男的像瘋了一樣，又叫又跑。艾力正忙於駕機，雅蓮則微笑着向地上的人揮揮手。

她指出：「他們一定很孤單，從他們向我們揮手的樣子看，一定很久沒見過人了，喂！你看，那女的是個老太婆，她不是在跑，而是在地上滾呢！很可能他們幾個禮拜沒見過人，也許幾個月，他們還不知道他們是多麼幸運！」突然，艾力看到下邊生起了篝火，一股濃烟向天上升起來，這時他看到那對男女已經回到火堆邊，不停往篝火加添柴火，設法吸引他們注意。看來他們的每一個動作，都是有着緊急迫切的要求。雅蓮問道：「艾力，你看下邊到底出了什麼事？」

艾力聳聳肩頭，沉思了一陣，說道：「我想大概有人得了疾病，不過我是個教師，又不是個醫生，我怎麼能救人命呢？」

雅蓮皺起眉頭說：「早知道我們就帶備無線電儀器設備，其實我們度蜜月，是不必完全與外界隔絕的，對嗎？」

艾力說：「我們可以在下邊某個地方降落，然後拍需報回去求救啊。」

「怎樣求救？難道下邊有村子嗎？」艾力搖搖頭：「那我可不知道了，見一步走一步吧。」

他們看出下邊那對男女仍在焦急地向飛機揮手，表情很憂愁似的，大概是已經感到絕望，不再向篝火扔柴火。艾力將飛機盤旋着，測量着氣流。雅蓮問道：「準備降落嗎？」

艾力聳聳肩頭，「早知有今日，我不該學教育，而應該學醫，誰又能預見今天會要我去治療，而不需要我講課呢？」

當他們在微微傾斜的草地上着陸時，他們看見那男子和女人匆匆向他們跑來，女的跑不快，有一次還摔倒在地上，那男的雖已走前了很多，還是跑回去把女的扶起。那男子對女的如此關切，深深感動了雅蓮，她心想大概這是一對夫婦，不管他們年紀有多老，他們之間的感情仍是互相關切而溫暖的，雖然年老，已經沒有了性的關係，但過去的生活會變成一種永生不忘的甜蜜的回憶。

當他們走近來，雅蓮發現女的比男的老很多，如果不是姐弟，一定是母子，從年齡上看得出，他很老了，但她已是個「古物」，他們的衣服都很破爛，但看來他們吃得不錯，身體很健康，在草原上有牛隻，看來他們食物是不欠缺的。這兩個是什麼人呢？

艾力扶雅蓮出了飛機，雅蓮大聲用英文問：「有什麼麻煩嗎？」

但他們是用德語回答，只有艾力才聽得懂。他們所講的事，對於外來者聽來，簡直是天方夜譚的奇聞。他們說有一對夫婦，一睡幾十年，等着某個醫生回來將他們救醒，但那醫生一去就沒有回來，本來他們是三個人合力管理克列頓先生和夫人的，但自從漢斯老頭不久前死掉，剩下母子兩人，不夠人手照顧那機器了，所以十分危急。

度蜜月的夫妻兩人聽了這番話，愕然不知所惜，根本無法理解。艾力覺得這兩母子一定是瘋子，他們所講的，簡直是安徒生童話或格林童話中撕下來的一頁。但雅蓮却信以爲眞說道：「可憐的人，他們一定是屬於某個機構的，被人拋棄在這山野。」

艾力點點頭，「我們會報告警方，」他拉住妻子的手，向飛機退回去。他叫雅蓮快上飛機，但想不到，那自稱約瑟夫的男子撲上來攔住她，而那老太婆拉住艾力的衣袖，一邊流着淚，拉他們到那被長春藤掩蔽了的一座石屋。雅蓮絕望地對艾力說：「看來我們只好跟他們去看看了。」艾力無可奈何地點點頭，那兩個老人看出他們答應，就快快地走在前邊帶路，好像兩個興奮的孩子似的。

艾力和雅蓮走進石屋，首先注意到的是石屋極爲整潔，同四周的荒蕪相反，石屋充滿了生命的氣息。石室的窗口已被野花佈滿，散發着芳香，到處都閃耀着春光。

當他們跨進石室的門檻，雅蓮倒抽了一口冷氣，緊緊拉住丈夫的手臂。石室內非

常寒冷，活像一間殯儀館，雖然那兩個老者事先已講過，但他們還是大吃一驚。在石室內，果然睡着兩個人。

雅蓮驚叫一聲，艾力把整個肺的空氣在一聲驚嘆中吐了出來。他們看到了兩個一動不動地躺在室內的睡着的人。

這對美麗的人躺在那兒，由玻璃罩蓋著，一動不動，幾乎沒有一點呼吸的動靜。這可以說是婚姻的一張象徵畫，永久不會失去意義的，無論是過去，今天或未來，都可以當作人類中兩性結合的象徵。這使艾力和雅蓮驚奇得呆住了。

雅蓮悄悄地問：「他們是死了的？」

艾力的目光沒有從那對睡着的男女身上挪開，說道：「他們准是死了。」

「但他們看來……却是那麼自然，像活着一樣。」他們是用英語交談，那兩個老人聽不懂，但却從他們的表情看出他們心中的疑惑。約瑟夫用德語對艾力解釋說，克列頓先生和夫人只是在多眠狀態，並不是死亡，不妨走近去一點仔細看清楚。

雅蓮不敢走前去，但艾力膽子大些，他猶豫地向前跨上幾步，約瑟夫將玻璃罩掀開。

艾力摸摸那兩個人，他們的肌肉是寒冷的，但却結結實實，他的手指壓下去，還有彈性，當手指挪開後，並無留下痕跡。他俯下頭去聽聽那男子的心臟，却聽不到一下心跳。

他站直身子，搖搖頭，但約瑟夫並不同意他的結論。

艾力於是給那男的把脉，等了很久，突然他倒抽了一口氣，雅蓮叫道：「什麼回事？」

艾力說：「也許是我的想像吧，但我覺出一下脉搏呢！」

「艾力！」

「非常微弱，非常緩慢，但……是的，確是一下脉搏……囉，又是一下！」

雅蓮跑到玻璃棺的另一邊，也把着那女的脉搏，但她抬起頭來時，臉上露出慘淡的愁容，搖搖頭，表示聽不出脉搏。

看守着這對男女的人不同意她的看法，艾力繞過去，檢查一下他妻子的發現。雅蓮屏息呼吸望着他，希望自已錯了。艾力檢查了很久，一句話也不說，雅蓮從他專注的臉上看不出他的表情。過了好一陣，他才莊嚴地點了點頭，不是對雅蓮點頭，是對那兩個看守的老人。

「有脉搏！」他輕輕地說，雅蓮竟忍不住哭了起來，爲什麼她這樣高興，這對男

女對她有什麼關係，她說不上，只是感情感到十分激動。

現在，他們冷靜下來，重新聽取那兩個講德語的老人講述那奇怪的故事，這故事驟聽起來，是古怪得難以置信的，但現在却證明是實實在在的事實。據他們說，躺在這石室中的這對年輕的夫婦是在絕望中來找醫生的，「博士先生」是一個偉大的醫生，那女的患了絕症，只有短短幾個月命了，他們聽說醫生有辦法將生命懸凝，用冰凍多眠的方法使人不會老也不會死，而保持不變，他們希望醫生令他們睡到有辦法治好那女的病時，才把他們弄醒。雅蓮插問：「你說他們，難道那男的也有病嗎？」老人搖搖頭，約瑟夫解釋說，克列頓先生身體很健康，但們要同妻子共命運，不管結果如何，如果她死掉他也不再活了。

約瑟夫又繼續說下去，華倫醫生教他們三人——他和他的父母，如何管理這多眠冷凍機，而他本人在離開山谷古堡時，就由他們三人來照顧這兩個睡眠的人。醫生離開古堡已經很久了，他們一直在等他，已等得快絕望了。

「醫生去了多久？」艾力問。

老婦人聳聳肩頭，她兒子說：「說不準，二三十年，或者更久了吧，我們沒有計算算日子。」

不錯，歲月已在那兩個老人身上充份表現出來，約瑟夫已經很老，而他的母親更老，如果當年約瑟夫是個年輕的小伙子，現在他也六七十歲了。

在這些流逝的歲月中，他們三個人忠於主人，一直守着這兩個多眠的人，但幾個月前，約瑟夫的父親漢斯去世，剩下他們母子倆，要管理機器就有困難了。母親安娜身體太衰老，約瑟夫一個人不能把全部工作包下來，他們正在擔心不可能繼續維持下去，有負主人華倫醫生所託負的神聖任務。約瑟夫不敢一人下山去找醫生，怕他一走開，母親死掉，就沒人照顧機器。因此，他們才堆起篝火，準備求救的，可是一直沒有人到這與世隔絕的山谷裏來，天上也是從沒有人飛過的。

雅蓮問：「你應該出去求救，爲什麼不去？」約瑟夫說，他不能將「他們」留下來交給母親照顧，母親經常打瞌睡，一睡就睡好多個鐘頭，有時刮大風，下大雪，也只有他一個人獨力支撐，但現在他也年老了。當他們看見他們天上飛過時，是多麼興奮啊，他們生起篝火。現在必須求助，有人願意住在這山谷中，就能信賴將醫生的囑託移交給他。那兩個人會睡下去，一直睡到醫生回來，但是醫生還會回來嗎？……

不到幾個小時，這個山谷古堡出現了有史以來未有過那麼多人，新聞社發出的電訊，把這奇怪的故事傳遍全球。要知道克列頓夫婦已經睡了半個世紀——四十七年呢

！同時，被人遺忘了的華倫醫生，重新被人提起這偉大的科學家悲慘的死亡，造成了四十七年的拖延。

而那三個忠心耿耿的僕人，長守在山上，渡過四十七年的歲月，依然忠實不移地爲醫生照顧「病人」，實在令人感動。

最令人們感動的，自然是克列頓夫婦的愛情故事，全世界的電台都把它稱爲二十一世紀最動人的故事。

（二）

中立國瑞士多少世紀來一直以不受侵入自豪，但已被這個神話動搖，無數人不請自來，也不顧瑞士政府抗議，闖入瑞士，大多是些好奇的人，瑞士政府要攔也攔不住。最後是大批科學家和醫生，要求在山谷安全着陸。這些闖入者在幾小時內，也不及辦手續，就飛越了瑞士國境。

約瑟夫和安娜被記者包圍查問有關四十七年長眠的具體細節，政府代表、醫生和科學家也前來，對於如何解凍和弄醒這一對多眠狀態的情侶，引起了很大的爭論，一派一個主張，爭論不休。

他們看到那「機器」，仍認爲是「不可思議」之物，是驚人的發明。他們對弄醒這對夫婦，當作是一件科研的大事，而不是什麼個人的事情。

約瑟夫最後生氣了，要求他們離去，只讓他信任的華倫醫生來處理這一件事，可是華倫醫生早被車壓死，他是在「病人」睡後不久就意外身亡了。

在第三天，美國來的客人到達，美國國會議員馬西亞，是克列頓夫婦親生的女兒

，她帶同兩個醫生前來，一個年老的醫生是羅娜以前的醫生加利大夫，另一個是專門研究睡眠科學的年輕醫生鍾納大夫。瑞士政府現在大吹大擂，把華倫醫生當作瑞士最偉大的科學家。馬西亞對記者說：

「現在你們把華倫醫生捧上了天，可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你們把他罵作無賴和白痴，醫學雜誌更把他罵得夠嗆，根本不重視他，只有兩份你們的報紙只在角落刊登過他意外死亡的消息，現在你們還有臉來搶奪他的名譽嗎？」

馬西亞不愧是個女政治家，一言驚人。

馬西亞說服了美國總統，由美國總統同瑞士政府首腦商談，終於決定由克列頓夫婦親生女兒作主決定由哪個醫生來處理羅娜和尼特。

在加利醫生和鍾納醫生進行「治療」時，馬西亞等得很不耐煩，兩個醫生並不是在「病人」身邊進行「治療」，而是整天在華倫醫生的書房裏，研究華倫醫生留下的所有日記、筆記、圖表和交件。馬西亞不耐煩地說：「你們爲什麼要看那麼些東西？現在是二十一世紀，公元二〇二六年了，難道你們還不知道四五十年前的東西嗎？」

加利醫生笑着說：「如果我和任何人知道華倫醫生四五十年前所幹的一切，那麼你父母的情況就不會引起世界性的轟動了。這個醫生是一個天才，一個奇人，他的想

法很大膽，是一個超時代的突破。」

「我只關心我父母，」馬西亞說，「你們打算怎樣辦？難道讓他們再睡五十年，等另一個天才誕生來給他們解凍？」

加列醫生安慰她道：「你不要怪責我們過心細心，對於我，你的父母的生命也同樣寶貴，他們是我過去的好朋友，我曾給羅娜診斷，判定她的死期，我不希望現在稍爲拖延而傷害他們啊。」

這時，鍾納醫生從舊書故紙堆中抬起頭來，興奮地說：「我想，如果你同意，我們可以動手了，我們一直找尋的關鍵，全寫在華倫醫生這本筆記裏，他把冷凍的每一個步驟都寫明，我們只要反過來進行，就可以使病人從冷凍中甦醒過來。」

馬西亞皺起眉來：「難道你見過河水可以倒流嗎？順流而下同逆流而上是兩回事，河水不會倒流到源頭去的。」

鍾納醫生說：「我們並不是反自然規律，而是把人爲的步驟倒過來還原罷了。」

他們又再次把約瑟夫找來詳談，約瑟夫曾協助華倫醫生的冷凍工作，了解每一個步驟，老人憑回憶講了幾點同筆記稍有不同之處，但醫生却認爲老人回憶有參考價值，但相信華倫醫生的筆記，比老人的回憶可靠些。

當加利醫生和鍾納醫生在石室中工作時，馬西亞心亂如麻地在石室外的花圃來回踱步，她已是個五十一歲的女人，從沒有什麼事使她如此心急過，是父母和子女的親情？她很小就沒見過父母，她一直把彼爾斯和戴安妮當作父母，雖然他們是她的養父母，但她愛他們，她有今天的地位，也是他們一手栽培的。石室裏這對男女與她有什麼相干？他們是她的親生父母，但幾乎從未見過他們，在記憶中早已沒留下任何一點印象了。但是，現在她覺得他們是最可貴的，最親的人，爲什麼？因爲這是轟動世界的大新聞？

要把他們從沉睡中喚醒，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步差錯，就會使他們死亡，……她搖搖頭，不敢想下去。

她聽得見機器微微的震音。突然，她發覺四周一片沉寂，沉寂得令她害怕，這是她從未經歷過的一種靜止，電流已經斷掉，再也聽不見機器微微的嗡嗡聲，但她緊張的神經還使她耳中響着緊張的震盪的頻音，這靜寂是多麼驚人啊。

忽然，她像聽見一種新的聲音，一聲笑聲？一個女人的聲音？老天啊！一直來抑制着的淚水，這時不由自主地奪眶而出，她想跑到石室去，衝向她的父母，倒在他們的懷裏，但是她的雙腳發軟，竟然無法移動。相反，她跪倒在地上，不由自主地哭了

起來。她的父母終於活過來了，在四十七年的長眠中甦醒過來了。

尼特和羅娜醒過來，首先的感受，是一種復生的歡樂，這種感受佔據了他們全部的感情，不再顧及其他。這個特別的黎明，是爲他們而設計的，太美了。人不可能一下子接受紛湧而至的一切，得一件一件來，他們重生了！這是最重要。

他們在昏暗的石室中見到加利醫生，並不覺得驚訝，首先認出他來，是講話的聲音太熟悉了，面孔也還是老樣子，在石室的幽暗中他們沒有留意到加利醫生已經老得多了，那笑容，那眼睛，還是他們熟悉的。他們感到歡慰的是加利醫生告訴他們，羅娜的病早已有辦法治了。過去癌症是無法醫治的，這問題已經全部解決了。尼特微笑地問：「你不是告訴我們是沒有希望治癒的嗎？」

「那時是沒有辦法，不過，這不只是一個治療的問題，」加利醫生說，「羅娜有另外一些東西，她曾被天使吻過，比任何人都走運。」

羅娜聽了不禁笑了起來，她伸手拉住尼特的手，說：「在這兒，他就是我的天使啊！」

鍾納醫生爲了避免他們兩人一醒來碰見陌生人感到驚奇，所以讓加利醫生先與他們見面，現在感覺到他們已經清醒，就走上來恭賀他們。

尼特這時問：「華倫醫生在哪兒？」

醫生們早已準備好了答案，這是重新使他們和過去建起一道橋樑的問題，要知道他們睡了多少年啊。

「華倫醫生已經在很久以前就死了，」加利醫生靜靜地回答。

羅娜悄悄說：「眞遺憾，我深信我們復甦，對於他比我們更重要呢。」

經過了一陣沉默後，尼特終於問：「告訴我，華倫醫生他死了多久了，加利醫生？」

加利醫生沒有直接回答他這問題，反而問道：「你首先告訴我，華倫醫生是什麼時候讓你們睡的，當然我指的是他什麼時候將你們冷凍多眠？」

「我離開紐約之後。」尼特答道。

「華倫醫生打算讓你們睡多久？」

「沒有絕對限定，那是看醫學發明的情況，當時估計大約五年或十年就可以攻破那難關，找到治療羅娜的辦法。」

兩個醫生聽了，相視而不敢有一絲微笑。

尼特說：「你的意思是我們睡了不只十年？」

醫生點點頭。

加利醫生說：「你們必須有思想準備，迎接震驚。」

羅娜再次拉住尼特的手，尼特微笑着對醫生問道：「驚奇？好，我們一次接受一個震驚好了。」

加利醫生走上前來，說：「羅娜，尼特，你們仔細看清我吧。」但他們看不出什麼變化，他跟他們上次同他分手時變化不大，只是多了些皺紋，但醫生的血色還很好，眼睛也還明亮，他向他們伸過來的手，使人吃驚地老皺了，削瘦了，但仍有力，尼特看不出很大區別。

「幹嗎？我看你很健康嘛，醫生，」羅娜說「尼特，他不是很健康嗎？」

「如果我像你這般年紀有你這樣就很滿意了，醫生，」尼特試着作出估計，「你有六十歲了吧？」

「我九十四歲了，」加利醫生默默地說。

尼特和羅娜仔細地看看醫生，突然他們恍然大悟了。鍾納醫生問說：「當你們睡着的時候，壽命的指數已經延長了很多，今日一個健康的人可以平均活到一百二十歲，或者更多。」

但克列頓夫婦望着加利醫生，沒有出聲。

尼特問：「醫生，上一次我們分手的時候，你是多大年紀？」

「四十七歲。」

克列頓夫婦聽了這話，很仔細地看了加利醫生好一陣，尼特才慢慢地問：「那麼……那麼我們已經睡了五十年了？」

加利醫生點點頭，「差不多了，四十七年，離上次我們見面足足是四十七年呢。」

羅娜倒吸了一口氣：「那麼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

加利醫生又點了點頭，說：「今年是公元二〇二六年。」

鍾納醫生開朗地笑道：「想一想吧，當你們作這驚人的實驗時，我還未出生呢！」

這時尼特和羅娜才意識到，他們是在一個陌生的時代復甦過來，一切都是陌生的，雖然他們在進入實驗時也有想到這一點，但却沒想到會在二十一世紀才醒過來的。

他們只覺得睡了一晚大覺，在他們心中，昨晚的世界是現實的，而現在盲目地躍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們的身體是飛躍過四十七年的歲月，但人的心是以邏輯

來思維的，他們的心智告訴他們那是不合邏輯的，是不可能的，也許他們是在測驗他們的心智吧？爲什麼要騙人呢？

沉默中，他們聽見外面有人在哭泣。

羅娜問：「有人在哭嗎？」

兩個醫生交換了一下眼色，加利說：「是的，那是一個女人在哭，說具體點，是她下令把你們救醒的。」

「哦？」尼特只能這樣說了聲。

「怎麼把你們弄醒，很多醫生爭論不休，誰也不了解華倫醫生的體系，只有鍾納醫生是在同一方向在探索的，這個女人很有影響力，她是美國國會議員。」

鍾納醫生插嘴說：「是她令格林堡總統幫忙才使我們能到這兒。」

「總統？美國總統？他是誰？」尼特問。

「格林堡，」加利醫生說，「他在白宮還有三年職權。」

使加利安下心的是尼特第一次咧嘴笑了。尼特開玩笑地說：「看來，我會喜歡你們這個新的世紀的。」

但羅娜並沒有笑，她又問道：「那在外邊的是誰，爲什麼要哭？」

加利醫生默默地說：「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父母復甦你不會喜極而泣嗎？」

羅娜倒吸了口氣，尼特則大吃一驚，他聲音顫抖地問：「是馬西亞嗎？」

「我的小馬西亞！」羅娜叫起來，「我的小女兒在哪兒？」

她爬起來，但兩個醫生有禮地阻止她，加利醫生說：「現在你們兩個剛剛醒來，你們的身體還像一個空的橡皮球，經過每一度壓力才能回復正常的豐滿和圓渾，特別是羅娜，還要先長些肉，才能進行治療白血症的醫療。」

「可我要我的孩子，難道這不對嗎？與健康有什麼關係？」羅娜抗議道。

「羅娜！忍耐點，不能一下子接受太多東西的。」加利醫生說。

「我去把她叫進來吧，」鍾納醫生說，但加利醫生瞪了他一眼，使他停住脚步。

年老的醫生說：「羅娜，你聽清楚，你要見的女兒，已不是一個孩子，馬西亞今年已五十一歲了。」

羅娜張大口望着他，尼特溫柔地握住她的手，柔情脉脉地拍着它，但她沒有留意到這一切，她記得還聽見過女兒在廣播中叫喊她，這只是昨天的事，爲什麼竟是個五十一歲的女人呢？她不理解。

羅娜還記得戴安妮帶着荷爾和馬西亞在電台廣播，叫她不要再躲起來。她又想起

小時候和戴安妮玩捉迷藏，戴安妮找不到她，也是這樣喊叫：「出來吧，出來吧，別再躲起來了，羅娜，你在哪兒啊？……」但那幾乎是一百年前的事了，難道她已這麼老了嗎？她驚叫起來：「鏡子，爲什麼這兒沒有一面鏡子？」

尼特抑制住自己內心的煩惱，安慰道：「親愛的，放鬆些，不要緊張！」

羅娜大聲說：「我要看一看自己，這有什麼不對嗎？」

鍾納醫生從醫藥箱中，取一面小鏡，交給她。羅娜拿著鏡子，好一會兒一動不動，然後顫抖着擧起鏡子，初次看到自己復甦時的容貌。她還是原樣，沒有比睡時老一點兒，那麼尼特呢？她急忙回過頭，他也一樣，年輕而英俊，他們都很年輕，他們還是睡時一個模樣。羅娜記起，他那時是三十一歲，而她是三十歲，那爲什麼女兒却五十一歲？這不可能的！加利醫生打斷了她的思路，溫柔地問道：「嗯，好了，我們把馬西亞叫進來好嗎？」

尼特和羅娜交換了一個長時間的眼色，連旁觀者也看出他們在交流的力量。

尼特鎮定地說：「當然要見她。」羅娜的眼睛立即向門口望去，鍾納醫生去把門打了開來！

當馬西亞走進石室時，第一眼看見他們時，並沒有意識到年齡的區別，他們是她

的親生父母，他們復活了，在長眠之後，他們並不顯得老，她撲過去，摟住他們。

尼特和羅娜這時的心裏，就像打翻了五味架，甜酸苦辣全都嚐到了。在最初的一刻，他們摟住女兒，流着熱淚，喜的是相逢，心酸的是他們一睡五十年，女兒也比他們老了……醫生很識趣，只吩咐馬西亞不要讓尼特和羅娜過份興奮，就悄悄退出石室，讓他們一家團聚。

（三）

從蘇黎世飛往紐約只需要五十七分鐘，就橫渡大西洋了，那是火箭飛機。現在他們坐在飛機裏，父母和女兒，三十歲的父母和五十歲的女兒。

只有在上了飛機後，馬西亞把他們離去後發生的一切，概略地告訴他們。戴安妮夫婦養了他們兄妹，但現在他們全已死掉，剩下的只有馬西亞一人了。哥哥荷爾是二十多年前死的，不，應該說是乘火箭登空時失踪，荷爾沒有結婚，就那樣一去不復返了。彼爾很傷心很快也死掉，戴安妮是在丈夫死後兩年去世的，荷爾死後，彼爾夫婦才對馬西亞道出眞相，講明尼特和羅娜才是她的親生父母，他們在講述時，像帶有內疚似的，就像偷走了孩子們應該給予親生父母的感情。

羅娜心裏羨慕自己的姐姐，當時這個在她面前的中年婦人，只不過是襁抱中的嬰兒，姐姐却能同她共享了幾十年天倫之樂。幾十年，這是多麼長的時間啊，是一代人的時間了。突然在一覺醒來，飛躍了近五十年，這時間的空白是很寬很闊的。馬西亞又告訴他們，她三十年前嫁了一個很好的男人，但現在已守了六年寡了。馬西亞在講

到自己有兩個孩子時，臉上現出微笑，一時間顯得像她母親一樣年輕，她的大女兒叫馬莉安，二十四歲；小兒子格蘭特只有十五歲。

尼特問：「你怎麼會當起國會議員的呢？」

馬西亞答道：「我是被指派的，我丈夫是國會議員，他死後，派我頂替他。」

「他是怎麼死的？」羅娜問。

「是海上意外，他一個人去釣魚，遇到風暴，翻了船，離岸太遠，結果淹死掉。」馬西亞嘆了一聲，無限感慨地回答。

停了一陣，馬西亞說：「我以為我並沒有讓丈夫丟臉，也沒有辜負國會的信任，在頂替丈夫任職期滿之後，我是被選舉成國會議員。」

羅娜心裏想，我才三十出頭，已經有一個女兒當國會議員了，還有一個孫女兒只比我年輕六歲，這眞是叫人要瘋啦！這種不合邏輯的事實，的確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羅娜也需要經過幾個月細心的治療，幸好這時白血症已經有了特效藥，醫生把克列頓夫婦接到紐約，進行治療。

醫生不希望羅娜太興奮，所以先將他們隔離起來，不讓好奇的人們干擾。

全世界的人都為克列頓夫婦這件事如醉如狂，老一輩的人早已忘了他們，年輕一

代根本不知道他們，從來沒聽說過，但他們的愛情故事，同樣使世人感動，認為是新世紀最感人的羅曼史。羅娜的電影，從片庫中重新翻了出來，在全世界上映，每個家庭加一點直線電視費，也要看一看羅娜的丰姿。羅娜立即成了家喻戶曉的大人物了。至於尼特，他並非電影演員，也根本沒有留下過什麼影片，只是在學校的報刊或報紙上登過一些照片，但這些照片也收輯出來放映，大多是運動比賽的照片，醫學年鑑中，華倫醫生比任何醫生更顯得重要，半世紀前，人們罵他是狂人瘋子，現在被認為是醫學奇才。斯德哥爾摩決定發一個特別的諾貝爾獎給他，但他早已不在人世了。人世間往往是這樣的，一個有才幹的人，不被重視，只有失去他時，才知道他的重要。他並沒有相片，畫家們和雕刻家全是靠想像，為他繪畫雕刻，根本不理他是駝背醜陋，把他描畫得高大威嚴，像個大科學家應有的模樣，這眞叫人啼笑皆非。

尼特覺得自己很幸運，他活像是個神奇的嬰兒，一生下來就有三十多歲，有知識，有學問，能體會成千上萬新的事物。大地像一個長生不老的女人，永遠不會變老，只是天天在換着新裝，尼特急切希望知道五十年的變化。但是，從石室出來，乘搭直昇機飛到火箭飛機這一段時間，他感到有點失望，五十年直昇機並沒有太多的變化，只是更穩定更安全罷了，引擎的聲音變得很輕，除此之外，同他過去所乘搭過的，並

無區別。他設法掩飾自己的失望，不讓來接他的駕駛員發覺。但搭上火箭飛機，他就興奮萬分，火箭飛機是全新的事物，大飛機，不，不，應該說是一組飛機，因爲飛機上還有一架太空巡航機，又有一個火箭發射器，組合成這洲際火箭飛機。

尼特從昇降機昇上火箭飛機時，一路細心觀察，生怕錯過了什麼新事物。火箭飛機有像鷹嘴的頭部，有環形的燃料庫，很厚的玻璃觀望窗口，在飛行時，有一道金屬板將窗口遮住，免被火力高熱透入。火箭飛機的速度等於三倍音速，一下子飛上兩萬呎，然後關閉噴射器，在高空飛行，窗口的護板可以拉開，看着窗外高空的景色，尼特忍不住對羅娜咧嘴一笑，道：「我現在像剛離開媽媽裙邊的孩子，對一切都感到好奇。」在飛行中，除了起飛時有點震盪外，就感覺不出什麼震盪了，羅娜發覺到尼特那麼興奮，活像個初次坐飛機的小孩，忍不住用膝頭碰了碰他，笑了起來。他問：「你笑什麼？」

「我笑嗎？」她說：「這只是條件反射罷了，親愛的，我很快活。」他握住她的手，但突然藍天變黑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羅娜知道，他又着迷了，但這次她偷偷地笑，不讓他發覺。

機場擠滿了人，在機場大閘外，人山人海，這使尼特和羅娜大吃一驚，他們想不

到會有這麼多人來迎接。

他們想不到有那麼多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好奇的人都想來看看這對一睡四十七年至死不渝的愛侶，特別是尼特，由於他寧願與妻子一起去碰未知的命運，也不願意離開羅娜，這多情的形象，使千百萬的女性爲之心醉。羅娜更是不論老幼，都看過她的電影，愛上了她。現在，人們如潮水般湧來，呑沒並推倒了電視台的攝影機，機場得加派了一隊警衞，才把克列頓夫婦送出機場，上了馬西亞等候的汽車。尼特和羅娜感到驚訝和失望，因爲他們的孫兒馬莉安和格蘭特都沒有來接機。羅娜緊張地問馬西亞：「孩子們呢？爲什麼不來？是病了嗎？」

馬西亞安慰道：「他們都很健康，只是不想來湊熱鬧，他們要把你們全部佔有。」

「廢話，他們是我的孫子，我當會愛他們的，我眞迫不及待想見到他們呢？」

他們一上了車，就忘了這談話，向左右東張西望，馬西亞望着他們那好奇的樣子，深爲感觸，父母和孩子的地位完全顚倒了，得花一段時間才能把父親和母親「帶大」呢！從機場開出，進入汽車通道只是很短距離，尼特坐在車內，覺得汽車與他所熟悉的並沒什麼不同之處。但當汽車一走上了汽車通道之後，就顯出不同了，司機按了

一個按鈕，以後就不再理駕駛舵盤，汽車在通道上自動向前開，不需要駕駛了。這條通道上每輛車的車速都是相等，絕不會撞車，一架跟一架，總是保持一定的距離，它們全是由一股光束控制的。雖然汽車有車輪，但却離開地面兩呎，在空中浮動前進。

羅娜說不出話來，瞪大雙眼，而尼特在最初的驚訝後，深感困擾，他知道自己還只打開了一卷完全新的書的第一頁罷了。他不敢肯定羅娜和他能不能把這本新書讀完，這位哈佛大學的優異生，現在變得像小學生一樣無知無識了。馬西亞像看出父親的困惑，就拉住他的手，輕輕地拍了拍。她爲尼特解釋這半個世紀來科學的進步發展，特別是醫學上的新成就，現在羅娜的病已完全有辦法治好了。醫學界目前致力研究的是太空帶來的病症，太空事業在發展，隨之而來的，是外星球的細菌被帶到地球，自然就有很多疾病需要防預了。感冒仍然是醫治的病，但疾病問題已不是人生中的大事了，人類的壽命平均數是一百歲，自動化的進行，使交通意外減少到最少的限度，因此人口的增長成了史無前例的數字。目前美國的人口是四億三千萬人。

羅娜倒抽了一口冷氣。尼特搖搖頭：「簡直難以置信。」

他望向窗外，只見建築物高大結實，却是密封的，大概裏面有空氣調節吧？路的兩邊都建滿了屋宇。他問道：「全國都是住得這樣擠嗎？」

「不，」馬西亞說，「不全是這樣，只是城裏和城郊比較擠，但我們對土地的利用，比過去好多了，甚至沙漠已經基本上消失，我們已能人工控制氣候，現在的美國比你們所知道的要大了很大，這就是荒山僻野都開發出來的原因。」

「生活是否比過去好呢？」尼特問。

「那得由你們自己去觀察判斷了。」

羅娜問：「馬西亞，你要帶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回老家去。」

「老家？老家在什麼地方？」

馬西亞笑笑道：「你們大概還記得彼爾斯的莊園式別墅吧？」

「是在長島？」

馬西亞點點頭：「你一定會駕車去過上百次，你現在認不出來了吧？」

「我只覺得出奇，過去長島不是這樣的。」

汽車拐了個彎，司機一直在傾聽他們談話，這時又把起了舵盤，把汽車駛出了汽車通道。克列頓夫婦突然看到前邊有一個小湖，根本沒有跑道，但汽車竟向湖衝過去，他們都緊張起來。馬西亞看在眼裏，鎮定地說：「沒事的。」

汽車竟在湖面上飛過，離湖面保持四公尺的距離，掠過水面，在湖的另一邊輕輕着陸，這比坐火箭飛機橫渡大西洋更令尼特和羅娜驚奇，人們只會想到鳥會飛，決想不到龜也有翅膀吧？汽車駛過一段林蔭道，停在一座四層樓的房子面前，房子四周有半畝草坪。馬西亞先下車，羅娜迷惘地問：「這兒不是彼爾斯的莊園吧？」

「這兒應該說是彼爾斯園留下來的部份，」馬西亞默默地說：「在美國已沒有大莊園留下來了，也沒有人擁有大量財產。」

尼特一邊扶羅娜下車，一邊說：「至少這兒仍然是美國，我想，還有蘇聯這個國家吧？」

馬西亞嘆了口氣，說：「不錯，還存在有蘇聯。」

就在這時，房子的大門打了開來，馬西亞的兒子格蘭特和女兒馬莉安衝出來，迎接他們的祖父母。

在最初一分鐘的笑啊哭啊的情緒激動後，接着而來的是一陣沉默，孫子輩準備好的歡迎詞，竟講不出來了。要知道祖父母大不了他們多少呢。

格蘭特和馬莉安望着祖父母，覺得不像，這對祖父母實在太年輕了，好像是扮演錯了角色似的，他們比母親還年輕得多，比他們也大不了多少。尼特和羅娜在孫子輩面前，也像做錯了什麼，活像穿上了不合身的衣服一樣。孩子們都很高大，格蘭特才十五歲，已經長得跟他的祖父差不多高，馬莉安雖然有一副甜甜的臉孔，但也長得比祖父母高。尼特突然想起，在機場見到的年輕人，個子都長得很高大，他明白，這新世紀裏的人口的增加，不只限向橫發展，而且向高發展呢。「嗯？」馬西亞打破沉默，「我們進屋裏去吧？」他們都跟着她走進「老家」去。

（四）

休息，是羅娜康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往後的幾個月內，她很少離開家門，這樣她就避免了像愛麗思漫遊奇境一樣，直接同外界各種新奇事物接觸。尼特是個閑不了的人，他想幹些事，於是他打聽一下過去自己的產業情況，可是立刻就碰到了法律上的難題，法律仍然像半世紀前一樣刻板，一切都要證明和文件，對於一個失踪了半世紀的人，單憑說一句我是某某，是沒有人肯承認的。當然，還可以找到一些老一輩的人，可以作他的證明人，這些人還活躍在社交界，但要找人，那就費時失事了。在報紙的謀事欄上，註明「八十歲以上的人不僱用」，馬西亞解釋給她年輕的父親聽，現在退休的年齡規定是八十五歲，這是社會保險。至於尼特的年齡，那該怎麼決定？該是那一年算起？他睡了四十七年，現在是三十多歲？還是八十歲？馬西亞說：「爸爸，你還是利用這段時間，追上失去的時間，追上這些年知識的發展吧，現在的建築學已同你那時代不同了。」

尼特點點頭：「看來，我得從囘學校去唸書了，由頭學起，或者，從起點開始學

，說不定還得從起點水平以下開始學呢，基礎功課我都不懂，現在是用太陽能，房子的建築也跟過去不同，建築這行我在半世紀前是可以稱覇的；現在却成了門外漢了。」

馬西亞不無自豪地向父親誇耀：「爸爸，這些進步不是奇跡嗎？你那時代大概還沒有考慮到現在房子冷氣、暖氣全都是用太陽能吧？對嗎？」尼物只有微笑，不錯，上世紀七十年代他曾提出過利用太陽能的設想，却被同行認爲是「理想主義者」，當然，尼特沒有辦法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在那時代是建築大王，但現在竟幼稚如一個小學生，甚至連小學生還不如呢。現在，一切都是自動化，睡房裏的冷暖，你只需按一按掣，溫度就調節得很合適，至於客廳和飯廳，窗簾的用處，不只是用來蔽光，而且有一個偵察系統，能測知氣溫，自動加以調節，厨房則是在天花板，浴室是在某一面牆壁，氣候熱時就調節成涼快，天氣冷時就調節成溫暖如春。至於電的來源，全是利用原子能，如果是半世紀前，原子發電站會漏幅射，而現在的原子能電力，却是家家戶戶都在利用。

尼特沉默深思，馬西亞笑道：「我願出一塊錢買你現在想的念頭。」

「一塊錢？物價沒有漲過？」

「我說的是玩笑，與物價無關。」馬西亞笑着說，「如果你想工作，我作爲國會

議員，會幫你忙的。」

「我想不必，」尼特說，「我不需要已遺留給你的『克列頓』家產或『卡遜』的金錢，我可以從頭做起，開一個辦公室，開始建房子，你不是說人口在增加嗎？居住問題必然會是個好多人關心的事業。」

馬西亞搖搖頭：「我怕不像你說的那麼簡單的。」

尼特笑道：「難道我的信用這麼差？」

「不是那問題。」

「國會議員，那又是什麼問題？」尼特雖然還在微笑，眼中却露出窘惑的神色。

馬西亞說：「銀行不會貸款給你，銀行不能貸款超過五萬元，一個像你那樣的計劃，只有美國財政部才能貸款了。」

「你在開玩笑。」

馬西亞氣得臉紅，「不，不是開玩笑，卽使你的貸款申請提出來，也要經過很多重審核才會批准。」

「什麼審核？」

「諸如地點、房屋樣式的設計、建築設計、經濟類形，給什麼人住，這還只是開

頭，你得經過幾十個單位的審核，才能得到貸款的。」

「嘩，這麼多官僚部門？」

馬西亞沒去理會尼特話中的諷刺口吻，她繼續一本正經地回答他的問題，「不錯，你得經過公共劃部，房屋建設管理部，建築藝術部、國家經濟部、標準局、物資分配局、管理需求部……」

「夠了！夠了！」尼特叫了起來。

「夠了？這些只是常規的罷了，我還可以擧出另外更特殊的部門。」

「如果要經過這麼多官僚機構才能貸款，那我不貸也罷，我想說明，我並不要求原來屬於我，後來給了你的錢，我那些金錢全是你的。但我也要錢用，而且用不了多久就需要的，我要工作，你可否借五十萬左右給我周轉？」

馬西亞望着他，輕輕地說：「大概你一切都還不知道吧？」

「知道什麼？」

「當然，爸爸，你不知道，你才回來幾個禮拜，自然不會知道的。」

「我知道的自然不多，你不告訴我又怎麼會知道呢？」尼特說。

「好吧，說明白點，現在沒有那筆錢。」

「爲什麼？破產了？」

「相反，不是破產，而是掙得太多之故。」

「那我就不懂了。」

馬西亞說：「自由世界，是不能掙太多錢的。」

尼特問道：「我正如你說的，在你們的時代，只有幾個禮拜大，就像個無知的小孩，急切需要指引，你可否由現在起教導我呢？」

馬西亞道：「爸爸，自由世界規定了，任何市民可以擁有資產的最高額，是一百萬元。」

尼特望着女兒，驚訝地說：「在美國，這不可能吧？如果在蘇聯，我會信，絕不可能在美國這樣規定的。」

「爲什麼不可能在美國這樣規定？」

「因爲……這是聞所未聞！這是非美的！這同美國立國原則相違背的，是違反人權的……」

馬西亞打斷了他的話：「這是你的想法，最高法院可不那樣想。」

「你是說現在的法院跟半世紀前不同？」

「什麼？」馬西亞道：「法院這決定一點也不非美，一點也不激進，早在老羅斯福執政時期，也就是將近一百年前，就定下這一原則的。」

「我不信！」尼特說。

「你看一看一九〇六年的『灌溉法』，法律限定在聯邦領土內個人擁有土地不准超過三百二十畝，這法律生效時，擁有多過這限額的人，就得把超額土地還給政府。」

「那可不同的。」

「那有什麼不同？當時指的是土地，現在指的是金錢，兩者都是財產，難道金錢就比土地更有價值嗎？」

尼特不以爲然地搖頭。

「你剛才講的一九〇六年法案，只是聯邦的土地限額，但州有自決權。」

「州？州對聯邦欠得太多了，學校經費支助，公路支助，航空支助，兒童管理支助，失業支助，研究基金……很多很多，都是州支付不出，得由華盛頓支付的，因此，國家有權統一稅收，統一財產限額。」

「那麼，公民個人的權利不是受損害了？」

「個人應該服從國家整體的利益，難道有一百萬財產不是照顧到個人了？」

「我不相信國民有贊成這法律規定，公衆有機會投票通過嗎？」
馬西亞說：「全國人通過他們在國會的代表加以表決通過，當然，我們議員是全民普選產生的。」
尼特嘆了口氣，說道：「這麼說來，美國最可愛的夢想死掉了。」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尼特說：「我指的是每個美國小伙子希望有朝一日變成百萬富翁的權利，甚至億萬富翁的權利，這希望完結了。從此美國不會有福特，不會有愛廸生……或者不會有克列頓了。」
馬西亞氣了，「你不應以夢想代替現實，當務之急太過迫切，不能不扔棄這種夢想。」
「當務之急，這不過是政治帽子上粧點的一根羽毛，總是一種實行某種政策的藉口。」
馬西亞氣得臉紅耳赤，她大聲說：「這絕不是什麼藉口，俄國人在太空方面的突破，迫使我們不能不出此策，否則，我們就會成爲他們的俘虜。」
「眞的？」尼特輕鬆地說，「既然還有一個美國存在，這證明俄國人並沒有征服

世界。」
馬西亞說：「你不懂！正因爲有俄國人的威脅，我們男女老幼都得勒緊肚皮，把每分錢用在太空試驗上面去。」
「老百姓要付稅嗎？」尼特問。
「要，付很多稅，很多人都認爲，擁有一百萬財產那麼有錢，已經是一種犯罪了。」馬西亞說。
「不過，這不是共產主義了？人人均產，平均主義，這同共產黨的國有化主張有什麼不同呢？」尼特反問道。
「有時，也可以這樣說，」馬西亞說，「這是以毒攻毒嘛，我和丈夫結婚時，正是開始實施這一法律，我們甘心情願地，雖然並不樂意，爲了國家，放棄了承繼來的所有財產。」
「但你仍有限額內的一百萬。」
「只有四分之一，」馬西亞說，「其餘四分之三買了星空公債，這是七十五年期的公債，借錢給國家發展太空事業，所有像我們身份的人都這樣做。」
「那豈不是殺鷄取卵了？」

「這不比讓俄國人征服美國，把我們殺個片甲不留強些？至少我們美國因此還生存着。」

尼特說：「也許，你說得不錯，但看到美國人的個人自由因而被大大削奪，使我感到惘然。」

馬西亞搖搖頭。「不見得，爸爸，不是那樣的，我們美國仍然是世界民主的一個國家。」

「眞的嗎？」尼特問，「我可以選擇工作或不工作嗎？可以抉擇工作的時間，地點，和如何工作嗎？」

馬西亞笑笑道：「我敢肯定，你決不會選擇不工作的。」

「如果我作此選擇呢？」

「你不可以，」看到尼特微微一笑，她繼續說下去，「你必須意識到，我們正處於百年戰爭之中，而且是同宿敵作戰，必須動員全體人民，不論是有技術或沒有技術的，才能保持冷戰，防止變成熱戰。」

「冷戰？」尼特驚愕地問，「難道已經冷戰了半個世紀？」

馬西亞說：「不錯，爸爸，冷戰一直在進行着，蘇聯一直在進行着，蘇聯一直在

推行擴張主張，我們美國不能不大力發展軍事來抗拒他們，現在雙方在武器上已發展到很高的程度，都已將武器以控制的飛行，送上太空，只要一按掣，就可命中目標，一舉就可消滅敵方，不過，這樣一來，會兩敗俱傷，全人類會從地球上被消滅掉。爲了維持我們的地位，我們每一個人都得工作，幹合適於他的工作，不能游手好閒。」

「那由誰來決定工作合適不合適？」

「由他個人自己決定，」馬西亞道，「當然，也必須考慮到國家的需要，在目前這危機的時代，人必須自制……」

「這危機的時代會持續多久？持續一千年？」

「希望不會這樣吧，」馬西亞苦笑道，「我們的科學家正日以繼夜，拚命工作，以縮短這差距，要趕在蘇聯前邊，保持優勢。爸爸，像你這樣有才能的人，決不能袖手旁觀，你是應盡一分力量的。你們現在是世界知名的人物，自從你和媽媽被重新發現，報紙大版大版地刊登你們的事迹，有上十個部門，都希望能吸收你去工作，特別是建設方面的機構。」

「但我不想在政府部門工作，我要獨立自主，建立自己的事業。」

「好的，那行呀。」

「我從哪兒開始幹？當然，首先必須有資金才行。」

「那你必須有信託。」

「換句話說，要政府批准才行了？」

「也不全是這樣，」馬西亞冷漠地說，「你可以愛幹什麼就幹什麼，只要不侵犯別人的權益就行了，要記住美國是由四億五千萬個個人組成的國家，而且有統一的領導。」

「那麼說來，個人的人權只是句空話，美國立國的宗旨，難道不是獨立宣言與人權爲基本的嗎？」尼特問。

馬西亞說：「爲什麼你口口聲聲都引用杰弗遜的話呢？那不過時嗎？」

尼特咕嚕了一陣，才說：「下次你在國會演說，我一定要去聽聽，不過現在，我怎樣去進行我的事業？」

「你不讓我爲你安排？」

「謝謝了，國會議員，我要自己幹。」

「那麼，我等着瞧好了，」馬西亞皺起眉頭，「我認爲你首先必須向社會保安局領取身份證。」

「社會保安局在哪兒？」

「在曼哈頓區，我會爲你安排的。」

「我自己辦，不用費心，我已很久沒到曼哈頓了，過了中午前有班車去的，現在還有嗎？」

「按你那五十年前的老皇曆辦事是不行的，爸爸，不過你不妨去碰一碰，有難處我自會幫忙。」

「好，我要去同那些官僚機構幹上一仗，如果晚上十二點還不見我回來，就抽手幫個忙吧。」

（五）

下面，我們又要再次引述尼特的「宿敵」喬芬力的日記了，自從上次引用到他目擊華倫醫生死亡，至今已過了四十幾年，現在是二〇二六年的十一月：

我萬萬想不到又會在日記中寫下克列頓這個名字，將近五十年過去了，好像並不很久，但也可以說是一生的歲月。這四十七年來，克列頓夫婦一直在睡，現在甦醒過來，引起世界性轟動，也是對世界的一種危險，對於從外太空帶回來的病毒，這種多眠方法，帶給患者一種新的希望。人們可以冷藏起來，等有辦法才使他甦醒。

能使病人延長生命，獲得治療，這是好的一面，但同時却帶來了不少新的問題。那些對現實不滿的份子，諸如窮困的人，婚姻生活不如意的男女，甚至那些逃避法律制裁的逃亡者，也可以利用這種冷藏法，離開眼前的現實，等到一個較好的時期再重新復活，那麼，社會秩序將會發生大混亂了，哼，當尼特和羅娜到達紐約時，我在電視螢幕上看到了他們，羅娜仍像過去一樣可愛，嬌美得像一朵未經風霜的花兒似的。看到他們，使我內心感到驕傲，這證明了我五十年前追查的估計是正確的，我早就感

覺出他們的失踪，其中必有詭詐，他們騙了世人，却騙不了我喬芬力。我眞希望當時我能追查到底而不半途而廢，事實上，我當時沒有足夠的時間和金錢，有的話，我準定能揭開他們的秘密！我手中的香檳酒在冒着泡兒，我忍不住對着鏡子，向自己擧杯！

一個禮拜前，哈佛大學俱樂部的舊同學年會上，我同年輕時代的「宿敵」尼特．克列頓重逢，往年，這年會都是特意聚集舊同學，共飲一杯，借回憶過往的好時光，忘却現在的垂老，以煥發起青春的力量，我們講講笑話，唱哈佛的歌曲，總之話舊一番。這次，尼特有磁性的男中音混在我們的歌聲中，使我們的歌聲顯得蒼老沙啞，眞正的青春，使我們的虛假打回原形。我們在他面前，都顯得老態龍鍾了，頭髮灰白，背脊彎曲，憂心忡忡，而且很不結實。我跟其他舊同學不同，內心更是憤怒，大概一想起過去尼特事事都佔上風，使我又燃燒起舊日的仇怨。雖然，後來我發覺是尼特一直暗中照顧我，使我事業有成就，但這只增加我的憤慨，因爲他使我驕傲不起來。

我喬芬力沒有結婚，一直是獨身，如果我結婚，那尼特大概是同我孫子一般年齡我簡直無法正視他年輕英俊的面孔。不過，我不必慚愧，我現在已是國會議員，五十年前，我從歐洲回到美國後，就投身政界，一步步走到今日的地步，並不容易，但却

是靠自己眞才實學取得的，一個像我這樣沒有特權的窮學生，而能登上國會講壇，這不是値得自豪嗎？我是勞工部長，又是總統的第一助手，還擔任『紐約每日論壇報』的主編。過去四年，我還掌握了全國各大城市的二十四家報紙和十六個電視台，有兩億人受我的宣傳控制。但現在的尼特，比我們落後了多少啦！他的財產沒有了，他的教育，他的職業訓練，早已過時，我覺得他並不幸運，正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只睡了一覺，而我們跨前了四十七年，他顯得落後無知了。

他是落後，我也有一分錯，回想當年，如果我不是在日內瓦的街道上追趕華倫醫生，導致華倫醫生被汽車輾斃，那尼特是不必睡上四十七年的。在他們失踪後十多年，就已找到了治療羅娜白血症的方法，那他們只停頓了十多年，那差距容易趕上。但現在却隔了四十七年，他的問題，我要負責的，我必須做點什麼來補償。尼特在哈佛校友會中，吸引了大批好奇的同學，雖然這些人比我低很多輩，他們紛紛跑過來，把尼特圍住，把他當作學校的英雄人物，跟他握手，歡迎他「回家」來，他們對尼特自願與妻子一起去「長眠」，表示讚美，而不當作傻事，甚至認爲是英雄行爲呢。他們問尼特對目前現實的看法，尼特只籠統回答，他還沒有時間去認識一切。

但這突然使我想到了一個主意，我可以讓尼特給報紙寫一個專欄啊，專談他的感想。

我把這主意告訴尼特，他答應考慮考慮，我給弄得心癢癢的，這麼一個專欄，將會對我十分有利，要知道兩年後，我可能當選爲總統，他的專欄會爲我競選起很大的作用的。

（六）

到底尼特有沒有答應喬芬力的要求，我們暫且擱下，先看一看克列頓夫婦的生活實況吧。馬西亞因為是國會議員，一年中大部份住在華盛頓，十五歲的格蘭特也在華盛頓進學唸書，馬莉安則在太空局工作，是一個小小的部門負責人。她也住在華盛頓。他們全都希望尼特和羅娜也到華盛頓跟他們一起生活，可是羅娜的醫生在紐約，她需要休息，而在華盛頓，國會議員經常請客應酬，這會使羅娜得不到很好的休息。馬西亞自然也不能讓客人拜訪她出色的年輕母親，所以馬西亞最後還是同意讓父母留在長島的家中，不過尼特考慮到在長島的家有僕人，開銷很大，說到開銷，過去他是想也不去想的，現在就必須仔細考慮了，所以他們最後決定在曼哈頓住進一間小公寓裏。羅娜在醫療方面進展得很順利，她對新的醫療很感興趣，過了不久，她已相當健壯了。曼哈頓是紐約最繁榮熱鬧的地區，羅娜過去很熟悉它，當她身體復原後，就想自己出去走走，看看今日的曼哈頓變成了什麼模樣。

有一天，她自己到外邊去逛街，曼哈頓比以往擴大了，向高空和地底擴張，街道

也已經認不出來。首先令她不習慣的是，看不見過去車水馬龍來來往往的汽車，甚至的士和巴士也不准在市區行駛，代之是直昇機，但直昇機多在屋頂平台上起落，由高速電梯把乘客送下地面。通向地下的街道，也有各種電梯和傳送帶，不發出什麼聲音，因而紐約市內靜悄悄的，不像過去那樣鬧哄哄了。

紐約的街市，依然是人頭湧湧，不過，人們不用行走，自有行人道傳送帶，帶着人們到要去的地方，根本不必擠來擠去。馬路兩旁的商店，商品琳瑯滿目的，羅娜看得入了神，女人的服裝是永遠也不會定型的，從夏娃的無花菓葉裝到最新式的銀星太空裝，眞是層出不窮，使人目不暇給。

鬆身的、緊身的、長的、短的、女性化的、男性化的……女人的服裝眞是變化無窮，反映出時代精神的變異。遲早，昨天的又會在明天流行，所不同者，只是衣料的質地，新的衣料又會取代舊的衣料，從羊毛、棉布、尼龍……又發展成新的材料。不過毛皮却不再是取暖的衣物，而是純裝飾性的用途。最新式的衣時是「自動調節」織物，在雨天，它會像鴨毛一樣不沾水，又輕又薄，穿上身就輕如無物，但却可以防寒防熱，因為這衣料能隨天氣變化而自動調節。羅娜只有上街後，才發現自己成為全美國和全世界珍愛的人物，人們把她和尼特看作新世紀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呢！在街

上，人們以能看她一眼，摸她一摸，向她問一個好，並以此爲榮。但人們一見她就忘其所以，擠擁過來，把她圍住。這對她是危險的，好幾次警察出動，才爲她開路，伴送她回家，警察勸告她留在家裏，羅娜抗議道：「爲什麼不讓我上街？我想去看看嘛，難道沒有別人那種在街上行走的權利嗎？」但醫生們都怕她會受傷，警方也支持這種觀點，羅娜只好留在家裏了，只有和尼特一起，她才能外出，而且大多是晚上才外出。在家裏，羅娜做做家務，但並沒有多少家務需要她做，一切都自動化，她想自己動手燒些好菜給尼特吃也沒辦法。

家裏的設備全部自動化，廚房的中心，是一個電腦，每個月尾，家庭主婦只需向電腦中心點一批菜式，電腦中心就爲她安排好每餐的飯餐了。跟着，運送員將一盒盒肉類、魚類、蔬菜……送來，存放進自動冰箱中，冰箱和電子炊爐是連接的，它會按計劃將每日菜式從冰箱送進炊爐，煑出要吃的菜式來。整個炊事進程，只要幾分鐘就完成，一盆盆一碟碟煑好的食物，送到桌上來。吃完後，你只需按一個掣，傳送帶立即將餐具碟子收起，送進洗碗機，經過高頻洗滌，幾秒鐘就弄得十分乾淨了。

一日三餐，根本不用自己煑，全都自動煑好送上餐桌，據說，電腦中心每日爲上百萬人煑好同一種菜式，按不同的需要供應各個家庭。當然每月訂菜就很費神，得一

次訂好一個月的，可以每餐不同，這樣據說既省錢又節約時間。但這樣的辦法，却使羅娜沒有辦法發揮她的烹飪技術了。當然，一切自動化，這使克列頓夫婦驚奇不已，人們都習慣了它，但一個五十年前的人是很難適應的。

人們還不用吵架呢！尼特發現，夫婦對某些事意見不一致，都用不着吵嘴，只要各人將自己的意見，打在卡紙上，插進電腦，過不了一會，電腦就會作出一個準確無誤的答案，你還有什麼話說？人是不能同科學爭辯的。

「眞是有趣，」羅娜說。

尼特聳聳肩頭，「我同意，是很有趣，不過相當可怕。」

「不那麼糟吧？」羅娜反對道。

尼特問：「不嗎？你沒有忘了上星期我問孫子的問題，它是怎樣解決的嗎？」格蘭特曾來同祖父母共度周末，尼特出了一條複雜的數學題考他。

格蘭特接過題目，連看也不看，就走到電腦旁，把題目的數字，按程序打進電腦去，根本不用自己的腦子去運算，也不用筆和紙算一下，電腦立即傳出正確的答案來了。他根本不能理解祖父母爲什麼會感到失望。尼特曾對羅娜說：「我想你大概會記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有那麼一句話，它是：『爲什麼孩子不看書？』現在的孩子看書

了，但却使我懷疑，他們會思想嗎？」

自從尼特答應爲報紙寫專欄後，這問題也反映到他的文章裏，他的文章，從一開始，就成爲最多人看的專欄，不只一家報紙轉載它。

尼特在文章中提出，不論人類在採星，探索外太空取得多大的進步，也應該重視地球，重視人的生活。他承認，今日人口的增長，已是他以前生活時代的人們無法想像得到那麼多那麼快，但是應該是人去適應事物？還是事物爲人而設？人人都依賴機器，依賴電腦，他擔心，人的腦袋會產生退化。人類是機器的創造者，而不是依賴者，如果人太過依賴機器，就會變成機器的奴隸，成爲製造機器的人的奴隸，這樣很容易產生獨裁者。

羅娜看了這段文稿，笑笑問道：「爲什麼你這樣不喜歡這機械化的天堂呢？」

尼特搖搖頭道：「這不是我期望的機械化的天堂，這只是一個神化了的電腦世界，一切都由電腦作主，人將失去了創造性，這社會會變成可怕的地獄。但願我這句話不會講對，否則人類就會沒有希望了。」

羅娜道：「你這麼說，不太悲觀了嗎？」

尼特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了很大的哄動，有人認爲這是至理名言，有人則說他

是痴人說夢，當然，尼特並不是爲了取悅讀者而寫文章的，他不計較人們的評論。

羅娜有生以來，初次感覺到不適應於生活，一種像與生活脫節，變成無根無葉的感受，令她內心感到不安，但她自己却找不出這種不舒服的原因。當她在患着絕症的時候，健康就是她嚮往的一切，現在藥到病除，她覺得若有所失。到底她爲什麼而苦悶？難道爲失去的幾百萬金錢難過嗎？肯定不是。當她恢復健康後，她並不太關心自己的健康了，事實上在她心中的價值觀，並沒有失去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尼特所賺的錢，雖然不多，已足夠使他們生活得很舒適，他對她的愛情只是日益加強，並無因時因地而減弱。生活在目前這種高水準的滿足的條件下，是什麼令她向迷霧的峽谷探索未知的東西？

她向加利醫生請教，把自己的內心這種苦惱不安向他傾訴了一番，出乎她意料的是，加利醫生認爲這種現象是她肉體正常的一種心理反應，據他說，一個人在生病時，心理是不正常的，當絕症治癒後，他的目光才會回到現實的水平上去，不再向渺茫祈求什麼。他向她保證：「這不會對你身體有害的。」但羅娜仍然覺得不舒服，她說自己沒有理由不安，事實上她是世界上最幸運的女人，她「什麼都有了」。加利醫生微微一笑，狡黠地說：「一個擁有一切的女人？這是一種神話。人性的動物是永遠也

不會滿足自己的慾望的，他的一個慾望滿足之後，又會很快追求新的目標，也許，這正是宗敎意識中有所謂天堂的原故了，這種追求永遠使人類嚮往，這是無法滿足的。」

當羅娜離開加利醫生的辦公室時，加利醫生突然問了聲：「羅娜，爲什麼你不生養一個孩子呢？」這一問使羅娜大吃一驚。

「在我這般年紀還生養孩子？」羅娜問。

加利醫生笑笑問：「你以爲你有多大年紀？」

羅娜聳聳肩頭：「算起來，快八十多歲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年齡。」

「你感覺得出自己有八十歲嗎？」

「那當然不會。」

「那是因爲你實際上只有三十多歲，或者才三十歲，在精神上是如此，在生理上也是如此，你的年齡儘管在數學上是八十歲，但那四十七年是等於睡了一晚覺。」

「不錯，那麼算，我只剛剛三十出頭。」

「這正是生養孩子最適合的年紀。」

「你以爲我有這種需要嗎？」

「我認爲沒有什麼事比養育孩子更能滿足一個女人的了，」加利醫生說，「你臂

窩裏抱着一個嬰兒，會使你的理智更有節奏和韻味的。」

「可我早已有過兩個孩子。」

「你有嗎？」加利醫生輕輕地問了聲。

不錯，她生過一男一女，但她並沒有眞正擁有過他們，並沒有看着他們一天天長大成人，也沒有讓他們的小手信任地拉着她，直到能獨立生活，交朋結友，跨越過疾病的山隘、經歷過分享歡樂的蒼翠草原，共享歡笑與眼淚，快樂與痛苦，所有這一切作母親的歷練，她都未曾親嘗過。不，她不能說自己有過孩子。可是，當夜裏她偎在丈夫的胸膛，講出這種看法，他的反應使她驚訝和難受，直到這一刻，羅娜才意識到尼特是那麼缺乏信心，他感到這個未曾生活過的美國是有如陌生人。

並不是他對這世界有什麼失望或不滿，他告訴羅娜一句話：「我死得太早，而再生得太遲了。現在在自己的國家，我覺得像個外星球來的客人，是這時代的陌路人，如果我是隨着時代活過來，還好過些，現在却無所適從。」

羅娜嘆了口氣，她直到現在才了解，原來尼特也跟她一樣難受呢。尼特說：「雖然馬西亞是我們的骨肉，可是骨肉關係並不能把兩代人拉在一起的，我跟她談話，有時眞是互相大叫大鬧，有着無法踰越的代溝，按說我們是老一輩，但她却更像是比我

們老一輩，這種隔膜，是誰都看得一清二楚，只是誰也不道破罷了。至於生孩子，在我們今日的處境，我擔心會成爲我們的負累，使我們連一點自由都沒有了，我們還會有時間去熟習這陌生的時代，找出生存的辦法？」

「你覺得我們在這時代無法生存？」

「話不是這麼說，只怕我們不可能眞正能獨立自主啊。」

「什麼？」羅娜大吃一驚，「你說的不能獨立自主是什麼意思？我們不是在這兒活下來了？不對嗎？你想的是什麼囘事？」

但他溫柔地吻了吻她，安慰她道：「我想的東西，也許太多了，我只想肯定一點，我們能生存下去，睡吧，親愛的。」但他們兩個一晚都睡不着覺，夜靜更深，倍使他們感到孤寂。的確，他們跟不上時代，要補囘將近五十年的失落，談何容易？現在，你想知道天氣溫度嗎？按一個掣，立刻把天氣情況報告給你聽，但人的心靈的氣候變化，却不是那麼容易測定，按一按掣那麼簡單的。儘管過去，羅娜同尼特是心靈相通，但現在她對自己都摸不透，解釋不清，她不敢告訴尼特，怕引起他更大的不安。至於生育孩子這問題，她越來越懷念過去的歲月，準確些說，她養育兩個孩子的歲月很短，疾病就把她從孩子身邊奪去了，現在一個孩子已經死掉，另一個已不再需要她，就如一棵大樹不在乎一滴晨露一樣了。

羅娜心中越想越迫切希望能再與馬西亞重聚，說得更具體點，她更想結識孫兒一輩，她希望尼特也分享她這種希望，可是尼特由於工作需要，不可能陪她一起到華盛頓去探親。

（七）

華盛頓這個美國首都，除了白宮和國會大廈之外，羅娜已很難認得出這城市了。一切樓宇都在向高空發展，連最矮的也有四五十層，白宮被包圍在高聳入雲的高樓大廈間，活像個小矮人。現在你要看華盛頓的紀念碑，不必抬頭，而是從高樓上往下俯視。羅娜明白，現在的美國，對過去的歷史並不那麼重視，而眼睛只看到不住發展越來越多的按掣，也許，這是向前發展的必然結果吧？你必須望向未來，昨天已不值得珍惜了。馬西亞在華盛頓的家是在國會大廈附近的一間公寓裏，羅娜很快就發現自己像走進了蜂巢裏，在那來來往往的客人中，自己就像無所事是的陌生人。這是春天，蜜蜂又營營地活動，為四年一度的競選作各種準備，它們拚命維護自己的一巢，反對另外的一巢，在這些忙碌的蜜蜂中，有一隻就是馬西亞，雖然她不是蜂后，但是是一隻極受重視的蜂公主，因此馬西亞沒有多少時間同母親交談。馬西亞的同僚當然也在打羅娜的算盤，拉她參加政治性的宴會，好為他們的黨競選拉票，不過，事實證明了羅娜對政治不感興趣，也不了解，反而成為一種累贅，最後也就不再騷擾羅娜了。羅

娜的年輕，恰恰顯出了馬西亞的老態，大家對馬西亞有這麼一個母親，一個比她年輕這麼多的母親，感到驚訝，反到以為羅娜是她的女兒呢。馬西亞的女兒馬莉安的確跟羅娜年齡相若，羅娜同她相處倒反容易些，她們看上去不像祖母和孫女，更像一對姐妹花。

這對「姐妹花」一起去吃午飯，一起去購物，出雙入對，有時還同馬莉安的同事來往，馬莉安也很鬼，她向同事介紹羅娜時，說是「這位是我從紐約來的女朋友」，而不講出她們是祖母和孫女的關係。她們總是會心一笑，常像一對同學一樣，悄悄話談到深夜，大多數是馬莉安講的多，羅娜只是專心聽着，不時發出一聲讚嘆。馬莉安向祖母談得最多的，自然是她那種少女的心事，她的未婚夫奧狄士，是太空局的一個醫學研究員，她同他通訊，只能通過太空局的星際無線電交談，也只有在他向地球發回報告時，才能和在外太空作研究工作的他談上幾句。他的工作是研究在月球第二個美國殖民地的醫療保健福利，包括當地殖民在身體，情緒，精神上的保健工作。第一隊移民曾遭到過意外，雖然他們在兩年前就裝置了機器，利用太陽能，太空輻射線，製造人工的大氣層，使地球人有適於呼吸的空氣，但這勝利却因移民慢慢得了所謂「細胞窒息」的病而死亡，經過一番探索與研究，現在已能戰勝這種疫病了。奧狄士只

是考察團的一個次要成員，但只有三十三歲就能參加這樣重要的活動，已是夠出名的了。馬莉安對於他可以說是崇拜得五體投地，讚不絕口，這使羅娜相當感動。有一晚，她們躺在床上聊天，馬莉安說：「我認爲最好我們是在那上面度蜜月。」羅娜看不出馬莉安的表情，但她知道馬莉安一定望着窗外的星星。「奧狄士是渴望這樣，我也是。」馬莉安又說。

羅娜微笑道：「那眞是在天上渡蜜月了，多麼美妙啊！」

當然，渡蜜月不管在天上還是地下，都是無所謂的，這不是個地理或緯度的問題，而是感情的問題，當月球火箭載着調查考察團的成員返回地球的消息傳出來，馬莉安興奮得無法入寐，變成吃東西不知味道了。太空船會在南太平洋着陸，乘搭人員立即用飛機轉載回華盛頓。羅娜覺得，這簡直就像過去坐紐約的地下鐵一樣方便，誰又會當坐太空梭機是一回事呢。她不禁微笑起來。「你笑什麼？」馬莉安問。

「只爲你高興，我這當奶奶的總有個爲孫女幸福感到高興的習慣。」

「奶奶，」馬莉安哈哈笑地搖着頭，「有你這樣一個祖母眞是了不起，奧伙士准會大吃一驚。」

「他知道我和尼特嗎？」

馬莉安搖搖頭，「在發現你們之前他已飛到月球上去了。」她堅持要羅娜陪她一起到機場去接機，但羅娜搖頭說：「在愛侶會面時，是容不得第三者的，我才不去呢！」

「我眞的需要你陪我去啊！」馬莉安堅持道。她說她要讓奧狄士大吃一驚，同時也希望羅娜看看這未來孫婿。

羅娜拗不過她，結果還是陪她去了。奧狄士身高六呎八，長得很英俊，就像他那幅放在馬莉安床頭檯的照片一樣漂亮，不過，對於羅娜來說，這樣的男人並不對口味，太過高雅了。

兩個情人見面，立即熱烈地擁抱起來，這擁抱是夠熱烈的了，只不過，當奧狄士還擁抱着馬莉安的時候，已看見她身後的羅娜，立即楞住，羅娜立即感到一種難堪，她不喜歡這男子的目光。當他們坐車回家的路上，她心裏這種不愉快的感情有增無減。

在車上，羅娜被夾坐在這對年輕人中間，他們都拉着她的手。他的手指在輕輕地動着，這接觸使她相當反感，最後不得不粗魯地將手抽開。

羅娜也像馬莉安一樣，熱切希望聽聽他在太空的經歷，但他對羅娜一睡半個世紀

更感興趣些。羅娜對他提出的種種問題，只是很簡單地作答，顯然這年輕的醫生，對她着了迷，這反而使馬莉安變成了個「第三者」了。他微笑着說：「過去人們是向上天祈禱，向着上天張望，希望看到天使，現在恰恰相反，我從天上回來，却在地球發現一個天使在迎接我呢！」這使羅娜感到不安，她不喜歡這種諂媚的言詞，好不容易回到公寓，她就離開了這對情人，躲進房間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涼空氣，他這一陣子的熱情實在令人受不了。那天夜裏，羅娜早早就上床睡覺，當馬莉安同愛人共度了一個黃昏之後，回到家中，發覺羅娜已經熟睡。由於她是那麼興奮，竟把羅娜喚起來，把自己長久盼望的這一天的經歷，談個不停。

「你的確使他大吃一驚呢！」馬莉安還輕描淡寫地說，「他簡直沒有辦法不住地談到你，哈，奶奶！我可要防你一手啦！」這句話雖然是稍微誇大，跟着而來是一陣大笑，但已使羅娜有如被狠狠地揍在肚皮上一樣感到難受。

第二天中午，當門鈴響起，羅娜以爲是推銷員，但開門一看，却是奧狄士站在門口，使她吃一驚，在她還來不及講話，他已越過她自己大模大樣走進屋來了。她好不容易才開口說：「馬莉安不在家。」

「我知道，」他微笑道，「她在上班，所以我才專門來看你嘛。」

羅娜聽了這話，有點愕然：「我？老天！這是爲什麼呢？」

「我有點東西送給你，可以說，是從天上帶回來的。」奧狄士說着，從口袋掏出一顆寶石，把它在手掌心上滾動着，那寶石有如一團青綠色的火燄。「這是一顆月亮寶石，我是在月球的岩石中把它挖出來的，我相信地球任何地方不會有另一顆這樣的寶石。」他將它舉起，羅娜望着它，感到玄惑。他又說：「我想量一量你的手指，好讓它鑲成戒指，或者你喜歡鑲成胸針吧？」

他望着她的胸部，就像那寶石已變成胸針別在她胸口一樣。羅娜頓時臉紅耳赤，說道：「我深信馬莉安會喜歡它，你最初發現這寶石時，是打算送給她的，對嗎？」

奧狄士望了羅娜一陣，好長一段時間一聲不出，最後很輕地說：「我是要把它送給這世上合適於我的唯一的女性，令我吃驚的，我發現這女性不是別人，而是你。」

羅娜叫道：「你神經病了？幾個小時前你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別再瘋瘋顛顛了。」

「在愛情方面，是不以歷史爲依據的。」奧狄士大言不慚地說。

羅娜從他的眼神和言詞已看出他的狂熱，她不禁爲馬莉安難受，馬莉安這樣愛他，他却突然棄之不顧，這太殘酷了。她十分冷靜地說：「你坐下來，聽我說，別打斷

我的話！」

奧狄士坐了下來。她提醒他，他們之間的年齡相差太大，她足可以當他的祖母，她自己的女兒也老得可以當他的母親，他應該找同他年紀相若的女孩子，像馬莉安，就更合適他，不應該追求一個七老八十的老太婆。

奧狄士搖搖頭，根本不信她那套話，他指出，她的眞實年齡應該把「冬眠」的四十七年減除，所以她實際上只有三十歲，比他還年輕兩歲呢。

羅娜告訴他：「你這是瘋了！不管你把這事看得怎麼樣不可理喻，但我是不會理你的，我愛馬莉安，她是我的孫女兒，我怎能橫刀奪愛，把孫女兒的心上人搶走呢。」

他搖搖頭：「不對，不對，我又不是屬於馬莉安所有的，怎麼能說是橫刀奪愛呢？」

羅娜生氣地說：「你難道不知道我是有夫之婦嗎？我對自己的丈夫是十分專一的。」

「我知道，」奧狄士說：「我今早還看過報紙，你那丈夫克列頓不知道在胡說些什麼，不過我承認他寫的文字是一流的。」

羅娜氣壞了，她說：「世界上還有人能比得上尼特爲了我不惜去死嗎？」

「你怎麼這麼肯定認爲我就不會爲你去死呢？」奧狄士反駁道。

「我看把你送上月亮去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你的理智不太清醒，大概你是月亮上呆得太久了，所以神志昏迷，你不知道自己在胡說些什麼！」

他還賴在那兒說：「你越是反對，我就覺得越有意思！」

羅娜生氣地站起來。

「你走吧！馬莉安什麼時候同你分手將是一件幸事，像你這樣一個瘋子，根本不値得我孫女兒去愛，我不希望再見你，走吧！」

她撿起他放在桌上的帽子，向他扔去，大聲喊叫：「你走！立即給我滾出去！」

羅娜沒想到馬莉安對於奧狄士突然拋棄她會打擊得這樣深，加上起因是爲了羅娜，那更使馬莉安深受創傷了。

奧狄士的追求，並不因被羅娜趕去而終止，他像一個失戀的大學生一樣，不斷打電話來，她當然不接，他展開情書的轟炸，但羅娜連看也不看就把信撕掉，扔進字紙簍去。

這突然的變化，使馬莉安痛苦難言，馬西亞也楞住了，本來好好的一個家庭，頓

時四分五裂，羅娜提出囘紐約去，但馬西亞和馬莉安却反對。馬莉安鬱鬱不樂地說：「算了，他準會追到紐約去的。」自然，她不希望羅娜離開華盛頓是有她自己的隱衷，因爲在目前，她在局裏還偶爾能見奧狄士一面，如果奧狄士追到別處去，就連見一面都不可能了。羅娜勸告馬莉安，你應該明白，他不值得你去愛他，像他這樣的愛情不專一的人，是不必爲他傷心的。他也許在事業上頗有點名氣，可是在人品上，却是極可笑的，無一足取，馬莉安，不要再理他吧。」

馬莉安聽了這話，反應極爲強烈，使羅娜大吃一驚。馬莉安尖聲大叫起來：「我愛他！我愛他！我愛他！如果不是因爲你，他是愛着我的！」她哭泣起來，羅娜不敢去安慰她。

馬西亞對女兒說：「這不是羅娜的錯，怎麼能怪她？她又沒有去招惹他！」

馬莉安大叫道：「她根本不必去惹他！爲什麼她不跟別人的祖母一樣滿臉皺紋、鷄皮鶴髮，而却是這樣年輕漂亮呢！」誰也不囘答這個問題，馬西亞覺得難堪，自己的母親同自己的女兒一般年紀，自己却顯得那麼蒼老，爲什麼歲月這般無情，但羅娜還那麼漂亮，這太不公平啦！羅娜不用講也明白她們心裏的感受，在她們的目光中已顯露無遺，但她仍猶豫不決，該怎麼辦才好。

該立卽離去嗎？但這不是她和尼特的家庭？她知道這種家庭血緣的關係是多麼脆弱，只要一破裂，就無法再修復的。馬西亞和馬莉安何嘗不意識到這種危險？當馬莉安一平靜下來，她也留住羅娜，不讓她離去。但羅娜留下來日子並不好過，一天比一天痛苦，特別是看到篤莉安死命地癡纏地愛着奧狄士，希望奧狄士有朝一日囘心轉意。這種愛，羅娜是不得不艷羨的，馬莉安以純潔的少女的心，擔心奧狄士更甚於自己，她告訴羅娜，奧狄士在無所事是，工作不起勁，吃不下飯，體重減輕，這使她無法忍受，必須有所行動。

羅娜幾天後才懂得馬莉安的「行動」是什麼囘事。已經有好一段時間停頓了的宴會，突然又重新擧行了。在這樣的一次宴會中，馬西亞介紹一位名叫帕寧的醫生，讓羅娜認識。這醫生同羅娜談天說地，談太空，談酒，談美食，談政治，甚至談天氣，就是不談及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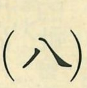
宴會後，帕寧醫生在離去時，馬西亞在送行時，悄悄地同他談了五分鐘。當馬西亞囘到客廳來時，羅娜才明白爲什麼會請這麼一個怪怪的醫生來吃飯，因爲帕寧一直很細心地在觀察她。他原來是個整容醫生，他研究觀察羅娜是準備爲她整容。

「整容？老天！這是爲什麼？」羅娜笑着問，「我現在還不還要拉臉皮去皺紋啊

！」

馬西亞說：「不，恰恰相反，我的意思是請帕寧醫生爲你把面貌整得合符『正常』年齡，像是我的母親和馬莉安的奶奶。」

羅娜記不起過去曾否試過有這麼痛心的感受。十分鐘後，她已經坐車奔赴機場，回紐約去了。



下面我們又摘錄一段喬芬力的筆記，它說明了尼特的近況：我母親曾不只一次對我說過：「你千萬不要輕率講話，說出的話可不是從嘴裏拉出一條橡皮筋那麼容易的，說出了就收不回，要收回時可能已彈中了你的鼻子。」

這話不假，我這次就碰上了這種情況了，反彈的橡皮筋不只打中了我的鼻子，而且傷得很利害，外表雖沒有瘀痕，裏邊却在淌血，得找個辦法補救才行。我最初邀請尼特・克列頓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觀點寫出對二十一世紀的看法，滿以爲這樣可以加以利用，使對方的報紙生意被我們的報紙搶過來，我對尼特作出了保證，尼特的文筆可說是一流的，他寫的評論文章吸引了數百萬計的讀者。的確，這個睡王子一覺醒來，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由於尼特被廣大的群衆視爲英雄，大家都願聽聽他的話。但是尼特並沒有滿足於讚美二十一世紀的各種新發明新技術，諸如電視電話，自動食物烹飪機、飛越太空……他還指出，當人們奔向天上的新星時，已忘記了「脚下的黑暗」，在這個先進的社會裏，人們拜倒在物質之前，失去了美好的理想，不錯，現在

上街只要踏上傳送帶，就混進人群中去，可是却沒有了過去一個人可以自己靜靜地散步的狹街了。另外在別的一篇文章，尼特說他簡直認不出美國是他原來的那個國家了，在外表上還可以接受，但社會內部却有着無法接受的東西，他開始攻擊現在的法律，說什麼晚上翻身也要先申請批准，否則不敢翻身。

這看起來是他不適應潮流的哀叫，要知道現在的法律與秩序，是為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現在美國已近五億人口，沒有了嚴格的法律還行嗎？尼特唱的是個人主義的哀歌。

尼特的讀者，他的擁護者，只不過把他當作講故事的人物，根本不會聽信他的話的。尼特口口聲聲說現在的美國缺乏民主，沒有個人的意志，一切都得服從政府，這不是個「遲來的」先生在說夢話嗎？不錯，現在每一個人從出生，就納入了國家的偉大輸送帶上去，經過電腦科學的挑選，安排他們整個生命旅程的方向，所以人們才能被安排各種合適的工作，發揮他們的才幹。難道現在的人不是長得更高大了！他們不是比上一代活得更長久？這全是由於這理想的安排，使每一個公民都能有秩序地生活在這龐大的社會裏。政府為他們這麼操心，他們是不會背棄政府，而服從政府的安排，走上生命的旅程去的。尼特，當我們把最美好的年華都奉獻給這個大多數人福利社

會，他却把自己的歲月用來睡覺，作愛情的美夢，這不太自私了？我一點也沒有想到，尼特這傢伙竟然被推舉出來當下屆總統的候選人！這眞是出乎我意料了。當然，像他這樣一個與時代脫節的人，竟有可能參加競選，必定後邊有人在搞鬼，原來推動這一發展的，却是個如假包換的眞英雄，就是那個年輕的醫學太空人奧狄士醫生。

尼特接連寫了幾本書，抨擊所謂巨頭壓迫普通老百姓的制度，呼籲人們回返自然的美，他指出現在人們已失去了一樣東西，那就是鮮花！其實我們何嘗沒有花？有的，比他所嚮往的還要美還要香，我們的花是紙花，同樣散發出各種香味，因為紙花噴上了經久不散的香水，這樣我們就可以省却了很多土地、花園來種花了。二十一世紀的花，不是遠遠超越了二十世紀的花嗎？我們的花是永遠也不會凋謝的，而且不必花那麼大的人力時間去培育，去栽種，去灌溉。

我必須指出克列頓的謊謬，政府合理地使用土地，用以生產糧食而不種花，是完全無可厚非的，除了紙花更價廉物美，人們樂於使用外，政府並沒有禁止人種花，法律書上並沒有明文規定的。老百姓可以種任何東西，那些想種花的得向政府申請一份許可證，而這許可證每月得付給政府一千元，就可以種五十平方呎面積的花了。我要指出的是，尼特・克列頓無法把握住的不是別的，是美國的自身，美國已經長大了，

已經把玩具和別的孩子氣的東西擱置一旁，現在已成爲一個很實際的國家，不再抬頭望着天上的星星抒發浪漫的感情，而是把星星當作培養下一代的未來生活基地。奇怪的是，奧狄士竟寫信給各大報刊，表示支持尼特，這些信件在全國範圍公開發表，我最初還以爲他是開玩笑，後來才知道，他認爲美國大多數人同情尼特的怪論，說什麼美國應該有自己的天然美，甚至寧可付出失去實用的代價也在所不惜，簡直是小孩子的見解！奧狄士呼籲人們種野草，認爲應給城市帶來綠色，於是成千上萬封信湧來支持他，你在街上到處都可以看見野草，城裏人們把野草掛在窗台，甚至女人用野草作帽子的裝飾品，這就是所謂「野草騷動」。

尼特的女兒國會議員馬西亞在國會提出了禁止種草的法案，可是，她的發言被走廊上的喊口號聲淹沒了。她根本沒辦法在國會提出這法案來。野草熱過了不久就消褪掉，不過人們一提起，就互相相視而笑，就像頑童戲弄了師長時那種笑容。

政界人士在考慮主要候選人的問題，對奧狄士很加看重，但奧狄士太年輕不夠年齡入主國家領導權的，我根本想不到他們會轉而推出尼特。

我得到政府裏不少身居高位的朋友幫助，終於在我的黨內以很高的票數被推出來當下屆總統的候選人。自然，我希望尼特能利用他的專欄，爲我拉選票，要知道是我

給他開設這專欄的。我去找他，我希望他能自願爲我寫文章，可是他總不開口，於是我不能不說服他。我先從我們同學之誼談起，我提及在當時他是很重視我的，後來又曾不公開地爲我設立基金會，……最後，我說到點子上了，但他仍然若無其事，我只好把找他的理由講出來。我說：「在目前這危機重重的時刻……」但我的話還沒說完，就被他微笑地打斷。

「是這樣的嗎？」他問，「美國有史以來，每四年選一次總統，那每四年就經歷一次危機重重的時刻嗎？」他說話的那表情，就像我從口袋拿出一條臭魚似的，我心裏立卽湧起了對這人的仇恨，我眞想轉身就走，不過要當候選人，發脾氣可是一種奢侈，那是不允許的，爲了國家的最大利益，我得耐下性子，所以我根本不把他那種侮辱性的話放在心上。我認爲他侮辱的不止是我，是對我們美國過去所有偉大的領導人物的一種嘲弄。四年一度大選這一傳統，難道有什麼不對？

「每四年就有一次危機。」我冷靜地回答道：「因爲若選錯了人當總統，那豈不是對我們最親愛的國家極大危險嗎？」

他望了我很久，然後冷淡地說：「我想你是要我支持你吧？」

「你支持我嗎？」我問。

「我在這兒是個陌生人，我沒有資格給任何人指路的。」他說。

這是懦怯的拒絕，我強忍住怒氣離開，暗自高興自己還有控制怒氣的能力。

目前世界燃眉之急的問題，是人口爆炸，全世界範圍都存在這個危機，但尤以美國嚴重，由於機器和科技的發達，人力也就大大過剩，過去二十人的工作，現在只要一個人操縱機器就能解決，自動化的結果，就是十九個人的失業，這十九個人都得穿衣食飯，還有居住問題，都有待解決。我競選總統提出的競選演說，也就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至少要在美國這國家內解決人口爆炸和失業的危機。

美國的人口已迅速達到五億，爲什麼人口控制會失敗？家庭計劃是個志願性的倡議，那些選擇節育的人大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份子，這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人都選擇多生，根本不願國家整體的福利，這是人口控制失敗的原因。那麼，怎樣才能確保我們最親愛的國家的最大利益，控制人口的發展？很簡單，我提出，對家庭生育加以管制。換句話來說，不只結婚要合法，就是當父母也要合符法律手續，設立一個新的機構，負責審查每對夫婦的申請，認爲這對夫婦在健康上，智能上都是正常，才批准他們生育兒女，而且不只要得到許可證才能生育兒女，還得有足夠的保證金可供兒女生活，才加以批准。至於未經批准非法生育子女，國家將加以嚴懲，包括罰款與

坐牢。而任何人任何地方都受國家醫療控制，這可以杜絕非法生育，這樣就不會有不爲人所需要的嘴巴，吃掉糧食，這還不普通嗎？而經過批准出生的人，將是經過精選的人種，只要一代，就可改變美國的人口數量與質量。這將是實現宇宙之夢的第一步，因爲卽將出現的將是一個超人的種族。也就是我發表了這言論的第二天，尼特在專欄開始對我進行猛烈評擊。

尼特首先攻擊我這合法生育論是剝奪人權的理論，其次認爲我的培養一族超人，是二十世紀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翻新版本。他說，美國是一個有民主傳統的國家，絕不能允許進行這種法西斯主義。他冷嘲熱諷地說，卽使推行這種剝奪人權的合法生育的偉大計劃，也不能保證一個今日的湯姆士·林肯不會生出一個新的亞伯拉罕·林肯，這將是個打倒奴隸制度的革命家，就像過去南北戰爭一樣，必要時使用武力。

這太過份啦！

最初，我確實大吃一驚，我無法忘記，從早年讀大學時，我同尼特一直是在競爭的，而每次都是被他搶在前頭。但常識已使我回復自信，尼特空缺了近五十年，而不是五十日，就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天才，也無法飛躍過五十年，不可以超越半個世紀，他根本不知道這半個世紀所發生的種種變化，已變成了一個什麼也不懂的老糊塗，他

有什麼能耐同各國的首腦交往呢！有很多外國首腦，他連名字也不知道，而我同他們却有私交。除此之外，外國的首腦也只知道有尼特·克列頓這麼個名字，也是在新聞中一縱卽逝，誰知道他是阿貓阿狗？啊，一個浪漫蒂克的英雄，簡直使人難以置信，卽使他眞的參加了競選，而且被選上，外國的首腦會怎麼看他？只會當他是個大情人，不會當他是個政治家的。故此，我一點也不必担心害怕，肯定已穩操勝券了。

(九)

自從尼特和羅娜「歸來」，至今已過了八個月了，但他們的精神仍舊很困擾。他們發現，由於長期的「離家」，已使他們在自己誕生的地方，變成了個像外星球的陌生人了。羅娜特別感到不愉快，她不愉快自然是有原因的。

一個女人，就算有一個像尼特這樣的丈夫，也不能只是呆坐在屋角，像一株觀賞植物等着人來澆水的，而同時，男的就得去闖世界。羅娜感到自己應該爲社會幹點事，例如做個志願的社會工作者，可是現在已不再需要志願的義務工作者了。一切都是由政府主辦的。

意想不到的信件和電話使她感到驚訝，全都是「女朋友」打來的。最後，她終算找到一些認識的舊朋友了，可是每次見面，對於她或她們來說，只會是不歡而散。她們當然立卽就認出她，但她所見的都是些老太婆，根本與她的青春聯繫不起來。她們甚至已老得記不起過去共同渡過的歲月，共同享受過的歡樂，例如學校、舞會、看戲、露營……但羅娜却還記得一淸二楚。眞是難以相信她們當日還湊在一起議論男孩子

，難道這些老太婆竟有過年輕的歲月嗎？她從華盛頓返回紐約後，一想到在「老家」所經歷的一切就感到心疼，就在這時她接到了奇連雲遜的電話。奇連雲遜在她那時代是好萊塢的英俊小生，但她在電話裏見到的却是個鷄皮鶴髮的老人，他十分熱情。他在電話中說全美國一億老人（七十歲以上）聯名寫了一張大賀卡給她，認爲她不朽的青春使他們引起懷舊之情，要向文化部和教育部提名給發出榮譽獎狀，並已得到許可了。那天晚上羅娜拉了尼特一起去看這部電影。剛放映不久，有一個劇中人的特寫鏡頭，使羅娜楞住了。那是雅姬，就是那跟她一起住過的雅姬，她們曾是很親密的朋友，現在銀幕上的雅姬，雖然用很精細的化裝，仍然無法再掩飾他七十八歲的老態了。羅娜不禁流出眼淚，一晚都感到難受，雅姬只比她大兩歲，怎麼老成這般模樣了？

尼特裝得若無其事地問道：「羅娜，你哭什麼？是因爲自己不像八十歲的樣子嗎？」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哭，」羅娜抽泣着說，「但我忍受不了，我只是受不了啊。」

那晚，他們躺在床上，都睡不着，他們都是成年人，却像兩個在森林裏迷了路的小孩一樣，心情十分慌亂。

羅娜到華盛頓去探親，結果鬧得不歡而散，這使尼特也跟她一樣心裏難過，甚至比羅娜更難過呢，誰說血比水濃呢？在橋下流過的清水，經過五十年的濃縮，比血還濃，血緣關係只是十分脆弱的關係罷了。

她對尼特並沒隱瞞在華盛頓的任何經歷，包括奧狄士那種莫名其妙的追求，在這時奧狄士這名字，對於尼特還是很陌生的，所以沒有把它同「野草騷亂」這件事聯繫起來。他還把那個從太空回來的醫生掀起一場風波的事講給羅娜聽。羅娜聽見了奧狄士的名字，立卽想起那時他提起尼特時是大不尊敬的，現在奧狄士爲尼特助選，羅娜認爲肯定是針對着她而來，不過由於「野草騷亂」只是一陣風就刮過去了，所以她也不去理會。現在尼特針對喬芬力的生育合法化的言論，又再次得到奧狄士大力支持，羅娜相信這不是偶然事件了。這個精力旺盛的青年向她糾纏，這是由於她的錯嗎？她什麼也沒表示過，難道她還年輕也是錯嗎？對，年輕就已夠有罪了。

她得準備應付這可想而知的危機，但怎樣應付呢？她應該告訴尼特在華盛頓時她和馬莉安之間發生的問題嗎？說不定當時奧狄士剛從太空歸來，產生了錯覺，如果現在再見她，也許會說：「我怎麼會看上這麼個老太婆呢！」

奧狄士確實是個年輕有爲的人，他認爲美國要成爲一個超級福利國家，就必須實

行民主政治，「回返昨日」，允許個人奮鬥，只有每個人都精力充沛地爲國家出力，才可能有國家的利益。當他看準了喬芬力的新法案，立卽來找尼特，推擁尼特出來擊敗喬芬力，他說服了競選委員會讓尼特·克列頓出來競選總統。

尼特看過助選委員會名單後，問道：「爲什麼要選我去競選？」

高利葛主教代表大家回答：「克列頓先生，因爲你是從昨日回來的，你的事迹令全國上下如醉如狂，此其一也；另外，你的忠誠與信心，不借冒生命的危險，這種英雄行爲，感動了每一個人的心，此其二也；第三，是你的著作，你能抓住我們的問題，揭露出來，同時道出了我們的需要，給人深刻的影響。」其他助選團成員都點頭贊同高主教的話。

奧狄士說：「目前，我國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乃是最緊要的問題，先生，你想一想吧，你有青春，而且年紀又大，既可德高望重，也有青年人的熱情和精力，如果你能重建美國傳統的民主，那你將成爲人民的領袖。你是華盛頓、林肯的化身！」

尼特笑道：「你把我看成什麼了？我可不是偉人。」

另一個代表說：「話說回來，我們要反對的是目前政府的強行政治，重建人權與正義，你同意嗎？」

「啊，那沒問題，我同意。」尼特說。

「那麼你答應我們推你出來競選總統嗎？」奧狄士問。不過，對此，尼特不能同意，至少當時還不能同意，他答應考慮後再答覆他們。

使尼特驚訝的是，羅娜過去對他是言聽計從的，這次却激烈地反對他參加政治活動。

羅娜過去對於尼特從事的業務，是絕少過問的，她總覺得他對業務比她內行，可是這次她反對參與政治活動，實在出乎他意料之外。尼特說：「我也並不是想要參與政治活動，只是爲美國的民主傳統叫屈，現在的政府太過專斷，老百姓鄉變成了被操縱的牛馬，總得有人出來講正義話的。」羅娜也感到自己不對。她說：「親愛的，眞對不起，我也不明白爲什麼我會有這樣的反應，我對於政治實在是一竅不通，還是由你自己決定吧。」不過，當尼特提議開一個小小的宴會，同奧狄士那黨人來往一下時，她又反對了。尼特皺起眉頭來：「我們在這兒從來沒有接待過客人，過去你是慣於宴客的……」

「我知道，」羅娜打斷了他的話，「我只是覺得一切都仍很陌生，還不習慣。」

尼特感到內疚：也許她並不像醫生說的那樣完全好呢，她孤獨內向，我對自己的

妻子關心得太少，而對別的人關心得太多了，整日想着老百姓的人權、自由，却連自已妻子的心態都不了解，看來我的確並不適合搞政治。「好吧，」他溫柔地對她說，「我們不在家裏宴客，到外邊去吃飯好了，我所以要宴客，只是想進一步了解他們的計劃細節，可以找一處地方有樂隊的，我們倆已經有很長時間沒跳過舞了。」

「並不太長，」羅娜無可奈何地說，「只不過是五十年罷了。」

幾天以後，他們參加了個宴會，不是作東主，而是作客人，是奧狄士他們在紐約世紀大酒店請客。羅娜在宴會中被介紹給別的夫婦認識，她小心地重復他們的名字好記住他們，可是一轉眼就忘掉了，只有一個人，不用介紹她也記得很清楚，自然那是奧狄士。奧狄士在介紹認識她時，裝出過去從來未見過面的樣子呢。

羅娜對於奧狄士這種做作感到憤慨，可是在衆人面前，却沒有辦法更正它，她望了尼特一眼，從他那大方純正的笑容，可以肯定他根本沒有將奧狄士同那個在華盛頓狂追她的人聯繫起來。

她心裏想，一個男人同他的妻子如此眞誠相愛，第三者想插進一手是無法想像的。他們夫妻之間從來就互相理解，沒有過一絲妬忌，只有絕對的信任和忠誠。那麼，爲什麼尼特這種信任反而令她心裏不舒服呢？難道她想要尼特吃醋嗎？不錯，他們兩個完全同吃醋是絕緣的，這是一種短缺吧？就像無縫的天衣金光閃閃，只差了一根不完整的線？或者是長久的睡眠使他們之間已失去了新鮮感了？時間啊時間，你在耍什麼把戲？

男人在交談，女人在旁邊聽着，羅娜却沉迷在自己的冥想，心不在焉地坐在那兒，根本像置身於宴會之外。

她盼望能同尼特共舞一番，但音樂一響，有人走過來邀請她跳舞，站在她面前的却是奧狄士。她向尼特望去，只見他正在同兩個男人在交談，根本沒有注意羅娜，她想拒絕也沒辦法了，這時拒絕就顯得太無禮，於是只好同奧狄士跳舞。

他們在跳舞時沒有講話，但並不是沒有交談，一般人只見他們慢慢地旋轉，對於奧狄士來說，這舞比坐二級火箭還要轉得頭暈，他的手異常溫柔地摟着她，但他的指尖却使她感到燒灼，像電流一樣將無言的信息傳送過來，羅娜強忍住不臉紅耳赤。

最後，她生氣地說：「這一切算是什麼？你想幹什麼？」

他很無賴地說：「我要把合適的人推舉到合適的位置上去，就是這麼回事。」

「你這是浪費時間，」她說。

「我浪費時間嗎？」他輕輕地說，「爲什麼你不把我倆的事告訴尼特？」

她直瞪着他：「我倆？我倆什麼？有什麼事要告訴尼特的？」

這時樂聲停止，羅娜擺脫了奥狄士的手，昂着頭走回餐桌去，奥狄士微笑着跟在後邊。

尼特決定要用專欄的文章來檢查一下國家的政治潮流。

他寫道：「我想二十一這個數字，是對每一個人都具有意義，是有象徵性的。二十一是一個轉捩的象徵，人從未成年長成爲一個男子漢，從依賴變成獨立，是在二十一歲，才算成年。那麼對於世界，對於我們的國家，二十一世紀又代表什麼呢？代表成熟嗎？我們希望是最好的結果，但不能不作最壞的打算。目前全國老百姓已不是國家的主人，不是政府的強大靠山，相反，政府在把老百姓當麵粉團一樣揉圓按扁，任意歪曲，這是因爲官僚制度的結果。人只有反抗，以爭取個人的獨立自主，在過去印第安人被奪走了國家，稱爲「在消失的美國人」，現在美國的老百姓也變成了「在消失的美國人」了，儘管人口在不斷增加，但個人的自由却在日漸縮小，美國人是熱愛自由的，是個人主義的，現在這種官僚機器正在剝奪着老百姓的個人自由。政府叫他們做什麼，他們不敢說個不字了。」

尼特指出：「美國從華盛頓、杰弗遜、林肯……一直有着光輝的民主傳統，目前

的官僚機器完全拋棄了這一傳統，過去也有總統帶引人們渡過危機，但決不能以危機來作加強獨裁統治的藉口。現在是回復美國眞面目的時候，是挽救美國不變成法西斯的時候啦！」

尼特希望從這段短文看出國民的反應，反應倒是很熱烈的，成千上萬的信件、電報和賀卡像海水一樣倒進來，這使奥狄士他們樂極了。可是尼特很快就冷靜地發現，大部份的信件是來自東部的大城市，而大部份的支持者，都是受過教育的男女，換句話說，最廣大的老百姓對他的呼籲却毫不關心，沒有了最大多數的老百姓支持，要獲勝是不可能的。奥狄士認爲這是東部的報紙是屬於自己這報系，而一般老百姓並沒有看報的習慣，因此應該到各地去進行會見群衆的競選活動。

但這並不使尼特喪氣，他決定要到各地去旅行一次，以觀察出人民眞正的反應。

羅娜明白這次旅行是奥狄士在背後策劃的，當然，同各地群衆接觸並不是一件壞事，但奥狄士作爲這次旅行的導遊和組織者，就顯然是另有目的了。他想日日夜夜打進這家庭來，像是家庭成員之一，羅娜知道他是「伊甸園中的蛇」。

但他的行爲却很規矩，並沒引起任何懷疑，只有一次，當他們同機從芝加哥飛往明尼波里斯，奥狄士顯露出一點內心的感情。但這只是剎那間轉瞬卽逝，羅娜肯定尼

特沒注意到這危險的信號，也不把它看作嚴重的事情。奧狄士突然握住她的手，吻着它，說：「尼特，我想你大概淸楚，我在愛着你的太太。」

羅娜不敢立即將手抽回，免得認爲自己不大方，反給奧狄士以把柄，以爲自己被他所動呢。奧狄士大胆地拍拍她的手，甚至對她的丈夫微笑。

尼特也微笑着回答：「當然你是在愛着她，我實在難以相信男人見了她會不神魂顚倒的。」接着他收斂起笑容，有禮地說：「不過，請你別忘了，她是我的妻子，我們已經結了婚五六十年，可說是愛情如比金堅的。」

羅娜聽了這話，緊緊靠着尼特，她要讓奧狄士明白，要想做第三者是自討沒趣的。

尼特搖搖頭，對奧狄士說：「我有時在想，是什麼事使你這個在職業上如日方中的年輕人，中斷了自己大有前途的專業，而爲我這個不像話的候選人奔跑呢，要知道我並不熱衷於這工作，而且會隨時撒手不幹的。」

「我希望你不要不幹」，奧狄士說，「至於我，那並不意味着我放棄了前途，幫助人坐進白宮去，難道對我的事業會沒有好處嗎？」

尼特眼中閃過一剎那嚴厲的目光，他又十分冷靜地反問：「你打算從政嗎？」

「不錯，」奧狄士說，「即使你競選失敗，也不會阻止我從政的，目前我要坐進白宮未免太年輕，但我可以從中取得經驗，再過四年或八年，我會試一試的。」

尼特皺起眉頭，「那麼說，你是一往無前，絕不回頭了？」

奧狄士說：「我這麼想並不是由於你的緣故，你大概也看到有關喬芬力反動的報導了吧，照我看來，你比他更受群衆歡迎。」

「根據什麼判斷我更受歡迎？」尼特問道，「我陪羅娜一睡半世紀。群衆與我們之間的區別是：我們睡着還淸醒，而他們是會走路而實際大夢未醒罷了。」

奧狄士說，「這不是他們的錯，是政府的錯，政府給予老百姓各樣東西，却不給大家爲之奮鬥的目標，正如你在專欄中指出的，人人都希望走安全的路，最安全的路就是當官，所以華盛頓變成了一個官僚機關，它的權力和機構越來越龐大，而人們個人的自由就相反地越來越削減縮小，這是怪不得老百姓的。」

羅娜提出一個問題來：「你認不認爲，實行所謂優生學的家庭選擇，領取生育兒女的許可證，可以改進人種？」

奧狄士反問道：「你看見過狗打架嗎？一隻純種狗同一隻雜種狗打起來，爲什麼純種狗經常打贏？等一等，講具體點，生育選擇會選克列頓，因爲克列頓家族三個世

紀的歷史都是出名的，也會選卡遜，至於我，我是什麼？是一條失落的阿米巴變形蟲能了，我的家族並沒有什麼光榮歷史，我父親是個酒鬼，是個化學師，最後意外地，不，應該是醉酒後，將自己和店子炸得粉碎，我十二歲時母親就死掉，我是完全靠自我奮鬥爬上來的。」他聲音中的苦味，讓一絲微笑掩飾住，「就擧我們的對手喬芬力而言，他一參加競選，我就設法查清了他的底子，他父親是個街車司機，拋棄了他的母親，他母親是一個女傭，那麼喬芬力先生會給他父母生育許可證讓他們生出他來嗎？」他說着哈哈大笑起來。

尼特說：「但問題仍舊沒有解決，人口照樣增長，得有個辦法才行。」

「早已在設法了，」奧狄士說，「你想知道嗎？講實在話，這也是我參與政治活動的目的，我曾到過外太空，我已看到向外星殖民的開始，現在在外星的殖民地還只有美國一六〇七年的占士鎮那麼點大小，但却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那兒有的是地方，上百萬顆星，我們可以移民到外星去，當然將來外星的人口會比我們地球的人多，但這是解決地球人口爆炸的最好辦法。現在要考慮的是，移民的社會應該是什麼制度的社會？這點必須明確，應該是民主制度，而不是官僚制度和法西斯制度。」

奧狄士嚴肅地說：「外星移民會變成什麼樣的一種人呢？他們擁有什麼樣的一種

制度？這點是我要弄明確的。他們的歷程由這兒開始，他們會把這兒的制度作爲他們的起點，他們將帶着怎樣一種社會包袱上火箭式的『五月花』號？你希望在外星的新人都是些沒腰骨的人嗎？你願意把我們現在這種官僚政府也帶到外星球去嗎？還是你所堅持的那種民主制度？華盛頓、林肯、杰弗遜的思想我們應該繼承下來。這就是我專心於搞政治的原因。我不想失掉我曾協助征服了的太空！」尼特和羅娜聽了他這番話，深受感動。他們第一次聽到這個青年人的心聲，尼特深深感覺到這青年內心燃燒着灼熱的火，他現在望着奧狄士，不是把他當作自己的追隨者，而感到他是個眞正的領導者，他覺得奧狄士的目光遠大，他了解未來，能夠很權威地將未來的世界描繪出來，不錯，這樣遠大的理想，只有年輕人才能擁有，未來是屬於他們的。

羅娜開始以不同的眼光來看待奧狄士，改變了對他的壞印象，不錯，他追求她，有點蠻不講理。但現在奧狄士在她眼中，已不再像個花花公子，而是一個勇敢的有爲的青年，她反而覺得他可愛了。每到一個城市，人們就爭先恐後急欲一看那個「一睡五十年的人」，但對他講的話却感到無聊，聽不入耳。

：

人們根本不關心國家與未來，他們只是好奇而已，提出的問題千篇一律，都是問

「你就是那個一睡五十年的人嗎？五十年大睡有作夢嗎？」

尼特難過地告訴他們：「我記不起曾作過任何夢，不過我認爲在我重見世界的今天，却是在夢中，我現在看着你們，不敢肯定我是夢見活着還是活在夢中。」

尼特這番話，經常都引得人們歡聲大笑，他們不關心尼特談論未來的演說，只想聽聽尼特和羅娜的過去，他們希望見識一下這對不尋常和浪漫的生還者。他們在到達聖路易城時，已經不再吸引到什麼群衆，人們對這個「一睡五十年的人」像看完了馬戲一樣，不覺得新鮮有趣了。當紐約掛來長途電話時，奧狄士也早準備結束這次旅行，「演出宣告落幕」了。

（十）

電話是馬西亞掛來的，她心慌意亂，有點語無倫次，好不容易才講清，原來馬莉安得了一種病，華盛頓的醫生認爲是沒有辦法醫治，馬西亞將她帶到紐約找加利醫生覆診，加利醫生的結論也是一樣，很可能馬莉安在太空局工作，同太空旅行者有所接觸，因而受到一種空間感染病，這種病毒在地球還未發現過，而人類未有抵抗力。

那姑娘只有一個希望了，就是採取她祖父母同樣的方式，用冬眠辦法保存住生命，而研究這種疾病的工作正在日夜進行，希望儘快找出醫療辦法。但這研究結果甚麼時候才能獲得成功？也許是在明天，也許是十年之後。鍾納醫生已在華倫醫生的古堡籌備，但是馬莉安却堅決拒絕冬眠。

馬西亞告訴尼特：「她不解釋拒絕的原因，我已經完全沒有主意了，我想最好你們快點回來，同她談談，把你和媽媽的經歷告訴她，她就不會害怕，也許是由於害怕，她才不肯冬眠的。」

這時奧狄士插口問，「她現在哪兒？」

尼特問：「馬西亞，你現在在哪兒掛電話來的？在加利醫生的辦公室？」他向奧狄士點點頭。

奧狄士說：「讓我同加利醫生談談。」

加利醫生立即出現在電視電話螢幕上。

「加利醫生嗎？」奧狄士說，「你不認識我，但病人認識，我是奧狄士醫生。」

加利醫生沒有立即囘答，但從畫面後傳來的相當刺耳的講話聲，奧狄士很不安地望了羅娜一眼，羅娜在咬着嘴唇。

加利醫生用拉丁語向奧狄士講了一陣，奧狄士說：「我明白，我也是醫生，而且可以說是目前最有權威的太空病專家，我在太空觀察過幾十個病例，我曾治療過多種太空的疾病，我要看一看馬莉安的病。」他同尼特商量了一陣後，又說，「我們今晚就囘到紐約。」他把電話掛斷後，對克列頓夫婦說，「我們趕囘去吧！」

當他站起來時，尼特突然恍然一悟地問：「慢着，你……你就是那個曾同馬莉安訂過婚的年輕人？」

「是的。」

「你愛上了羅娜。」

「我告訴過你的，對嗎？」

「不錯，你告訴過我，」

尼特承認道，「我記起來了，羅娜也講過給我聽，看來我記性太差了。」

馬莉安躺在醫院了，靠着枕頭，對她的母親和加利醫生說：「我不要見他們，不要見他們任何一個人！」

馬西亞說：「親愛的，是我叫他們來的，他們一下飛機，就從機場趕來了。」

「爲什麼你把他們全叫來呢？我討厭他們。」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呢！」馬西亞搖搖頭道。

「一個禮拜前，你也同樣討厭他們的。」

「這不是眞的，」馬西亞囘答道，「在我心底裏，我從來沒有停止過愛他們，出了這事後，我不找自己的親生父母商量又找誰？血緣總是血緣，尼特和羅娜是生我的父母啊！」

加利醫生插嘴道：「再說，馬莉安，他們是你的祖父母啊！」

馬莉安痛苦地喊叫：「我眞不幸，有一個年輕得搶走我未婚夫的奶奶！」

馬西亞痛心地說：「馬莉安，我和你都心知肚明，這跟羅娜一點也沒有關係的，

她根本沒有去招惹他。」

「那她有斷然拒絕他嗎？」馬莉安反問道，「他們不是已經好幾個禮拜日日夜夜呆在一塊，一起去旅行？還說沒招惹！」

「尼特和她在一起！」

「不錯，」馬莉安冷笑道，「他是個經理人，爲尼特競選總統，可不是嗎？」

「馬莉安，你不相信？」馬西亞眞心地說，「我從未見過有人像我父母相愛得那麼深的，不管奧狄士怎麼樣，他是動搖不了他們堅貞的愛情的。」

加利醫生也說：「那只是政治活動的一種安排，你不應想歪了。」

「政治？」馬莉安嘲諷地說，「政治可能使不同的人同床呢！」

馬西亞絕望地望望加利醫生，向他求助。加利醫生說：「好吧，馬莉安，你不願見見你的祖父母，那你就不必見他們，但我要你見一見奧狄士醫生。」

馬莉安聽了這話，倒抽了一口冷氣：「但我不需要見他！難道這樣講還不明白嗎？」

「我不是叫你見那個男子，而是見一個醫生。」

「醫生！」馬莉安大叫起來，「他近來根本就沒有行醫，他還有什麼資格作醫生

？」

「不管你怎麼說，你的病只有他可能治，他對外太空的疫病比我懂得多很多，你這種病我從來沒有接觸過，他却治好過很多。」

「你以爲他能治得好我嗎？」

加利醫生猶豫了一陣，才敢回答：「我不想騙你，我也不清楚。」

「那又何必多此一舉？」馬莉安大叫道。

「可那總是一個機會啊！」加利醫生搖搖頭。

「我不需要他給我看病，」馬莉安口氣很硬地回絕。

「他會認出是那一種病菌，他在這方面是專家啊。」加利醫生規勸道。

馬西亞哀聲懇求：「馬莉安，親愛的，見見他吧。」

馬莉安動搖了，好一陣不知怎麼辦才好，接着她問加利醫生：「他要……要爲我作檢查？」

加利醫生輕輕地點點頭：「他是個醫生。」

「而且本來是作我丈夫的男人！」她哽泣地說。

「親愛的，求求你，」馬西亞催促道，「不論希望多微，總是個希望！」

馬莉安用雙手捂住自己的臉，然後望了他們一眼，長嘆一聲：「好吧，加利醫生，但你必須留在這兒陪着我。」

加利醫生點點頭，匆匆向門口走去，馬莉安加上一句：「加利醫生，我只見他五分鐘！」他又點了點頭，走出去了。

馬西亞知情識趣地說：「我去給你拿梳子和鏡子來。」

馬莉安知道這樣是孩子氣的，但一聽到那熟悉的脚步聲，她立即閉上眼睛裝睡，就像多幾秒鐘視覺的隔離也可減輕相見的冲擊似的。

她對自己說：「我恨他，我恨他，我恨死他啦！」可是耳邊却聽到自己卜卜的心跳，心因折磨而發痛。

她沒有聽出他走進來，突然就聽見他叫她的名字，是那曾一度如此親愛的人極溫柔地在叫她。

她慢慢地張開雙眼，抬起頭來，就碰到了他的眼睛，這目光的接觸就像一道與外界隔絕的橋樑，貫通他們的心靈。加利醫生悄悄地退出病房去了。

「馬莉安，馬莉安，」他再次叫她。

「你好，奥狄士醫生。」

奥狄士說：「聽說你病了我很難道。」

「眞的？」

「我盡快趕了回來。」

「爲什麼？」

每一問和每一答，都有着猶豫的間隙，每一停頓，都像舊傷淌血，只等着談話像棉花止住流血。

「爲什麼嗎？」奥狄士說，「因爲我是一個醫生，而你需要我啊。」

停頓。

馬莉安苦着臉說：「我認爲你這聲明有一半是毫無根據的。」

停頓。

奥狄士說：「當然，你說得不錯，反正是一樣，我要設法證明你是錯的，讓我看看你的病歷吧？」

馬莉安指了指掛着的病歷板，冷冷地說：「馬莉安已置生死於度外了。」

奥狄士從病歷板抬起頭來，有點不耐煩地問：「你想死嗎？」

「廢話！」馬莉安反駁道，「當然我不想死，你從那兒看得出我有想死的動機？

奥狄士冷靜地說：「你拒絕治療，自己關了門！」他拍了拍病歷表。

「關什麼門？」

「鍾納醫生提議的辦法。」

「什麼？用我奶奶的那種方法？」

「奶奶」本來是一種非常親切的名詞，表現出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可現在出自馬莉安的口，像浸進了醋裏一樣，至少奥狄士聽來是如此。

「我寧願跟我自己一代人一樣年青，一樣老法，要知道青春可能是可怕的，陋惡的！」

奥狄士凝視着她：「眞是神氣的聲明！」

「我奇怪你竟直認無諱！」現在他們一問一答已沒有停頓的間隙了。

奥狄士聽了馬莉安這話，有點臉紅，低聲說：「這就不對了，你根本不應怪她，要公道點，她可一點邪念都沒有呢。」

「哼！她的血裏都有着邪惡的細胞！」

「你這是什麼意思？」

「還不簡單嗎？她有過血癌，所以遺傳到我身上也有病，這不是很合邏輯的事嗎，如果不是病，那也是敏感症，全怪她的血統有問題。」

「說得倒頂像那麼回事。」

馬莉安苦笑起來：「如果她遺傳給我的不是血癌，而是她那該死的美貌，那該多好啊！」

「你根本不需要她的美貌的，」奥狄士默默地說，「你自己已夠美的了。也許，你的容貌並不如她那樣光芒四射，但你却是眞實而深刻的，你長得很精緻，脆弱……」

「而且打上了標誌，講明要『小心輕放』？」她打斷他的話，「你是這樣處理它嗎？夠了，走吧！」她轉過身，背對着他。

「我知道，你還在怪我，不過得讓我把話講個淸楚，」他說，「這是一種病態，一種反應，也不知從哪兒得來的，令我不知所措，就像你的病態在你身上起的反應一樣，難道你能要求一個人在發高燒時對他所犯的錯誤負責嗎？」她不回答，也不回過頭來。

「我要跟你講個淸楚啊，」奥狄士誠懇地說：「有一些成年人，是有着孩子一樣的感情的，這種越出常規的感情，是會發洩出來，通常是對一個年長的女人，例如老

師，演員，那種感情，是一種迷戀、希望、痛苦、勇敢、絕望的崇拜的混合物。」

馬莉安不出聲，但不反對他講下去。

「當然，兒童這種暗戀是很古怪的，跟着會像原子核爆炸一樣，突然間這種暗戀的痛苦會成爲過去，如果他走運，那它仍會在他的血液中化成對異性的愛，變成溫暖的感情，終身都留下溫馨的囘憶。這種柔情，令他保持青春的芳香。這可以解釋爲什麼你有時會看到一個孤寂的老人坐在公園裏，突然心頭溫暖，因囘憶起過去一段珍貴的感情而展現出笑容來，就像一個孩子吹口哨吹不出聲響，或一雙鳥兒在出其不意的季節中鳴唱。」馬莉安仍然不說話，但已囘轉身來，望着他，好像從沒見過他似的。

「我本應有這種感情的經驗，但却一直沒有過，在未成年的日子裏，生活太艱苦了，而我個人的精力也太過旺盛，我拚命工作取得今日的成就，直到我認識你時，甚至還不知道我的少年時代毫無歷練呢。」他苦笑了一下，不直視馬莉安，而望着天空。

「故此，我首先得到了最終的愛情，而沒有經歷過別的感情波濤，這種終生的愛，是經得起考驗而不會崩潰的，不是外在而是內在的。換句話說，我先成了成年人，而沒經歷過少年人心理的成長……」

「別說啦！」馬莉安輕輕地說。

「不，讓我說下去。突然，我遇見了羅娜，我那少年人的心理突然出現，像炸彈爆炸一樣，延遲的感情有着更猛的衝力，它使我分解了。」

馬莉安閉上了眼睛，她希望自己的耳朵也能閉上，但奧狄士的話却像刺中了她的心，使她產生出同情。「我知道你在怪羅娜，而不怪我，這不對啊，她拒絕我，因此她才是羅娜，她根本不把我看作一囘事，只忠心地愛自己的丈夫。」

馬莉安小聲地問了句：「那你爲什麼要跟着她團團轉呢？」

奧狄士改正她的講法：「不，不是跟着她，是跟着她的丈夫，羅娜只是伴同她丈夫去巡迴競選能了。」

「我不信！」

「要知道，她一刻也離不開尼特，尼特也離不開她，我從來沒有見過夫婦是這樣眞心相愛的……」

「而你要破壞他們的愛情！」

「我是想破壞，但却破壞不了，我知道作一個第三者是不道德的，但愛情有時不大講道德，我最初看到尼特的文章，就出盡全力，利用自己的聲譽，自己的影響力和

關係，去促使他競選，好有機會接近他，同時接近他的妻子。」

馬莉安要開口說話了，但他舉起手來。「讓我代你說吧，這是無恥和卑鄙的，對嗎？不錯，一個絕望的男人，是不擇手段的，明知只有萬分之一成功的希望，也要去試。

馬莉安輕得像耳語般問了聲：「你呢？」

「當然不是那樣的，」奧狄士說，「一當我參加了競選，我發現我追隨的是你的祖父，而不是你的祖母，但要退出已經太遲了。尼特是一個好人，他的思想很正確，我信仰他，至今還深信他的理想，只是，這個國家並不相信他的話。」

「那麼，他不再參加競選了？」

「尼特．克列頓在五十年前已經停止活動了。」

「這是什麼意思？」

「這次巡迴演說向他表明，不論他是多麼有才幹，經過速凍了的青春，在五十年後是無法保存它原有的色與香的。這半個世紀，世界已經大大改變，他們跟不上時代，跟不上我們要走的道路了，尼特自己也看出，是沒有理由追得上的。」

馬莉安反問道：「你這話不是自相矛盾嗎？不到一分鐘前，你還說他的思想是正

確的，道出了我們這時代的需要，怎麼現在又說他跟不上時代？」

「對，我是指當一個人落後了五十年，很自然會跑向錯誤的方向，他堅持要民主，這是對的，但他看不出這五十年民主也有了新的發展，我們需要的不是倒退回過去的民主，而是向前發展的民主，換一種說法，尼特只是一個對現存狀態的公正的批評者，但他決不是一個改革者，甚至不懂得如何發展民主的新制度，只是批評，而無法建設。」

「你誇張其詞……」

「我？」奧狄士苦笑道，「在過去幾個月來，我相信我最接近你的祖父母，我了解他們，甚至比你還了解，他們重返社會後，有交過一個知心朋友嗎？儘管他們外表年輕，但年輕一代並不把他們當作同時代人，而老一輩却認為他們是年輕人，我是最同情他們的一個人了，一路上他們受到各種人招待，政治家、記者、畫家，都是專業人士，但却沒有一個眞正有學問的人，他們可以跟人們談天說地，但却沒有共同的語言。女孩子是喜歡貧嘴和咭咭笑的，可羅娜連笑的機會都沒有，我告訴你，她連一個眞正的朋友都沒交上呢。他們是超越了時代的，這世界不再是他們生存的那個世界，他們生活在這時代裏，眞孤寂得可怕，他們簡直是復甦了鬼魂！」

「不！不！」
「你想，如果是在五十年前，我能同克列頓平起平坐嗎？根本不可能，他在他那時代是個非常卓越的人，我在接近他們之前，對尼特和羅娜的過去詳細研究過，他是一個很出色的小伙子！」
「眞的？」馬莉安悄悄地問。
「是的！他出色極了！」奧狄士說：「可是，他現在却找不到自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知道該做什麼，所以我就可以操縱他。」
「他們怎麼辦？」
「怎麼辦？這可說到點子上來了。你，你的母親，你的弟弟，是他唯一的依靠了，可是你們靠得住嗎？你們愛他們嗎？」
「你……你仍然愛他！」
「當然愛她，而且比以往更愛她呢，那是愛自己祖父母的那種愛，我是他們的孫女婿嘛。」
馬莉安莊重地搖搖頭。「不可能！」
「你知道爲什麼我能如此坦誠地將自己的一切錯誤向你坦白出來嗎？因爲我知道

你能夠理解我，而且原諒我……」
「我並不需要你那種冷靜的坦白，」馬莉安說，「我的心已如止水，不要再提我們過去的事了。」
「眞的？」奧狄士說，「可是我却在你的眼中看到閃耀着灼人的烈火。」
馬莉安冷靜地說：「你在我眼中看到的，只不過是卽將熄滅的蠟燭最後的一閃火光罷了。難道他們沒有告訴你我要快死了？你不是已看過病歷了？」
「不錯，」奧狄士點點頭，「可我對所見所聞一點也不相信。」
馬莉安凝視了他好一會，悄悄地說：「你希望……我不會死？」
「如果你眞的有了太空傳染病，你十五分鐘內早已死掉了，而且根本無法集中精神聽我講話，我看不出有任何一點眞的病狀。」
「你是說我根本沒有染上那可怕的病？」
「我並沒有說你沒有病，有的，加利醫生和華盛頓的其他醫生都說得對，是得了病。」
「那我爲什麼不死？」馬莉安問。
「那是，很顯然，加利醫生和別的醫生沒有到過外太空，他們對於這種病的控制

完全不在行，只是從書本上看到，把病徵都歸納進你這病例裏，但我是在外太空搞醫學研究的，我比任何人都在行。我看出他們完全斷錯了症，你的病並不是那種傳染病，只不過是心病能了。」

馬莉安望着他，淚水開始流下來，開始只是輕輕地抽泣，跟着就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她撲向他的懷抱，緊緊地摟住他。

尾聲

二十分鐘前，奥狄士和馬莉安搭上火箭飛機去度蜜月，不過並不是飛上月球去度蜜月，但新娘的手指上却的確戴着一枚鑲了月亮寶石的指環，他們是到尼加拉瓜大瀑布去旅行。尼特和羅娜送了他們上飛機，現在他們也要從另一個閘口上飛機「回家」去了。

「回家」？哪兒是他們的家？他們要回到瑞士阿爾卑斯山谷中，華倫醫生的古堡去，他們曾在那兒生活過，但也可以說並沒有在那兒生活過，按理說，他們大部份的生命是在美國度過的，但那是五十年前的美國，而在瑞士的山谷中只生活過很短一段時間，可是，他們却在那兒睡了四十七年，……

馬西亞也到機場來送他們上機，這次尼特和羅娜決定回瑞士，深深令馬西亞內心感到困擾不安。她抱怨地說：「我還是不理解，為什麼你們一定要到山裏去度過你們下半生？是什麼事迫使你們這樣決定？」

尼特告訴她：「儘管瑞士政府已把那山谷的地贈給了約瑟夫，但他感到自己不像

個地主，他在我們睡的時候照顧我們，現在我們醒來他更希望能照顧我們，羅娜，你說我這麼講對嗎？」他對羅娜笑了笑。

馬西亞叫道：「我從未聽見過這樣的廢話，我希望你們回心轉意，跟我回家去，我的家，難道不是你們的家嗎？爸爸，媽媽，跟我回去吧。」

尼特握着她的手，輕輕地撫摸着說：「親愛的，不行啊，『家』對於我們和對於你來說，意義是不盡相同的，你的家已變成了空間的一角，但我們的家是在時間的一角，是在昨天。而在瑞士那個山谷裏，更接近於昨天，在那兒我們才不致於跌出歷史的圍欄。」

他微笑着，但馬西亞却摟着他在哭，他們三個人站在那兒，他們是這樣親近，但又這樣的疏遠，他們互相答應要寫信，探親，一次再次地說，但他們在道別之時，也感到一道無言的壕溝，阻隔在他們之間。

馬西亞希望能越過這種隔膜，她說：

「噢，我差點忘了告訴你，喬芬力已獲提名，我告訴過你吧？」

尼特說：「沒有，你沒告訴過我，他眞的獲提名了嗎？」

「眞的，」馬西亞道，「提名任副總統。」

「副的？」

尼特和羅娜互相望了一眼，突然大笑起來。尼特笑得差點流出淚來。

「眞有意思，他怎麼永遠落得個第二名？」

馬西亞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們，不明白他們爲什麼這樣好笑，就像他們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生物似的。她喃喃地說：「我不懂，爲什麼你們笑？這是什麼回事？」

可是尼特和羅娜已經沒有時間向她解釋清楚了，他們的飛機吼叫着動了起來，閘口的職員不耐煩地在催促他們上機。

飛機一飛冲天，消失在雲端，馬西亞留在機場，感到格外落莫和難受。

科幻名著選讀⑥　冷凍人生

原著者／比恩・奥爾科夫
編譯者／林　宗　達
發行人／陳　秋　琴
出版者／福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南市新興路533巷61弄 8 號
通訊處／台南郵政信箱921號
電　話／(062)619595
印刷者／宏玉印刷所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2 1 6 6 號
中華民國71年 4 月出版　特價75元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新書推介

異星探險

世界人口已瀕飽和的邊緣，外星移民的路是否可行？宇宙間的星球，是否還有其他的土著？韓德遜號除了探索適合移民的星球，還負責尋找失踪的達伽馬號，但是探險人員在征途中，被毒蜴蜥咬死，被困在深洞中，被海潮襲擊，連串的意外，使這次異星探險籠罩了恐怖、死亡的陰影。

故事在如潮湧般的衝擊後，終於一瀉而下，打開了一切謎的死結，然而却又留下了一個耐人思索的問題……